

345
258



3 0526 7229 6

林語堂著

有不爲齋文集

林語堂

人文書店刊行

有不爲齋文集目錄

第一編 讀·寫·修養

| | |
|---------|---|
| 言志篇 | 一 |
| 讀書的藝術 | 六 |
| 論笑之可惡 | 五 |
| 方巾氣研究 | 六 |
| 論文 | 五 |
| 大荒集序 | 元 |
| 國文講話 | 三 |
| 怎樣寫「再啓」 | 四 |
| 新舊文學 | 五 |
| 文章無法 | 三 |
| 作文六訣序 | 五 |
| 作文六訣 | 五 |
| 論幽默 | 六 |

58754
58754

| | |
|--------|----|
| 論語絲文體 | 八五 |
| 論語錄體之用 | 九二 |

第二編 衣·食·住·行

| | |
|-------------|-----|
| 有不爲齋解 | 九六 |
| 我怎樣買牙刷 | 一〇三 |
| 梳，篦，剃，剃，及其他 | 一〇〇 |
| 論西裝 | 一一三 |
| 說避暑之益 | 一二八 |
| 我的戒煙 | 一三三 |
| 倫敦的乞丐 | 一三七 |
| 秋天的况味 | 一三〇 |
| 大暑養生 | 一三三 |
| 增訂伊索寓言 | 一三四 |
| 臉與法治 | 一三九 |
| 論躺在床上 | 一四一 |
| 論坐在椅上 | 一四七 |

論談話.....一五三

第二編 娘兒們的生活

婚嫁與女子職業.....一五五

讓娘兒們幹一下吧！.....一七〇

與德哥派拉書.....一七三

夏娃的蘋果.....一七六

悼劉和珍楊德羣女士.....一七九

理想中的女性.....一八四

我們的女子教育.....一八九

戀愛和求婚.....一九三

妓女與妾.....一九六

論性的吸引力.....二〇六

中國人的家族理想.....二二五

第四編 社會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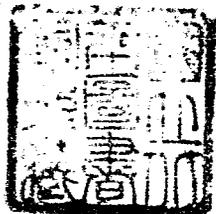
論士氣.....二二九

| | |
|----------|-----|
| 談理想教育 | 二四四 |
| 薩天師語錄 | 二四五 |
| 談言論自由 | 二四五 |
| 水乎水乎洋洋盈耳 | 二六一 |
| 從梁任公的腰說起 | 二六五 |
| 哈佛味 | 二六七 |
| 文妓說 | 二六八 |
| 祝土匪 | 二七〇 |
| 回京雜感 | 二七三 |
| 讀書救國謬論一束 | 二七九 |
| 咏名流 | 二八六 |
| 論政治病 | 二八九 |
| 鄭板橋 | 二九二 |
| 黏指民族 | 二九四 |

第一編 讀寫修養

言志篇

古人言士各有志，不過言志並不甚易。在言志時，无意中還是「載道」，八分爲人，二分爲己，所以失實，況且中國人有一種壞脾氣，留學生煉牛皮，必不肯言煉牛皮之志，而文之曰「實業救國」。假如他的哥哥到美國學農業，回來開牛奶房，也不肯言牛奶房之志，只說是「農村立國」。論語言志篇，子路冉求，公西華，各有一大篇載道議論，雖然經「夫子哂之」，點也尙不敢率爾直言，須經夫子鼓勵一番，謂「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始有「春服既成」一段真正言志的話。不圖方巾氣者所必吐棄之小小志尙，反得孔子之贊賞。孔子之近情，與方巾氣者之不近情，正可於此中看出。此姑且撇過不談。常言男子志在四方，實則各人於大志之外，仍不免有個人所謂理想生活。要人挂冠，也常有一番言志議論，便是言其理想生活。或是歸田養母，或是出洋留學，但這也不過一時說說而已。向來中國人得意時信儒教，失意時信道教，所以來去出入，都有照例文章，嚴



格的言，也不能算爲真正的言志。

據說古希臘有聖人代阿今尼思，一日正在街上滾桶中晒日，遇見亞力山大帝來問他有何所請。代阿今尼思客氣的答曰：請皇帝稍爲站開，不要遮住太陽，便感恩不盡了。這似乎是代阿今尼思的志願。他是一位清心寡欲的人，冬夏只穿一件破衲，坐臥只在一只滾桶中。他說人的欲願最少時，便是最近於神仙快樂之境。他本有一隻飲水的杯，後來看見一孩子用手瓣水而飲，也就毅然將杯拋棄，於是他又覺得比前少了一種掛礙，更加清淨了。

代阿今尼思的故事，常叫人發笑，因爲他所代表的理想，正與現代人相反。近代人是以一人的欲願之繁多爲文化進步的衡量。老實說，現代人根本就不知他所要的是什麼。在這種地方，發見許多矛盾，一面提倡樸素，又一面捨不得洋樓汽車。有時好說金錢之害，有時却被財魔纏心，做出許多尷尬的事來。現代人聽見代阿今尼思的故事，不免生羨慕之心，却又捨不得要看不一張真正好的嘉寶的影片。於是乃有所謂言行之矛盾，及心靈之不安。

自然，要爽爽快快打倒代阿今尼思主張，並不很難。第一，代阿今尼思生於南歐，天氣溫和之地。所以寒地女子，要穿一件皮大氅，也不必於心有愧。第二，凡是人類，總應該至少有兩套裏衣，可

以替換。在書上的代阿今尼思，也許好像一身仙骨，傳出異香來，而在實際上，與代阿今尼思同床共被，便不怎樣爽神了。第三，將這種理想貫注於小學生腦中，是有害的，因為至少教育須養成學子好書之心，這是代阿今尼思所絕對不看的。第四，代阿今尼思生時，尙未有電影，也未有 Mickey Mouse 的滑稽影戲畫，無論大人小孩說他不要看 Mickey Mouse，一定是已失其赤子之心，這種朽腐的魂靈，再不會於吾人文化有什麼用處。總而言之，一人對於環境，能隨時注意，理想與奮，欲願繁複，比一枯槁待斃的人，心靈上較豐富，而於社會上也比較有作爲。乞丐到了過屠門而不大嚼時，已經是無用的廢物了。諸如此類，不必細述。

代阿今尼思所以每每引人羨慕者，毛病在我們自身。因為現代人實在欲望太奢了，并且每不自知所欲爲何物。富家婦女一天打幾圈麻將，也自覺麻煩。電影明星在燈紅酒綠的交際上，也自有其覺到不勝煩燥，而只求一小家庭過清淨生活之時。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之人，也有一旦不勝其膩煩之覺悟。若西人百萬富翁之青年子弟，一年渡大西洋四次，由巴黎而南美洲，而尼司，而紐約，而蒙提卡羅，實際上只在躲避他心靈的空虛而已。這種人常會起了一念，忽然跑入僧寺或尼姑庵，這是報上所常見的事實。

我想在各人頭腦清淨之時，盤算一下，總會覺得我們決不會做代阿今尼思的信徒，總各有幾樣他所求的志願。我想我也有幾種願望，只要有志去求，也並非絕不可能的事。要在各人看清他的志操，有相當的抱負，求之在己罷了。這倒不是外方所能移易。茲且舉我個人理想的願望如下，這些願望十成中能得六七成，也就可算爲幸福兒了。

我要一間自己的書房，可以安心工作。並不要怎樣清潔齊整。不要一位 *Story of Sun*

Michelle 書中的 *Mademoiselle Agathe*，拿她的措布到處亂揩亂擦。我想一人的房間，應有幾分凌亂，七分莊嚴中帶三分隨便，住起來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間和尚的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羅板下，最好掛一盞佛廟的長明燈，入其室，稍有油煙氣味。此外又有煙味，書味，及各種不甚了了的房味，最好是沙法上置一小書架，橫陳各種書籍，可以隨意翻讀。種類不要多，但不可太雜，只有幾種心中好讀的書，及幾次重讀過的書——即使是天下人皆譽爲无聊的書也無妨。不要理論太牽強板滯乏味之書，但也沒什麼一定標準，只以合個人口味爲限。西洋新書可與野叟曝言、雜陳、孟德斯鳩可與福爾摩斯小說并列。不要時髦書，馬克斯，T. S. Elliot，Jane Joyce等，袁中郎有言，「讀不下去之書，讓別人去讀」便是。

我要幾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時髦的長褂，及兩雙稱腳的舊鞋子。居家時，我要能隨便閒散的自由。難然不必效顧千里裸體讀經，但在熱度九十五以上之熱天，却應許我在傭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傭人隨意自然，如我隨意自然一樣。我冬天要一個煖爐，夏天一個澆水浴房。

我要一個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牽的家庭。我要在樓下工作時，聽見樓上妻子言笑的聲音，而在樓上工作時，聽見樓下妻子言笑的聲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兒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樣的喜歡澆水浴。我要一小塊園地，不要有遍鋪綠草，只要有泥土，可讓小孩搬磚弄瓦，澆花種菜，喂幾隻家禽。我要在清晨時，聞見雄雞喔喔啼的聲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幾顆參天的喬木。我要幾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盡情吐露他們的苦衷。談話起來，無拘無礙，柏拉圖與品花寶鑑，念得一樣爛熟。幾位可與深談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張的人，同時能尊重我的癖好與我的主張，雖然這些也許相反。

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湯，善燒青菜的好廚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僕，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麼文章。

我要一套好藏書，幾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幀李香君畫像讓我供奉，案頭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個性的夫人，能讓我自由做我的工作。酒却與我無緣。

我要院中幾顆竹樹，幾顆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氣，可以看見極藍的青天，如北平所見的一樣。

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膽量。

讀書的藝術

諸位，兄弟今日到貴校來，以前學生生活苦樂酸甜的滋味，都一一擁上心頭。不但諸位所享弦誦的快樂，我能了解，就是諸位有時所受教員的委曲磨折，註冊部的挑剔爲難，我也能表同情。兄弟今日仍在讀書時期，所不同者，不怕教員的攷試，無慮分數之高低，更無註冊部來定我的及格不及格，升級不升級而已。現就個人所認爲理想的方法，與諸位學生通常的讀書方法比較研究一下。

余積二十年讀書治學的經驗，深知大半的學生對於讀書一事，已經走入錯路，失了讀書的

本意。讀書本來是至樂之事，杜威說，讀書是一種探險，如探新大陸，如征新土壤；佛蘭西也已說過，讀書是「魂靈的壯遊」，隨時可以發見名山巨川，古蹟名勝，深林幽谷，奇花異卉。到了現在，讀書已變成僅求倖免扣分數留班級的一種苦役而已。而且讀書本來是個人自由的事，與任何人不相干，現在你們讀書，已經不是你們的私事，而處處要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干涉，如註冊部及我們的父母妻室之類。有人手裏拿一本書，心裏想我將何以贍養父母，俯給妻子，這實在是一椿罪過。試想你們看紅樓水滸，三國志，鏡花緣，是否你們一己的私事，何嘗受人的干涉，何嘗想到何以贍養父母俯給妻子的問題？但是學問之事，是與看紅樓水滸相同，完全是個人享樂的一件事。你們若不能用看紅樓水滸的方法去看哲學史，經濟大綱，你們就是不懂得讀書之樂，不配讀書，失了讀書之本意，而終讀不成書。你們能真用看紅樓水滸的方法去看哲學，史學，科學的書，讀書才能「成名」；若徒以註冊部的方法讀書，你們最多成了一個「秀才」，「博士」，成了吳稚暉先生所謂「洋紳士」，「洋八股」。

我認爲最理想的讀書方法，最懂得讀書之樂者，莫如中國第一女詩人李清照及其夫趙明誠。我們想像到他們夫婦典當衣服，買碑文水菓，回來夫妻相對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們嚮往

不致。你想他們兩人一面剝水菓，一面賞碑帖，或著一面品佳茗，一面校經籍，這是如何的清雅，如
何得了讀書的真味。易安居士於金石錄後序，自敘他們夫婦的讀書生活，有一段極逼真極活躍
的寫照：她說：「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
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食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
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藏既富，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籍，竟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
馬之上。……」你們能用李清照讀書的方法來讀書，能感到李清照讀書的快樂，你們大概也就
可以讀書成名，可以感覺讀書一事，比巴黎跳舞場的「聲色」，逸園的賽「狗」，江灣的賽「馬」
有趣。不然，還是看逸園賽狗，江灣賽馬比讀書開心。

什麼才叫做真正讀書呢？這個問題很簡單。一句話說，與味到時，拿起書本來就讀，這才叫做
真正的讀書，這才是不失讀書之本意。這就是李清照的讀書法。你們讀書時，須放開心胸，仰視浮
雲，無酒且過，有煙更佳。現在課堂上讀書連煙都不許你抽，這還能算爲讀書的正軌嗎？或在暮春
之夕，與你們的愛人，攜手同行，共到野外讀離騷，經，或在風雪之夜，靠爐圍坐，佳茗一壺，淡巴菰一
盒，哲學，經濟，詩文，史籍十數本狼藉橫陳於沙法之上，然後隨意所之，取而讀之，這才得了讀書的

興味。現在你們手裏拿一書本，心裏計算及格不及格，升級不升級，註冊部對你態度如何，如何靠這書本騙一隻較好的飯碗，娶一位較漂亮的老婆——這還能算爲讀書，還配稱爲「讀書種子」嗎？還不是淪爲「讀書謬種」嗎？

有人說，如林先生這樣讀書方法，簡單固然簡單，但是讀不懂如何，而且不知成效如何？須知世上決無看不懂的書，有之便是作者文筆艱澀，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讀者的程度不合，見識未到。各人如能就興味與程度相近的書選讀，未有不可無師自通，或者偶有疑難，未能遽然了解，涉獵既久，自可融會貫通。試問諸位少時看紅樓、水滸，何嘗有人教，何嘗翻字典，你們的姪兒少輩現在看紅樓、西廂，又何嘗須要你們去教？許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說史記得來的，而且都是背着師長，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書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慣了就自然明白。學問的書也是一樣，常看下去，自然會明白，遇有專門名詞，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諸位不得讀書之樂，沒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的假定是學生會看書，肯看書，現在教育制度是假定學生不會看書，不肯看書。說學生書看不懂，在小學時可以說，在中學還可以說，但是在聰明學生，已經是一種誣蔑了。至於已進

大學還要說書看不懂，這真有點不好意思吧！大約一人的臉面要緊，年紀一大，即使不能自己喂飯，也得兩手捧一隻飯碗硬塞到口裏去，似乎不便把你們的奶媽乾娘一齊都帶到學校來，來給你們喂飯，又不便把大學教授，看做你們的奶媽乾娘。

至於「成效」，我的方法可以包管比現在大學的方法強。現在大學教育的成效如何，大家是很明瞭的。一人從六歲一直讀到二十六歲大學畢業，通共讀過幾本書？老實說，有限得很。普通大約總不會超過四五十本以上。這還不是跟以前的秀才舉人相等？從前有一位中了舉人，還沒聽見過公羊傳的書名，傳為笑話。現在大學畢業生就有許多近代名著未曾聽過名字，即中國幾種重要叢書也未曾見過。這是學堂的不是，假定你們不會看書，不要看書，因此也不讓你們有自由看書的機會。一天到晚，總是搖鈴上課，搖鈴吃飯，搖鈴運動，搖鈴睡覺。你想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從八點上課一直到下午四五點，還要運動，拍球，那裏還有閒工夫自由看書呢？而且凡是搖鈴，都是討厭，即使搖鈴遊戲，我們也有不願意之時，何況是搖鈴上課？因為學堂假定你們不會讀書，不肯讀書，所以把你們關在課堂，請你們靜坐，用「注射」「貫輸」的形式，由教員將知識注射入你們的腦殼裏。無如常人頭顱都是不透水的，所以知識注射普通不大成功。但是比如依我方

法，假定你們是會看書，要看書，由被動式改爲發動式的，給你們充分自由看書的機會，這個成效如何呢？問嘗計算一下，假定上海光華、大夏或任何大學有一千名學生，每人每期交學費一百元，這一千名學費已經合共有十萬元。將此十萬元拿去買書，由學校預備一間空屋置備書架，扣了五千元做辦公費，（再多便是罪過，）把這九萬五千元，的書籍放在那間空屋，由你們隨便胡鬧去翻看，年底估圖分配，各人拿回去九十五元的書，只要所用的工夫與你們上課的時間相等，一年之中，你們學問的進步，必非一年上課的成績所可比。現在這十萬元用到那裏去？大概一成買書，而九成去養教授，及教授的妻子，教授的奶媽，奶媽又拿去買奶媽的馬桶。這還可以說是把你們的「讀書」看做一件正經事嗎？

假定你們進了這十萬元書籍的圖書館，依我的方法，隨興所之去看書，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沒有教員的指導，必定是不得要領，亂雜無章，涉獵不精，不求甚解。這自然是一種極端的假定，但是成績還是比現行大學教育好。關於指導，自可編成指導書及種種書目。如此讀了兩年可以抵過在大學上課四年。第一樣，我們須知道讀書的方法。一方面要幾種精讀，一方面也要儘量涉獵翻覽。兩年之中能大概把二十萬元的書籍，隨意翻覽，知其書名作者內容大概，也就不愧爲

一讀書人了。第二樣，我們要明白，學問的事，決不是如此呆板。讀書必求深入，而於求深入，非由興趣相近者入手不可。學問是每每互相關連的，一人找到一種有趣味的書，必定由一問題而引起其他問題，由看一本書而不能不去找關係的十幾種書，如此循序漸進，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究既久，門徑自熟；或是發見問題，發明新義，更可觸類旁通，廣求博引，以證己說，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這是自動的讀書方法。較之現在上課聽講被動的方法，如東風過耳，這裏聽一點，那裏聽一點，結果不得其門而入，一無所獲，強似多多了。第三，我們要明白，大學教育的宗旨，對於畢業生的期望，不過要他博覽羣籍而已（Be a well-read man）並不是如課程中所規定，一定非邏輯八十分，心理七十五分不可，也不是說心理看了一百八十三頁講義，邏輯看了二百零三頁講義，便算完事。這種的讀書，便是犯了孔子所謂「今汝畫」的毛病。所謂博覽羣籍，無從定義，最多不過說某人「看書得不少」某人「差一點」而已，那裏去定什麼限制？說某人「學問不錯」，也不過這麼一句話而已，那裏可以說某書一定非讀不可，某種科目是「必修科目」。一人在兩年中沉覽這二十萬元的書籍，大概他對於學問的內容途徑，什麼名著，傑作，板本，箋註，總多少有點把握了。

現在的大學教育方法如何呢？你們的讀書是極端不自由，極端不負責。你們的學問不但有註冊部定標準，簡直可以稱斤兩的。這個斤兩制，就是學校的所謂「七十八分」「八十六分」之類，及所謂多少「單位」。試問學問之事，何得稱量斤兩？所謂英國史七十八分，邏輯八十六分，如何解釋？一人的邏輯，怎麼叫做八十六分？且若謂世界上關於英國史的知識你們百分比知道了七十八分，世上豈有那樣容易的事？但依現行制度，每週三小時的科目算三單位，每週二小時的科目算二單位，這樣由一方塊一方塊的單位，慢慢堆疊而來，疊成多少立方尺的學問，於是某人「畢業」，某人是「秀才」了。你想這笑話不笑話？須知我們何以有此大學制呢？是因為各人要拿文憑。因為要拿文憑，故不得不由註冊部定一標準，評衡一下，就不得不讓註冊部來把你們「稱一稱」。你們如果不要文憑，便無被稱之必要。但是你們為什麼要文憑呢？說來話長。有人因為要行孝道，拿了父母的錢，心裏難過，於是下定決心，要規規矩矩安心定志讀幾年書，才不辜負父母一番的好意及期望。這個是不對的，與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戀愛女子一樣的違背道德。這是你們私人讀書享樂的事，橫被家庭義務的干涉，是想把真理學問獻給你們的爸爸媽媽做敬禮。只因真理學問，似太渺茫，所以還是拿一張文憑具體一點為是。有人因為想要得文憑學位，每

月可以多得幾十塊錢，使你們的親卿愛卿甯馨兒舒服一點。社會對你們的父母說：你們兒子中學畢業讀了三十本書，我可給他每月四五十元，如果再下二千元本錢再讀了三十本書，大學畢業，我可給他每月八九十元。你們的父母算盤一打，說「好」於是議成，而送你們進大學，於是你們被稱，拿文憑，果然每月八九十元到手，成交易。這還不是你們被出賣嗎？與讀書之本旨何關，與我所說讀書之樂又何關？但是你們不能怪學校給你們稱斤兩，因為你們要想他拿文憑，學堂爲保持招牌信用起見，不能不如此。且必如此，然後公平交易，童叟無欺。處於今日大規模製造法（Mass Production）之時期，不能不劃定商貨之品類（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s）學問既然成爲公然交易的商品，秀才，碩士，博士，既爲大規模製造品之一，自然也不能不「劃定」一下。其實這種以學問爲交易之事，自古已然。子張學干錄，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未易得也。」（關於往時「生員」在社會所作的孽，可參觀亭林文集生員論上中下三篇）

到了這個地步，讀書與入學，完全是兩件事了，去原意遠矣。我所希望者，是諸位早日覺悟，在明知被賣之下，仍舊不忘其初，不背讀書之本意，不失讀書之快樂，不昧於真正讀書的藝術。並希望諸位趁火打劫，雖然被賣，錢也要拿，書也要讀，如此就兩得其便了。

論笑之可惡

這是在咖啡館中之一夜。原因是雅西新從法國回來，那天晚飯，聽他的叔叔祥甫說到霞飛路咖啡館之清雅有趣，滿口稱道，自雅西聽來，似乎在說巴黎的咖啡館不好，有點不服，負氣約了他的老同學于君連他的叔叔三人同來的。在祥甫口中，雅西之讀音，有點特別，由老子聽來似乎就是亞賽。而賽字又似讀平聲。他在法國留學之時，曾經把他拚寫爲 *Asen Asny Asailles Asniert* 四種，尤其最後兩種，是他最得意的。但是自從一位法國女郎呼他爲 *Assez* 以後他的同學也就呼他爲 *Assez*，也有的轉譯爲中語，呼他爲「夠了」。再有人轉爲文言，呼他爲「休矣」。也有留英的學生來遊巴黎，呼他爲 *I say*。但是祥甫因爲自小呼慣了，還是呼他爲阿賽，而賽字讀平聲，雅西也莫奈之何，只說他近來回國了，小名實在不大好聽，雅西是他的號，然而他的叔叔却仍然認爲並無以號呼他姪兒之必要。

他們三人坐在我的靠近一桌上。雅西看見桌上有玻璃面，認爲他出洋以後幾年中，上海的確進步了，但是他輕易不肯稱譽國貨。

「你看那女子燙的頭髮，學什麼巴黎，不東不西，實在太幽默了。」

「你也懂幽默這新名詞嗎？」老子說。

「怎麼不懂！在巴黎我也看過幾本論語……什麼東西！中國人那里懂得幽默！」

祥甫本來也是道學。他一向也反對幽默。但是他反對的不是滑稽，是反對幽默這西洋名詞，尤其反對「論語」兩字，被現代人拿來當做刊物名稱。他說滑稽荒唐是無妨的，文人偶爾做點遊戲文字當做消遣，是無妨的。滑稽又要說正經話，又莊又諧，他是反對的。他說比方一人要嫖就得到外頭去嫖，跟自己太太還好親吻非禮嗎？你想家里太太也拉胡琴，唱京調，燙頭髮，打扮的花枝招展，成個什麼體統呢。他在家中非常嚴肅正經，浪漫時家中小子是看不見的。所以他向來看論語，在家中也是扳起臉孔看的，越看越怒，雖然越怒越看。論語一向就是被這派義憤填胸「怒看」的人買完了；老子之輩常是買不到的，或是買得到，也被家里老太爺拿去沒收。但是此刻因為雅西反對，他反而要替國貨說兩句好話了，因為雅西雖然留過學，在他仍然是亞賽而已，而賽字是讀平聲。

「論語怎麼不好？」祥甫說。

這時祥甫老伯是贊成幽默，而雅西反而成道學；這種營壘有點特別。

「像拉微巴黎仙才是幽默，才讓你笑得不可開交。」——這時我正在看一本拉微巴黎仙上的圖，一雙女人大腿放在面團團富貴的便便大腹上——「那是那樣微妙的，輕鬆的臘丁民族的笑。就如這咖啡館，叫你坐上不快活。我在巴黎時，在咖啡館，一坐就可以坐半天。也不知怎麼，叫你覺得在臘丁鬍子之下露齒一笑是應該的。我們中國人鬍子就留得不好。中國人的笑也是可惡的。」

祥甫是有鬍子的，聽到此話，猛然撇他一眼。老子看見情形不妙，趕緊用話撇開。

「雅西，巴黎我是沒有見過的，霞飛路上法國鬍子，我也看過不少，這也不可概乎言之。我倒不覺得怎樣。笑一笑，也不見得西洋便怎樣高明，中國便怎樣可惡。論語二十八期也譯過一篇不知誰做的「學究與賊」法國幽默，看來還不同笑林廣記一樣。你們一場括子道學而已。」

「你記錯了。那是三十期論語，上登過的，不是二十八期吧？」剛從法國留學回來之雅西說。「我是由歐洲回來，在法國郵船公司博德士船上讀到的。」

「你們都不是，「學究與賊」是二十六期，十月一日出版的。那日我正有事到無錫去，在車

上買到的，明明是十月一日，我還能記錯嗎？」祥甫老伯說。

我飲了一大杯咖啡而去。心裏想着二十八、二十六、三十實在記不清，況且二十六期是否十月一日出版，也不甚了了。回到家中，找存書，遍翻不得，二十七至三十期皆有，都不見有那篇「學究與賊」。徧徧二十六期缺了。打電話問時代公司，請即刻派人送一冊二十六期來。時代的人着了慌，以爲二十六期出了什麼禍。我說：「沒有什麼，我神經錯亂而已，反對的人都把期目記清了，我反已記不得。但願天下人都反對幽默。」

「什麼？」是電話上驚惶的來聲。

「即刻把二十六期差人寄來！」我戛然把電話掛上。

方巾氣研究

在我創辦論語之時，我就認定方巾氣道學氣是幽默之魔敵。倒不是因爲道學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學，乃因道學環境及對幽默之不了解，必影響於幽默家之寫作，使執筆時，似有人在背後怒目偷覷，這樣是不宜於幽默寫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點天真，有點傲慢，不顧此種陰森冷豬肉

氣者，才寫得出一點幽默。這種方巾氣的影響，在論語之投稿及批評者，都看得出來。在批評方面，近來新舊衛道派頗一致，方巾氣越來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學，或杭啗杭啗文學，皆在鄙視之列。今人有人雖寫白話，實則在潛意識上中道學之毒甚深，動輒任何小事，必以「救國」「亡國」掛在頭上，於是用國貨牙刷也是救國，賣香水也是救國，弄得人家一舉一動打一個嚏也不得安閒。有人留學，學習化學工程，明明是學製香水，練牛皮，却非說是實業救國不可。其實都是自幼作文說慣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這些名詞還在潛意識中作祟吧。所以這班人，名詞雖新，態度却舊，實非西方文化產兒，與政客官僚一樣。他們是不配批評要人今夫天下的通電的。西洋人討論女子服裝，亦只認為審美上問題，到中國便成了倫理世道什麼夷夏問題。西人看見日蝕，也只當作歷象研究，一到中國，也變成有關天下治亂的災異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為大學教授，却因天性所近，好寫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頭扭頸，作家讀者也沒有想到「文學正宗」「國家興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學，却因此發達。假如中國人如老舍作一篇「吃蓮花的」便有人責問，你寫這些有何關於世道人心，有何益於中國文化？這不是桐城妖孽還在作祟是什麼？因此一着寫作的人，也無意中受此輩方巾氣之壓迫，拿起筆來，必以諷世自命，於是純粹

的幽默乃爲熱烈甚至酸腐的諷刺所籠罩下去。

辦幽默刊物是怎麼一回事？不過辦一幽默刊物而已，何必大驚小怪？原來在國外各種正經大刊物之內，仍容得下幾種幽默刊物。但一到中國，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須「風行一時，人人效顰」。由是譽幽默者以世道譽之，毀幽默者，亦以世道毀之。這正如一個乳嗅未乾專攻文學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國，被人捧爲文學專家一樣的有苦難言，哭笑不得。其實我林語堂並無野心，只因生性所近，素惡東方雜誌，長篇闊論，又好雜沓亂談，此種文章既無處發表，只好自辦一個。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購讀，就一直胡鬧下去。充其量，也不過在國中已有各種嚴肅大雜誌之外，加一種不甚嚴肅之小刊物，調劑調劑空氣而已。原未嘗存心打倒嚴肅雜誌亦未嘗強普天下人皆寫幽默文。現在批評起來，又是什麼我在救中國或亡中國了。

「人間世」出版與「論語」出版一樣。因爲沒人做，所以我來做。我不好落人窩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萬不肯做。以前研究漢字索引，編英文教科書，近來研究打字機，也都是看別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機杼興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還有什麼理由？現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無端被人加以奪取「文學正宗」罪名。夫文學之中，品類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儘可提倡大品；我辦

刊物來登如在自由談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隨感，他人儘管辦一刊物專登短篇小說，我能禁止他嗎？倘使明日我看見國中沒有專登偵探小說刊物，來辦一個，又必有人以我爲有以奉偵探小說爲文學「正宗」之野心了。這才是真正國貨的籠統思想。此種批評，謂之方巾氣的批評。以前學者名流，沒人敢辦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氣作祟，脫不下學者名流架子，所以逼得我來辦了。

今日「大野」君在自由談，勸我「欲行大道，勿由小徑，勿以大海內於牛跡，勿以日光等於螢火」，應先提倡西洋文化，後提倡小品。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贊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極複雜，方面極多。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有點籠統，我們應該隨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紹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係西方文學之一部，文學之外，尚有哲學，經濟，社會，我沒有辦法，你們去提倡吧。現代文化生活是極豐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國哼哼唧唧派及杭嗜杭嗜派之文學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間接增加中國文學內容體裁或格調上之豐富，甚至增加中國人心靈生活上之豐富，使接近西方文化，雖然自身不免詭異，如洋博士被人認爲西洋文學專家一樣，也可聽天由命去吧。近有感想，因見上海弄堂屋宇比接，隔簾花影，每每動人，想起美國有自動油布窗幔，一拉卽下，一拉卽上，至此無人

「提倡」「介紹」也頗思「提倡」一下。倘得方巾氣的批評家不加以「提倡油布窗幔救國」罪名，則幸甚矣。

在反對方巾氣文中，我偏要說一句方巾氣的話。倘是我能減少一點國中的方巾氣，而叫國人取一種比較自然活潑的人生觀，也就在介紹西洋文化工作中，盡一點點國民義務。這句話也 是我自幼唸慣「今夫天下」之遺跡。我生活之嚴肅人家才會詫異哩。

因為西方現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潑的人生觀，是經過十九世紀浪漫潮流解放過，所以現代西洋文化是比較容忍比較近情的。我倒認為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徵象。在中國新文化雖經提倡，却未經過幾十年浪漫潮流之陶鍊。人之心靈仍是苦悶，人之思想仍是乾燥。一有危艱，大家轟轟然一陣花砲，五分鐘後就如曇花一現而消滅。因為人之心靈根本不健全，樂與苦之間失了調劑。叫苦固然看來比嘻笑或間適認真愛國，無奈叫苦了喉乾舌燥。這一股氣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後就是沉寂，宛如小孩哭後想睡眠。雖然偶然在沉寂中哼唧一兩聲，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頹喪，疲靡之音。現在文學中好像就沒聽見聲音宏亮的喊聲，只有躲在黑地放幾根冷箭罷了。但人之心理，總是自以為是，所以有吮癩之癖。自己萎弱，惡人健全，自己惡動，惡人活潑，自己飲水，嫉

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聲，總是心地欠寬大所致。二千年來方巾氣仍舊把二十世紀的白話文人壓得不能喘氣。結果文學上也只聽見囁嚅而已。

所謂西洋自然活潑的人生觀，可舉新例說明。譬如遊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遊玩，近來教育觀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於是不但不禁遊玩，並且在幼稚園，小學，中學利用遊玩養兒童的德性。西洋夫婦卿卿我我，攜手同遊，也不過承認男女之樂爲人類所應有，不必矯飾，於是概然攜手同行於街上，忝不爲怪，由中國人看來，也只能暗羨洋鬼子會享豔福。一旦中國人也男女解放起來，却認爲不可，說是傷風敗俗。看見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戲，雖然也會羨慕，但是看見中國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時罵其爲世風不古。西洋女子服裝儘管妖豔，西洋現代的批評，却沒見有人說她們是有傷風化，因爲他們已有浪漫派容忍觀點。然在中國看見西洋女子妖裝豔服，雖然佩服，看見中國女子一樣的服裝，便要罵其爲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國何只百倍，但是未聞西方思想家抨擊，而實際上西人也並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愛國。中國人却不能容忍草裙舞，板起道學面孔，詈爲人心大變天下大亂之徵。然而中國人也並不因生活之嚴肅而道德高上國家富強起來。全國佈滿了一種陰森發霉虛偽迂腐之氣而已。所以這種方巾氣的

批評家雖自己受壓迫而哼幾聲，唾罵「文化統一」哀怨「新聞檢查」自己一旦做起新聞檢查員來，才會壓迫人家的利害。我看見女兒見兩隻臭蟲在床板上爭辯，甲罵乙「你是臭蟲」乙也回罵甲「你是臭蟲」我却躲在旁邊胡盧大笑。

因爲心靈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氣，所以方巾氣的批評，也只善摧殘。對提倡西方自然活潑的人生觀，也只能詆毀，不能建樹。對論語批評曰「中國無幽默。」中國若早有幽默，何必辦論語來提倡？在旁邊喊「中國無幽默」並不會使幽默的根芽逐漸發揚光大。況且論語即使沒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過國人對於幽默的態度，除非初出茅廬小子，還在注意宇宙及救國「大道」都對於幽默加一層的認識，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還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對幽默的態度。這種消極摧殘的批評，名爲提倡西方文化實是障礙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會有結實的成績。人間世出版，動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氣，七手八腳，亂吹亂播，却絲毫沒有打動了人間世。連一篇像樣的對人間世的內容及編法的批評，足供我虛心採擇的也沒有。例如我自己認爲第一期談花樹春光遊記文字太多不滿之處，就沒有人指出。總而言之，沒有一個我認爲夠得上批評人間世的文字。只有胡魯一篇攻擊周作人詩，是批評內容，但也就淺薄的可

笑，只攻擊私人而已。人間世之錯何在，吾知之矣。用做宋字太古雅。這在方巾氣的批評家，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案。

論 文

上 篇

近日買到沈啓无編近代散文鈔下卷，（北平人文書店出版，）連同數月前購得的上卷，一氣讀完，對於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此派文人的作品，雖然幾乎篇篇讀得，甚近西文之 Familiar essay（小品文，）但是總括起來，不能說有很偉大的成就，其長處是，篇篇有骨氣，有神彩，言之有物，其短處，是如放足婦人。集中最好莫如張岱之岱志海志，但是以此兩篇與用白話寫的老殘遊記的遊大明湖聽書及桃花山月下遇虎幾段相比，便覺得如放足與天足之別。真正豪放自然，天馬行空，如金聖嘆之水滸傳序，可謂絕無僅有。大概以古文做序、跋、遊記、題詞、素描，只能如此而已。「簡煉」是中文的特色，也就是中國人的最大束縛。但是這派成就雖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足以啓近代文的源流，而稱爲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書名爲近代散

文鈔，確係高見。因為我們在這集中，於清新可喜的遊記外，發現了最豐富最精彩的文學理論，最能見到文學創作的中心問題。又證之以西方表現派文評，真如異曲同工，不覺驚喜。大凡此派主性靈，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學普通立場，性靈派之排斥學古，正如西方浪漫文學之反對新古典主義，性靈派以個人性靈爲立場，也如一切近代文學之個人主義。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做古文辭，與胡適之文學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轍。這真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了。

一 性靈

西洋近代文學，派別雖多，然自浪漫主義推翻古典文學以來，文人創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點，與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學趨近於抒情的、個人的、各抒己見，不復以古人爲繩墨典型。一念一見之微，都是表示個人衷曲，不復言廓大籠統的天經地義。而喜怒哀樂，怨憤悱惻，也無非個人一時之思感，因此其文詞也比較真摯親切，而文體也隨之自由解放，曲盡纏綿，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近代文學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說的是自己的話，不復爲聖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所以近代文學之第一先聲，便是盧騷的懺悔錄，所言者是盧騷一己的事，所表的是盧騷一己的意，將床第之事，衷曲之私，盡情暴露於天下，使古典主義忸怩作態之社會，讀來如青天霹靂，而掀起

浪漫文學之大潮流。Ludwig Lewisohn 在最近出版美國之表現 (Expression in America, 這是一部最好的美國文學史)序言概論近代文學一段說「Literature, in other word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lyrical and subjective in both origin and appeal.」「換言之，文學之來源與感力，愈來愈是抒情的與主觀的。」就是說，近代文學由載道而轉入言志。袁中郎雪濤閣集序說：「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說，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也一半是指散文轉入抒情意思。所以說性靈派文學，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而足以啓近代散文的源流。

性靈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議論最暢快的，見於袁宗道論文上下二篇。下篇開始說則「麝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

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鈺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漏，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論，抹去古語成句，幾不免於曳白矣！其可媿如此！」這段話，比陳獨秀的革命文學論更能抓住文學的中心問題而做新文學的南針。

二 排古

文章者，個人之性靈之表現。性靈之爲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學之生命實寄托於此。故言性靈之文人必排古，因爲學古不但可不必，實亦不可能。言性靈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尋到文學命脈，意之所之，自成佳境，決不會爲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學解放論者，必與文章紀律論者衝突，中外皆然。後者在中文稱之爲筆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稱爲文章紀律。這就是現代美國哈佛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義」與其反對者爭論之焦點。白璧德教授的遺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輸入中國。紀律主義，就是反對自我主義，兩者冰炭不相容。其實，一七九五年，英人楊氏 (Edward Young) 在 Conjecture on Original Composition 一篇奇文，早已認清文學的命脈係出於個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強倣效他人 (It grows, it is not

make. 參見下文章孕育論。)楊氏說：「我們越不模擬古人，越與古人相似。」(The less we copy the ancients, the more we resemble them.) 所以不肯模擬古人，一則因為無暇。二則，因為古人爲文也是憑其性靈而已。袁宗道論文下說：「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苟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况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樸，不可得矣。」論文上篇是專罵人學古的。「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名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之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乎……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雪濤閣集序也說：「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三 金聖嘆代答白璧德

中國的白璧德信徒每襲白氏座中語，謂古文之所以足爲典型，蓋能攬住人類之通性，因攬住通性，故能萬古常新，浪漫文學以個人爲指歸，趨於巧，趨於偏，支流蔓衍，必至一發不可收拾。殊

不知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偽之別，凡出於個人之真知灼見，親感至誠，皆可傳不朽。因爲人類情感，有所同然，誠於己者，自能引動他人。金聖嘆尤能解釋此理，與西方歌德所言吻合。答沈匡來書說：「作詩須說其心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若唐律詩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誠，敍物不忠，能忠能誠，自可使千古讀者墮同情之淚。聖嘆言「忠」一字甚好。水滸傳序三說：「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爲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吾既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古人爲文，百世以後讀之，應聲滴淚，就是因爲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既忠，人亦忠。於己性靈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作者與讀者關係，說來無過如此。

四 金聖嘆之大過

聖嘆看來，似西歐文藝復興時期人物，對於人生萬物，每有拍案驚奇之贊嘆。觀其論詩，謂

「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與許青嶼書。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所謂「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亦甚佳妙。又觀其論唐詩句無雷同，實已窺到創造之心境。與許祈年書的全文甚好，抄錄於下：「弟口唐人七言近體，隨手間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筆之所蘸者墨之所着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都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近是也。舍是則更無所假託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之人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有其無方者乎？此豈非一字未構以前，胸中先有渾成之一片，此時無論雲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渾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這簡直就是上引的 Edward Young 的文章孕育論，也就是 Croce 的藝術單純論 (the unity of a work of art)，因為他表章文人之文是出於文人個性自然之發展，非可倣效他人，亦非他人所可倣效，非能剝奪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剝奪。

但是不知如何，聖嘆始終纏綿困倒於章法句法之中，與袁枚及公安諸子等所言文章無法

大相刺謬。我於他處曾經指出聖嘆之病，現在又紬繹其言，知道並不冤枉他。我也坐思其故，聖嘆實一極有理性之人，有科學頭腦，無科學題材，故在文學上運用其理智，發明章法句法及爲唐詩分解，這些嘗試，都含有 Intel 窮探邏輯的意味。答韓貫華書中說：「弟比來……止是閒分唐人律詩前後二解，自言樂耳……弟因尋常見世間會說話人，先必有話頭，既必有話尾。話頭者，謂適開口，渠則必然如此說起，蓋如此說起，便是說話，不如此說起，便都不是說話也。話尾者，既已說過正話，便又亟自轉口云……今弟所分唐律詩之前後二解，正是會說話人之話頭話尾也。」他雖然知道不可限詩字句，但他所感到趣味的，是這些語言邏輯上的承轉的問題。

何以說不冤枉他？試讀以下水滸傳序三之論史記、莊生與水滸之文：「吾嘗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爲然，至是忽哂然其笑。古今之人，以譬語譬，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讀者至此覺得甚妙，以爲聖嘆將揭穿宇宙文章寄托性靈之大祕奧。又說下去：「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爲放浪，徒見史記所記劉項爭鬪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我人報仇捐金重義爲多，則以爲雄奇也。」讀者又謂將見史記、莊生行文之祕奧，而「得其端」了，及讀接句下

文聽聖嘆發揮行文之「端」，乃大失望。接句下文是：「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嗚呼，子長莊生豈知字法句法章法之爲何物乎？嗚呼，吾雖不欲使聖嘆下第，其可得歟？

莊生文之最放者，取其最放，而誣以精嚴，裹其女足，授以尖鞋，使天下之士賴句法章法裹足尖鞋以效莊生，豈非滑天下之大稽乎？

下 篇

數月前讀沈啓无編的現代散文鈔二卷，得其中極多精彩的文學理論，爰著「論文」一篇，登論語十五期，略闡性靈派的立論；意猶未盡，屢思續作，不圖一期過一期，至今未果。性靈二字，不僅爲近代散文之命脈，抑且足矯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將啓現代散文之緒，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蓋現代散文之技巧，專在治議論情感於一爐，而成個人的筆調。此議論情感，非自修辭章法學來，乃由解脫性靈參悟道理學來。桎梏性靈之修辭章法，鈍根學之，將成啞吧，慧人學之，亦等鈍根。蓋其所言在腐革，不在骨子，在客貌，不在神髓。學者終日啞唇摹倣，寫作出來，何嘗有一分真意見真情感流露出來？無意見無情感則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讀之昏昏欲睡，文字

任何優美，名詞任何新鮮，皆死文學也。性靈之啓發，乃文人根器所在，關係至巨，故不憚辭費，再爲下篇，以明文章之孕育取材及寫作確不能逃出性靈論範圍也。吾知士大夫將不直吾言，然吾說我心中要說的話，士大夫之論不足畏也。士大夫豈懂得性靈爲何物乎？袁中郎敘陳正甫會心集曰：「……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楛，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此種不知趣之士大夫何足論文？知趣是學文之始，不相信士大夫，是學問之始。

一 性靈之摧殘與文學之枯乾

有意見始有學問，有學問始有文章，學文必先自解脫性靈參悟道理始。古文盛行時，文字成一問題，故修煉辭藻，可虛糜半世工夫。今則皆用質直文字，文章卽說話，能說話便能做文章。巧話有巧文，陋話有陋文。故今文人所苦者，無話可說而已，無話可說，乃無病呻吟，萎靡纖弱，甚有盈篇累牘，讀完仍不見說一句真知灼見的話。嘗推其故：塾師教作文，不教說心中要說的話，心中不可不說的話，只教說得體的話，是摧殘性靈之第一步。將來小學生成士大夫，委員，祕書，起草宣言，滿篇皆得體文章，乃此種作文教學爲厲之階也。及至士大夫發宣言，作演講，洋洋灑灑，無一句老實話，恬不知恥，報紙強迫刊載，學生引爲楷模。於是朝野以應酬文章相欺相誑，是摧殘性靈之第二

步。然發言作演講，猶係應酬文章，非文學也，宣誓必念總理，自述必言追隨，猶可說也。若文學而說得體的話，違心之論，則何足以傳？宣言演講之刊載，非人好刊載也，強迫人刊載也，非人好讀也，畏而疑之，不得不讀也。若文學作品，汝有何官方勢力迫人刊載，汝死後有何權力，迫人傳誦乎？汝下台而汝文與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與汝共死。

文章何由而來，因人要說話也。然世上究有幾許文章，那裏有這許多話？是問也，即未知文學之命脈寄托於性靈。人稱三才，與天地並列；天地造物，儀態萬方。豈獨人之性靈，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變化乎？讀生物學者，知花瓣花萼之變化無窮，清新都麗，愈演愈奇，豈獨人之性靈，處於萬象之間，雲霞呈幻，花鳥爭妍，人情事理，變態萬千，獨無一句自我心中發出之話，可說乎？風雨之夕，月明之夜，豈能無所感觸，有感觸便有話有文章。惜世人爲塾師所誤，文法所縛，不敢衝口而出，暢所欲言而已。拿起筆來，滿臉道學，姍姍作醜態，是以不能文也。吾心所感所憤所喜所奇所嘆，何日何處無之。第因世人失性靈之旨，凡有寫作，皆不從心，遂致天下文章雖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學界之所以空疏也。試取今日洋洋灑灑之社論，究有幾句話，非說不可，究有幾個文人，有話要向我說，便知此中之空乏。人稱三才之一，而枯乾至此，不及花鳥，豈非大奇？

二 性靈無涯

性靈派文學，主「真」字。發抒性靈，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滾滾，不舍晝夜，莫能遏之。國事之大，喜怒哀之微，皆可著之紙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誦。不故作奇話，而語無不奇，不求其必傳，而不傳不傳，蓋「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譚友夏詩歸序）不與衆言伍，斯不能傳。袁中郎曰：「夫天下之物，孤行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有不有，可以有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閩閩婦人孺子所唱，擊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響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倘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小修詩鈔）學文無他，放其真而已。人能發真聲，則其窮奇變化，亦如花鳥之色澤，雲霞之變態，層出無窮，至死而後已。小修中郎先生全集序曰：「至於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卽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不朽。」知心靈無涯，則知文學創作亦無涯。今日中國幾萬個作者，人人意見雷同，議論皆合聖道，誠爲咄咄怪事。

三 文章孕育

文章有卓大堅實者，有萎靡纖弱者，非關文字修詞筆法也。卓大堅實，非一朝一夕可致，必經長期孕育。世事既通，道理既澈，見解愈深，則愈卓大堅實。性靈未加培養，事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及既舒紙濡墨，然後苦索飢腸以應付之，斯流爲萎靡纖弱。論語收到稿件，每讀幾行，卽知此人腹中無物，特以游戲筆墨作荒唐文字而已。論語提倡幽默，幽默亦非一朝一夕可致，非敢望馬上成功也。所刊載亦有萎靡纖弱文字，而中僅有一二句可喜者，此一時不能免之現象也。故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脫性靈，蓋欲由性靈之解脫，由道理之參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釋傳統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則不苟同，不苟同，國中豈能無幽默家乎？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異彩，放異彩，又豈能無幽默乎？

吾嘗謂文人作文，如婦人育子，必先受精，懷胎十月，至肚中劇痛，忍無可忍，然後出之。多讀有骨氣文章，有獨見議論，是受精也。既受精矣，見月有感，或見怪有感，思想胚胎矣，乃出吾性靈以授之，出吾血液以育之，務使此兒之面目，爲吾之面目。中途作官，名利纏心，則胎死。時機未熟，擅自寫作，是瀉痢腹痛誤爲分娩，投藥打胎，胎亦死。多閱書籍，沉思好學，是胎教。及時動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內物動矣，母心竊喜。至有許多話，必欲迸發而後快，是創造之時期到矣。發表之後，又自詭

自喜，如母牛舐犢。故文章自己的好。

四 會心之頃

一人思想既已成熟，斯可爲文。然一人一日中之思想萬千，其中有可作文者，有不可作文者，何以別之？在會心二字。凡可引起會心之趣者，則可爲作文材料，反是則決不可。凡人觸景生情，每欲寄言，書之紙上，以達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觸，而覺湛然有味，是爲會心之頃。他人讀之，有同此感，亦覺湛然之味，亦係會心之頃。此種文章最爲上乘。明末小品多如此。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卽得力於明末小品，亦卽得力於會心之趣也。其語衝口而出，貌似平凡，實則充滿人生甘苦味。

會心之語，一平常語耳，然其魔力甚大。似俚俗而實深長，似平凡而實閒適，似索然而實沖淡。施耐菴所謂：「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嘗聞也。」（水滸傳序）

會心之頃，時時有之。施耐菴曰：「蓋薄莫籬落之下，五更被臥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金聖嘆曰：「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與許青嶼書）此語與上引袁中郎「婦人孺子真聲」說正合。文人放棄此心聲，剽竊他人爛語，

遂感覺無話可說，其愚孰甚？

陶靖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何等平常話，亦是何等佳句。李太白「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亦是何等平常話，亦是何等佳句。吾人閱此景此情，何日無之，惜不敢見真。見真則俯仰之際，皆好文章，信心而出，皆東籬語也。

文章至此，乃一以性靈爲主，不爲格套所拘，不爲章法所役。譚友夏詩歸序曰：「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爲法。趣不強括，以詣所安爲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爲詞。」是謂天地間之至文。

大荒集序

因爲想把這五六年來的零篇文字集成一書，便爲保存，所以想起集名。向來中國人的文集取名，都很雅致，如同書齋的取名一樣，可以耐人尋味。因此想到已出的「剪拂集」，而以爲此集命名，應該與上集集名意義稍微聯貫，才有意思。最初想到「草澤集」，「梁山集」，都覺得不當。因而想到「大荒集」這名詞，因爲含意捉摸不定，不知如何解法，或是有許多解法，所以覺得很好。由草澤而逃入大荒中，大荒過後，是怎樣個山水景物，無從知道。但是好就在無人知道，就這樣

走，走，走吧。

不過有一點，大荒旅行者與深林遯世者不同。遯世實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詩仙，含有不吃人間烟火意味，而我尙未能。也許戈壁荒漠過去，就是深林，與木石交，與鹿豕遊，那末下一次文集便須以「深林集」或「鹿豕集」名，但也許過去正是新都的十字街頭，也是可能的。總而言之，在荒野中的人尙不知道。

在大荒中孤遊的人，也有特種意味，似乎是近於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遊樂此不疲罷了。其佳趣在於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無人干涉，不用計較，莫須商量。或是觀草蟲，察秋毫，或是看鳥跡，觀天象，都聽我自由。我行吾素，其中自有樂趣。而且在這種寂寞的孤遊中，是容易認識自己及認識宇宙與人生的。有時一人的轉變，就是在寂寞中思索出來，或患大病，或中途中暑，三日不省人事，或赴荒野，耶穌，保羅，盧梭……前例俱在。

吾生平讀書絕少，無論中外文學，都是這樣。因爲不阿世好，所以也不趕看時行所尙的書。但是有時偶然得一好書，或發見一新作者，則歡喜無量，再讀三讀而獲益無窮。這就是孤遊者之快樂。但是我相信，凡讀書的人都應如此，必須得力於一家，不可泛覽，以致博學而無所成名。曾子高

於子夏就在這一點。讀書應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讀之，才容易於見解思想上有所啓發，如此時久日漸，自然也可有成就。常人學與思，總是學佔大部分而思少，就是因爲所學是趨時之學，不一定與自己思想能發生活的關係。要多思不如少學，才不會精神浪費，但要如此，又非取孤遊辦法不可。棲棲皇皇，汲汲成名，人云亦云，是不足取的。我想從容的，慢慢的，如野遊般沿路讀來才好。像 Samuel Butler 那樣孤芳自賞的作家，是我所佩服的。

有人出書，是因爲偶然先想到一個書名，覺得太好了，非出不可，然後去做書。有人是先做好了書，才想起書名，甚至屢次易名，如同家中的甯馨兒，先生出來，再給取名，却因爲寵愛，連起三四個綽號，隨生隨滅，聽其自然，但也不覺得重複。名之來源，常人都不知道，有時做父母的也不知道。大半總是偶然呼出，覺得順口，音韻好聽，而有什麼極小事故的關係。大荒集，是先想出書名，屬於第一類的。今晨因想到這書名，覺得音韻甚好，義也可取，所以也把一時感想寫成一篇序。序既寫好，又感覺不得不趕緊搜羅舊作，編集起來，待看能合書名否？

這只能算是序書名，並非序書。至於書之內容皆係革命以後之作品。但料想已無「剪拂集」之坦白了。而且並非包括我革命以後的最好作品。最好的還是我遊歐一年與我的小孩的

通信，而那些通信的最好部分，並不是我寫的。

國文講話

國文是中國人的文章之省，自中國人言之，不必說中國二字，大家已可了解。這樣講，國文二字所以與他國蟹行文字別，與國醫、國罵、國食、義重在國字同。所以怎樣才像中國人的文章，便就是國文，反是便不是國文。比如馮玉祥從前通電，罵吳稚暉爲「蒼髯老賊，皓首匹夫。」我們便覺得這不是國文，因爲太不像中國人的說話，不合中國通電體裁。張學良下野通電，謂：「有生之日，卽報國之年。」我們讀來，很像中國人的話，便是得體國文。

嘗謂中文之所謂「通」，便是西文之所謂 *Idiomatic*。通非通，乃合語言習慣問題，而非文法問題。凡合中國語法，或語言習慣者皆謂之通。例如「春秋」「夏享公」，雖無主詞，然既合語言習慣，便可謂之通。又如魏國公太師秦檜割地通和時，作一篇「赦河南州軍文」，未述大金功德，兀突認爲國文不通，檜乃令程克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於是兀突認爲這是很通的國文，因爲曰仁，曰

孝，曰盛事，曰深恩，都很合中國語言習慣。

一國文字，爲一國文化精英所寄托，所以各能表現其不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因爲特別關係，讀書成爲特種階級的專利，所以文章益趨巧妙，而所謂文章之含義，尤爲特別。大概有黼黻文章之意，有條理，有文彩的，才稱爲文。故文章二字，惟中國有之，西文 *Belles Lettres* 去文章之義尙遠。比如「不抵抗」便是白話，「長期抵抗」便有文彩，是文章；「不攘外」便是白話，「先安內」便有文彩，是文章。這種國文，都是蟹行文字所無。至於武人忽然想起打仗，亦必「師出名」或弔民，或伐罪，當其出師表做好時，如能文從字順，辭達義安，文人便大家爭相傳誦道好。所不懂及受愚者，惟一些不知文章義法的平民而已。

茲舉國文作法須知三：

○曲達 孟子言辭達而已，自爲文章正宗，千古不易。然此僅可爲賢聖上智言之。因爲達固妙，然吾輩既非賢聖，所欲達之言，也許平平而已，故僅達不能爲文，必須加以文彩。於是荀子進一步，主張「曲得所謂」。「非相篇」說：「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卑污傭俗。」如墨子之徒，所作之文，便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不恤其文，所以是非非明，是是

非非明，便無「曲得所謂」之妙，所以終身爲鄙夫鄙夫是不能作「深文周納」的文章的。

◎吞吐 野蠻人打仗，擒一個，吃一個，向無所謂欲擒故縱，於是永遠享不到七擒孟獲的榮耀。在打仗之擒縱術，便是在文章上之吞吐術。上引馮玉祥含血噴人鋒芒太露的話，論者以爲欠涵養，馮氏至此吃其虧，乃不知吞吐所致，盡言招過，古有明訓，故善行文者必不盡言，留個半截，爲將來見面餘地。故行文須多用「然而」、「則亦」、「假如」、「亦可」等字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如此左宜右有，將來享用無窮，是爲君子。

◎輕鬆 行文忌急，忌露，忌衝口而出，上端已經言之。然欲勿急勿露，必先治心養性，讀萬卷書，胸懷豁達，是謂之涵養。言者心聲而已，所以要做中國人文章，必先有中國人心地。故行文首須養生，飼鵝種菊，觀雲賞月，心地輕鬆，然後自我觀之，世事如浮雲，收回東北固好，奉送四省亦無妨。至此境地，然後輕舒皓腕，聊搦管城，於拇指與中指之間，不疾不遲，不重不輕，靠毛筆與白紙之接觸，靜悄悄的一字一字寫出，如隔岸觀火，評論是非，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不左不右，毋適，毋必，似戰似和，亦晴亦雨，左派讀之雖悲壯，右派讀之亦溫和，再引一兩句王陽明「治心」做點綴，也就十分古雅。

三法：曲達又可稱烘雲托月法，吞吐又可稱龍翻鳳舞法，輕鬆又可稱隔岸觀火法。三法工夫煉到，便成中國文人。

怎樣寫「再啓」

我最喜歡看的是朋友書牘後的「再啓。」一封書沒有再啓，就好像沒有精彩，沒有彈性，作信的人話真說完了。有時使你疑心這人不老實；他要向你說的話，在未執筆之先，早已佈置陣勢，有起有伏，前後連串好了，所以連信中的話也非出之真情，有點靠不住了。我們知道尺牘之所以成爲文學，是因爲它是真情最吐露，而最能表現個性的文字，而再啓之所以可貴，就是因爲他是尺牘中最能表露真情的一部分。再啓中所給我們看見的是臨時的感念，是偶憶的幽思，是家常瑣細，是逸興閒情，是湧上心頭的肺腑話，是欲辯已忘的肝腸語，使人讀之，如見其肺肝然，有時他所表現的是暗示函中失言的後悔（女子書牘中尤多），或是迸吐函中未發之衷情。因爲有這再啓的暗示，迴誦書中禁而未發之辭，遂覺別有一番滋味了。人生總是這樣的，充滿着遲疑，猶豫，失言，後悔。或是依違兩可之人，忽然果斷，或是豪傑爽利之人，忽然灰心。現代戲劇之技巧，常在劇

情緊張之際，描繪此種衷曲，使人有捉摸莫定之勢，而最佳的再啓，也就是能表現這種地方。因爲平常的函信，只是一人的說白，信後加一再啓，就像有兩人對話。那收信人的答語，似乎就隱在「某某頓首」與「再者」之間的白紙中。比方有一位老父寫一封滿紙辛酸的信給他唯一的女兒，列舉五六種理由，說明爲什麼他不能依她的請求，送她入北京女子師範。（其一理由是她有四位弟兄，都在大學中學，負擔太重，）却忽然在書後添了兩行：「好吧！你儘管預備，秋間上學。信中的話全取消。」——這是多麼動人！世界上最好及最壞的打算，都是成在這種一念之差的最後一剎那。

我最喜歡看見一人有能打自己嘴巴的勇氣，或者一位學者，忽然慧心發現，將他掉書袋式的迂談闊論，一筆勾消，付之行雲流水，換上一句合情合理的話。比方有一位男子，假定他是一位律師，寫一封道學嚴肅的信給他的妻，用最冷利的文筆及最縝密的理論，自第一點至第六點指出爲什麼非同她離婚不可的理由，簽了名，然後添了兩行潦草難辨的再啓：「絲兒，我真發癡了。無論如何我要你，要你，你知道嗎？我自己是混蛋。我們何時見面？」絲兒讀到此地，將不禁心中一酸，淚珠盈盈，俯着去吻那張信箋了。倘使他從頭蓄意經營，照例寫些心肝肉兒的鬼話，反使絲兒

讀了麻木，不敢置信，反不如以上一封尺牘的偉大恢奇了。實際上我們常見一個婦人死心蹋地跟着一個半籌莫展的莽漢，外人莫名其妙，就是被這種再啓上湧出的幾句話所纏住。這叫做冤家。

我會聽見，一次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教授，一位學問精通胸懷豁達的人，在他朋友房裏替在中國傳道的教士辯護，他所舉的，全是學理上的理由。他說每個國家都會輸入外國的思想主義，而這種外來思想的輸入，從遠看去，只有增加該國思潮之豐富，決不會反使其思想貧乏；他說歐洲自身就受過希臘羅馬文化之賜，英國亦受大陸思想之賜不少。他這樣引古證今的長談廿分鐘之後，他朋友說：「但是希臘羅馬並不會派遣戰艦，來一面保護荷馬，荷雷斯，一面槍殺荷馬，荷雷斯正要救其靈魂的中古歐洲人啊！」那位教授撲地一聲，現出會心的微笑，承認失敗了。我想世人能夠常有這種翻然警悟的一念，世上就較少陳腐迂闊現代評論派的議論文章。世人能多寫這一類的「再啓」，也可免傷許多無謂的氣力，免引許多無謂的辯難。茲舉以下兩篇附有再啓的函信，以便世人參考研究。

【舉例一】這是我的朋友在某校當教師要求增加薪俸的一封信。在一切我所看過的再啓

中，恐怕无出其右者。若照以前的人說法，定列「神品」。

某某校長大鑒：到校以來，條已三載，幸蒙先生隨時指示，得无大過。茲啓者，國難以來，東北淪陷，誰无心肝，敢復忍痛教書耶？某嘗外計國家之前途，內察家庭之實況，認爲除了辭職，脫離教育，別无辦法。蓋近今生活既高，而某除一妻三子之外，又有叔父三，嬸母四，皆賴某一人之力仰給，月俸五十而每月開銷則在一百五十以上。（此數包括三位叔父四位嬸母十五位姪兒輪流一年必有一次之醫院手術費。）今者已羅掘俱窮，挪借无路矣。且自到校以來，衣食且將不給，豈復有閒錢購書，閒情閱書耶？學問荒蕪，問心有愧，長此下去，豈堪設想？爲此種種理由，再四思維，認爲非脫離教育，另謀出路不可。懇請准予自本暑假始，解約離校。吾意已決，幸毋慰留。栽培之德，容後圖報。此請

道安

某某頓首

再啓者，先生如憫其愚昧，賜加薪俸五元，辭職的話，全盤取消。

據說該校長接到這封信，爲再啓中兩句話所打動，認爲宇宙奇文，卽加薪俸十元，自此以後，彼此相得，現某已升爲該校訓育主任矣。

【舉例二】以下是呂某寫給南京友人的信。呂曾留學東瀛，專治經濟，作信時已賦閒三年左右。右論其文情，當例「逸品」。

蔚兄：年來萍踪靡定，出巴蜀，留漢中，入故都，游歷城，都爲覓一館地計耳。奈天不假緣，事與願乖，謀事無成，遂亦懶於執筆。且數年以來，落魄困頓，友朋中卽有去信，亦少見賜復。前曾修書與交通部于某，迄今兩旬，終無回報，某亦不期其回報矣。此次由京來滬，途中遇前早稻田同學老石，據說渠在陝西省政府供職。不意以老石之才學抱負，亦終流爲軍人走狗！弟意欲救中國，必先打倒軍閥，而欲打倒軍閥，必由吾輩有新教育新思想之人，下定決心，不吃武人之飯而後可耳。回顧今日，所謂文治政府者究何在？所謂軍政分權者又何在？武夫跋扈，予取予求，文人逢迎，必恭必敬。且苛捐雜稅，有加無已，民權民財，剝削殆盡。實業不振，青年囂張，學者尙空談而不務實踐。外憂內患，迫于眉睫，而作京官者，猶復醉生夢死，角逐於笙歌酒色之場，嗚呼已矣！言復奚益，徒增惆悵耳。此種混惡政治，如何叫人熱心頑聞之餘，無以解憂，聊作數行，一吐牢騷，隨筆而至，兄作無聊人廢話視之可耳。

某某頓首

再啓者：頃接交通部老于來信，謂已替我謀得××部參事一席，月薪四百。天啊！我要到南京去了！

再再啓：弟擬明晚夜車晉京，翌晨八時抵甯，兄可派一部用汽車到站相迎否？某又及。

新舊文學

文學本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僞之別。現在所謂新舊文學，不過謂白話與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實這都不是新舊文學之分野界線。文言白話，只是表現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猶如畫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書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還是毫末問題。凡能盡孟子所謂辭達之義，而能表現優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學。近日新舊文人好相輕，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俠舊小說，老學究看不起「鴛鴦蝴蝶」新文學，（借用魯迅先生語）都是內含問題。若張恨水之「啼笑姻緣」，雖用白話寫來，只好歸入舊文學，若「浮生六記」，雖用文言，不得不視為新文學。舊文學之病，在於所寫不是忠孝節義的爛調，便是傷春悲秋的豔詞，或是僧尼妖怪之談屑，一則專學古人，少有清新氣味，二則與我們情感相差太遠，所以不得不舊。各家文集，翻來檢去，無非些陳腐之「賈生論」，「惜

懂的「治河策」纏足式的詩詞，應酬式的墓誌，及半迷信的筆記，求一周秦諸子豁達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見解的紀曉嵐，在他感覺處處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志不著書時，已代舊文學宣告死刑。

近讀豈明先生「近代文學之源流」（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把現代散文溯源於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書店有沈啓无編的「近代散文抄」專選此派文字，可供參考），而將鄭板橋、李笠翁、金聖嘆、金農、袁枚諸人歸入一派系，認為現代散文之祖宗，不覺大喜。此數人作品之共通點，在於發揮性靈二字，與現代文學之注重個人之觀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獨特，且類多主張不摹倣古人，所說是自己的話，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現代散文為繼性靈派之遺緒，是恰當不過的話。由於性靈之培養，乃有豪放之議論，獨特之見解，流利之文筆，綺麗之文思，故能在紀曉嵐宣告死刑之舊文學，覓出一條生路。

於此尤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我們一看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張謔菴、金聖嘆、鄭板橋、袁子才，都是很明顯的例。英文散文始祖喬叟，散文大家梭夫特，小品文始祖愛迭生，或渾樸，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其實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

思想，自然有不襲陳見的文章，袁伯修所謂「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人若拿定念頭，不去摹擬古人，時久日漸，自會有他的學問言語。

文章無法

八股有法，文章無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中國學生，舊的好學桐城義法，新的好讀修辭學科，研究文學的學生，必要求演講「文學概論」，都是因為不知所云。西國教授，亦好編「大學作文」課本，告訴人「每段須統一」，「各段意義須有演進」，都是向低能說話。其實文章體裁，是內的，非外的，有此種文思，便有此種體裁，意到一段，便成一段文字。凡人不在思想性靈上下工夫，要來學起、承、轉、伏、做文人，必是徒勞無補。章學誠說得最好：「詩之有音節，文之有法度，君子以為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義」「文理篇。」）他又說：「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諸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新婚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

文學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文理篇」）袁子才曰：「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以爲不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卽去病之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卽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書茅氏八家文選」）茅坤一本「不得要領」之「八家文選」，不知誤盡天下幾許蒼生？

金聖嘆本爲吾所佩服，惟少讀所批「水滸」，專在替施耐菴算「一伏」「二伏」「三伏」，「一承」「二承」，嘖嘖稱嘆，試問施耐菴撰「水滸」行文時，果會知其爲一伏二伏乎？若不然，則所謂筆法，並無真實意義。且學了起承轉伏的人，便能撰一本「水滸」嗎？耶律大學費羅伯司教授（William Lyon Phelps）專治近代小說，其下「小說」定義，也不過說「A good story well told」（好的故事說的好），再清楚沒有，甚可給求學「小說概論」的大學學生做當頭棒喝。西方表現派如克羅遮（Croce）斯賓干（Spingarn）及中國浪漫派之批評家如王充、劉勰、袁子才、章學誠，都能擢住文學創造之要領，可以說是文章作法之解放論者。惟其知桐城義法之不實在，故尤知培養性靈之可貴。

作文六訣序

近來「作文講話」「文章作法」的書頗多。原來文彩文理之爲物，以奇變爲貴，以得真爲主，得真則奇變，奇變則文彩自生。猶如潭壑溪澗未嘗準以營造法尺，而極幽深峭拔之氣，遠勝於運糧河，文章豈可以作法示人哉！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風吹雲變而錦霞生，霜降葉落而秋色變。夫以星球運轉，某列錯布，豈爲吾地上人之賞鑒，而天狗牛郎，皆於无意中得之。地層伸縮，翻山倒海，豈爲吾五嶽之祭祀，而太華崑崙，澎湃而來，玉女仙童，聳然環立，供吾賞覽，亦天工之落筆成趣耳。以无心出岫之寒雲，遭嶺上狂風之叱咤，豈尙能爲衣裳着想，留意世人顧盼，然鱗章蛟綉，如錦如織，蒼狗吼獅，龍翔鳳舞，竟有大好文章。以飽受炎涼之林樹，受凝霜白露之摧殘，正欲收拾英華，斂氣屏息，豈復有心紛黛爲古道上人照顏色，而淒淒肅肅，冷冷清清，竟亦勝於摩詰南宮。推而至於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於右軍帖，懸岩美於猛龍碑，是以知物之文，物之性也，得盡其性，斯得其文以表之。故曰：文者內也，非外也。馬蹄便於捷走，虎爪便於搏擊，鶴脰便於涉水，熊掌便於履冰，彼馬虎熊鶴，豈能顧及肥瘦停勻，長短合度，特所以適其用而

取其勢耳。然自吾觀之，馬蹄也，虎爪也，鶴脛也，熊掌也，或肉豐力沉，顏筋柳骨，或脈絡流利，清勁挺拔，或根節分明，反呈奇氣。他如象蹄有隸意，獅首有飛白，鬥蛇成奇草，遊龍作篆，牛足似八分，麕鹿如小楷，天下書法，粲然大備，奇矣奇矣。所謂得其用，取其勢，而體自至。作文亦如是耳。昔人批點左國史漢，輒喋喋驚嘆，以爲文高不可及，非八股筆法所可衡量，豈知古人行文本無筆法，本無體裁，亦盡其性，猶鬥蛇遊龍馬蹄鶴膝之盡其勢而已。勢至必不可抑，勢不至必不可展，故其措辭取義，皆一片大自然，渾渾噩噩，而奇文奧理亦皆於无意中得之。蓋勢者動之美，非靜之美也。故凡天下生物動者皆有其勢，皆有其美，皆有其氣，皆有其文。後世文人，作文章規範以自繭，筆法章法以自縛，仁義道統以自繩，是非毀譽以自戒，先斷喪其生命，桎梏其性靈，使之不動，不動而欲得其勢，其美，其氣，其文，愚孰甚焉？結果削足就履，得一條臭褻布，無復馬蹄之遒勁，虎爪之雄強，鶴脛之削拔，熊掌之圓渾矣。作文章六訣，以闡此理，是爲序。

作文六訣

作文本極易事，不知如何，在今日似乎很難了。學生拿起筆來，旁皇終日，怎樣開題，怎樣收束，

怎樣才可謂得體，都有點玄妙莫測。所以現在一談到作文六訣，便使人有莫大的奢望，以為文學有莫大的神秘存乎其間。所以也有許多「文章作法」的書籍出現，內容大概是講取題，命意，構思，布局，起伏等。外國也有許多「大學作文」的課本，大概教人「每段須統一」，「逐段須演進」，「用字須恰當」等天經地義家喻戶曉童叟皆知的話。其實這些大學教授作者，先就犯了作文首求清順的原則：我們讀來，總覺得他們應該寫的不是一本書，却是一封給書局老板的信，明白曉暢的說明他們的意思如下：

某某大鑒：敬啓者，弟近日窮窘萬分，內子臥病數月，醫藥之資不給，兼以裁縫牛奶煤火賬項久已拖欠，無法可想。一家本有四口，此次昊天不弔，又是孿生，令人哭笑不得。足下亦人父也，諒知此中苦况。未知可慨然解囊以數十金相助否？弟原擬著一書，名曰「作文金鑰」，向足下預支版稅，第以心緒惡劣，草草著述，反貽大雅之譏。弟素性孤僻，甯可密室借債，不可貽笑大方。乞諒之。某啓。

這便是我所謂曉暢的文章。

其實這種書所以令人討厭，就是因為內容所講都是三尺童子皆知的話，這又是犯了一條

作文要則，（見下第三條：「敬重讀者。」）不然，便是故示玄奧，使人望之生長。再不然，便是嘵嘵叨叨，不得要領。近日因為看到這種書之嘵叨，所以發憤，也來談談這個題目，只因不肯自欺欺人，所以就將要說的話於一篇中說完，不把他鋪敘敷衍成書，因為這樣又要犯了下文所謂「倦則擱筆」的第六原則了。

自然，此地所講的，是著作，不是編纂報告之類，是指文人的作文，非指抄賬簿，擬公文之類。無論作長篇小說或是短篇小品，這六訣都可適用的，尤其是短篇小品。其實作小說寫小品都非常簡單，雖然作者先要有文學天才，但天才並不是可傳授的，所以可以不談。耶律大學近代文學教授 William Lyons Phelps，是一位研究現代小說專家，他就曾說過，小說者是「一個講的好故事」(A good story well told)，非常簡單明瞭，以外再不易尋到更確當的定義了。還有一位哈佛大學教授下文學的定義說：「文學是真純的思感用美妙的文字表現出來。」也許號稱文豪的人要不高興，但是著作委實是如此簡單。文學創作的技術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神祕的。

假定一人有了文學天才，這天才如上述是不可傳授，雖然可加以培養，所以也不必談，但是

關於下筆爲文的風度有幾點是要注意的，不然，作文便會令人昏昏欲睡。計得作文六訣如下，分述於左：

(一) 要表現自己。——老練官僚是專門說謊話，支吾話，八面玲瓏話，令人捉摸不定的話如「今天天氣哈哈」之類。作家却不可這樣。「今天天氣哈哈」的話於官吏是相宜的，於文人却是致命傷。如果文學家要說謊，便應老老實實說謊，而不可哈哈八面玲瓏支吾塞責。文人須有勇氣，不怕有自己的主張。Puridge 說的好：「不敢有自己的主張者，就是奴才。」比如有要人，發表關於月亮的意見，可以這樣說法：「某同志已經說過，月亮是圓的，我們哈哈完全同意。」假定某同志是上司，而提出抗議，該位要人便應趕緊更正說：「兄弟失言了。兄弟原意說月亮是方的。兄弟哈哈完全同意。」文人却不能如此出爾反爾了。他應憑良心說：「我所見月亮是圓的，而且據我看來確是紫色的。信不信由你：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想這條原則不但可行於文學，也可行於政治。假定大家皆說老實話，不要今天天氣哈哈，也可以爲國家人民省掉多少無謂的痛苦與犧牲。記得擴大會議之時，馮閻叛變中央，激戰數月，虧耗國幣二千萬，損傷士兵十餘萬，假如當時馮閻肯與中央開誠佈公老老實實交換意見，這

些戰亂都可避免。閻錫山應該這樣電蔣：

「蔣公勛鑒：某居山西十有八年矣，頗思換換地方，公坐鎮南京太久了。我們換換位置如何巧？」

蔣公得了此電，應當急回曰：

「閻大哥：你真傻了。國家大權，受之於黨，豈可私相授受？但如果你想換換空氣，或是計聞中想加兩種勳爵，總有辦法可想。你知道中國這時民心厭亂，不堪內戰。如果你肯罷兵，我敢擔保國民願意每月給你一百萬元，還是此法來得經濟，你想是不是呢？」

馮玉祥也可來一電：

「蔣同志：我久困西北，士兵沒飯吃，難道叫他們真正靠天吃飯嗎？你不給我飯吃，我就要跟你打。你知道我是佩服你的英勇，非萬不得已，決不與你打的。我公總有辦法，可以替我的士兵找點飯吃吧？」

蔣公又可來一回電：

「馮大哥：來電開誠相示，至為感謝。我比你更惡動武。你佩服我好將，我亦佩服你好漢。」

來南京談談吧。我要給你飯吃。如得同意，當即派私人飛機迎接尊駕。」

這時張少帥讀了這些馬電感電，也就發表談話如下，作和事老：

「你瞧！他也不願意打他。他也不願意打他。那末誰也不要打誰，不就好了嗎？儉。」

這樣十天內雙方老實交換意見，空氣爲之一新，積見爲之一除，問題糾葛所在，也就大家明白，再加以報紙言論公開排解，那回慘戰也就可免了。只因那回文電做得不好，大繞大彎，說些什麼「扶植民權」，「打倒獨裁」的鬼話，弄得問題之癥結所在，大家也不明不白，這都是兩方幼時小學國文訓練失策作得不通順曠暢所致。結果「先禮」之次，就不免「後兵」了。小學國文教學失策，遺禍至此，令人憤慨。

(二)感動讀者——讀者是喜歡受感動的。要感動他，自然先要取得他對你的信仰。對他講他所不懂的話，他便信仰你而爲你所感動了。如果你講的是病理，拉扯些陰陽五行之說，肝火上升，爲水所阻，一套他所不懂的話，讀者便點首稱善。如果你所講的是金融，用點滾利，淨利，複利，週息，標金，大條等較專門名詞，讀者便非常信服你，而爲你所感動了。等到你已經壓服他而他已经信服你，你隨便亂談都無妨，都覺得句句有理，頭頭是道。自然，你得先懂得內行話，這不必說了。

最要是你得看向誰說話。如果是向塾師講話排儒道，儘管搬運禮記春秋論語孟子，如果你同浸禮會耶教徒辯證耶教道學之無理，必須盡量稱引聖經，越僻越妙，表明你舊約看得比新約一樣爛熟，而撒加利亞書比創世記爛熟。因為浸禮會教徒撒加利亞書總沒有念的創世記爛熟，你這樣引經據典，他就非常敬重你了。要點在於講讀者所信仰的題目，而偏要高他一等。你要同反對白話的人說理，引四書五經是不夠的，最好引點緯書僻書，如太公金匱，范子，魯連子，胡非子之類。你要同錢莊店倌說話，便不可引魯連子，你應該無意中透露你認識某捲烟稅局局長的消息，你便可壓服他。對烟捲局長說話，你又須換一種口氣，告訴他在某席上你同T. V. 宋，江，孔談話，而爲要取得他們對你的信仰，你要說他們穿的是洋裝或是中裝；T. V. 沒有鬍子，江，孔却有鬍子。况且你的夫人是T. V. 的同學的夫人的同學。說到此地你已經聽見捲烟局長叫茶房開香檳的聲音了。作文也是如此的。你要提倡國語羅馬字，絕不可同人講什麼理由，講理由他會看不起你，看不起你，自然你理虧。你只消說某年月日教育部令這個，又某年月日部令那個。你便頭頭是道，而讀者也不覺得無聊。

(三)敬重讀者——文字有作者與讀者雙方關係，讀者固然要敬重作者，作者亦應當敬

重讀者，誰也不可看不起誰，不然便雙方感覺无聊，讀者掩卷而去了。恐怕文人最普通的毛病就在此地。這原來就是韓愈「惟陳言之務去」一句老話。不要說陳言，不要說爛話，不要說天經地義童叟皆知的話，人人說過的話，讀者早已知道你要說的話，及一概不必你說的話。從前有現代評論派某文人，也出了一本文集。不幸他是專研教育與社會學，這兩門都是我所認為在學術上很无聊的科目。我讀了他滿紙嘮叨的老話，氣得發昏，將他每段首句集攏來，結果如下：

「教育者人類灌輸知識之程序也。」

「據我的意思，婚姻是兩性之結合。」

「中國是世界最大之國，人口四萬萬。」

「青年人最要是讀書。」

「歐洲之有耶教，猶如中國之有儒教。」

「吃煙喝酒都有害康健。」

我可以代加一條：

「蝦子豆腐者，豆腐加蝦子之小菜也。」

這種文人所以討厭，就是因爲他們太看不起讀者，太不尊重讀者。誰高興讓人當小學生看待？蕭伯訥說過：「平常婦人與貴婦之別，不在於她的行爲風度，是在於你如何待他。」（似是賣花女語。）凡讀者都要人家當他很有學問，猶如凡婦人都要人當她貴婦。比方你在講某種毒瓦斯之化學成分，得先插進一句「自然你知道」，讀者便快活了。你當他是一位化學家，不久他也自以爲是化學家。這種地方很有益學問，令人風雅。你也風雅，假定他也風雅，這是作文風度要點之一。家喻戶曉的話不說，他就喜歡你。有笑話，只要講，却不可揭穿，雖然他不懂，假定他懂了，他就覺得高貴。用點高深怪僻詞句，却不加以解釋，他就覺得真如入大雅之堂了。懂不懂是不相干的，要緊是彼此互相敬重，就高貴起來。明知他不懂，必認爲他懂；明知他不會舉一反三，必認爲他會舉一反三，只舉一隅，明知他沒有想像力，却必含蓄，假定他有想像力。世上最快活的事，莫如被人當爲我所不甚了了的科目的專家。這是訓練想像力之最好方法。浸潤其中多年，一人的談吐爲人自然也風雅了。譬如你當武人的秘書，常常對他講「寧缺毋濫」，「民脂民膏」，「民生主義」，雖然明知他不知這些字怎樣寫法，他必定喜歡你。不久，你瞧，這些字眼兒，他也用起來了。

（四）精神爽快，始可執筆；必要時，抽烟助興。——凡人不爽快時，作起文來，也必不爽快。尖

酸的作家，或脾氣不好，好爲人師的作家，必爲人所討厭。作文時應當是丰神奕奕，說得滾熟，說得拍節，不費思索，佳文佳句，一一由筆尖下流淌出來。倘你自己不爽快，說一句，停一句，讀者也必同你一樣不爽快。到了此時是抽一根烟，或是擲筆到外頭散步散步，文思就會再湧現了。文思來了，借你的筆尖一句一句給抄錄下來，就成文。反是，苦索飢腸，排比次序，前後修改，就是贗品，无生命，不值錢的。至於抽烟而文思仍然不來，便罪不在烟，而在你，便應當去賣豆腐，要明白你不是文人種子，必要濫竽，便是污穢文學之尊嚴了。但只要有一點天才，只須冒烟，因爲烟可以冒得你的天才出火。

(五) 隨興所之——佳文佳作與博士論文所以不同，就在此點。通常博士論文所以寫得那樣沒有精彩，就是因爲是爲他人作嫁衣裳，沒有感興的，一半因爲不知誰人作俑，傳授大學生那種無精打彩的作家法。博士論文的作法與四馬路世界書局中西書局的作品，大致相同。博士論文的章段大概是這樣的：

第一章 × 與個人關係

第二章 × 與社會關係

第三章 × 與國家關係

第四章 × 與世界關係

「×」可以代表「治外法權」也可以代表「皮蛋」這都沒有關係。你只消照這格式板套做去，博士就準定是你的囊中物了。

四馬路博士的論文，大致也是一樣的：

第一章 太極拳之歷史觀

第二章 太極拳之地理觀

第三章 太極拳之國學觀

第四章 太極拳之國際觀

第五章 太極拳之體育觀

第六章 太極拳之道德觀

第七章 太極拳之智育觀

第八章 太極拳之靈性觀

第九章 太極拳之經濟觀

第十章 太極拳之社會觀

你看這樣一個目錄，你就知道作者是沒有感興，沒有神感似的，一章一章寫下去，敷衍成書賣錢的。至少我不相信作者寫「太極拳之國際觀」時與寫「太極拳之靈性觀」是一樣的感興的，只是按部就班逢場作戲而已。因此四馬路博士也可以編一種世界自修叢書，差不多各本得體，沒一本有精彩，也沒一本特別壞。叢書書目如下：

世界拳術自修寶鑑

世界三民自修寶鑑

世界衛生自修寶鑑

世界理髮自修寶鑑

世界補齒自修寶鑑

世界園藝自修寶鑑

世界養蜂自修寶鑑

世界求婚自修寶鑑

世界遺產自修寶鑑

世界珠算自修寶鑑

世界跳舞自修寶鑑

世界游泳自修寶鑑

「無疑的」這不是隨興所之之作，裏面看不見兔起鶻落翰逸神飛之文；只是按期交貨千字幾角錢的貨色。世上確有一種人，真以為生活非常簡單，可以編排整理，井井有條，分隸青年會德育智育體育的紅三角。

(六)倦。則。攔。筆。——此條可由上條推得而知。世界上連篇累牘江河浩漢的書籍，都是因為不守此條原則而來的。文章與其收束不好，還不如全不收束，突然而來突然而去之「奇妙」。在古昔的文評說起來，這是「神出鬼沒」的文章，是「見頭不見尾」的雲龍，非常高妙可愛。假如你以上所說的是有精彩的話，忽然牙痛，半路截住，一脚踢開，後世論者批評起來，必曰「陡然勒住，如懸崖千仞，奇絕奇絕。」這正像威尼斯的斷臂石像，因為斷臂所以更寶貴。或如 Schubert。

之「未完合奏曲」千古莫能續之。章實齋是最有見地的人，他明白「夫文章千化，倖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无此景物，何嘗不奇特，但如山之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成，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无是理矣。」（古文十弊）又曰：「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文理篇）作文只須順勢，如一條小河不慌不忙，依地勢之高下，蜿蜒曲折，而一變溪水妙景，遂於无意中得之。若必繩以規矩方圓，量以營造法尺，結果只成一條其直如矢毫無波瀾毫無曲線的運糧河。這條運糧河是載八股先生赴殿試及載阿貓阿狗取洋博士的河道，但不足以言文了。

論幽默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國文化的極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劇及俳調之發達，而真正的喜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
笑。」

——李烈蒂斯喜劇論

上篇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捭闔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爲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變則通。故毫無酸腐氣象。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謹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

如孔丘之徒，這是謹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爲，如楊朱之徒，或是敝屣仁義，絕聖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遠大淵放不顧細謹的。孜孜爲利及孜孜爲義的人，在超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爲儒家有「尊王」之說，爲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統一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道統之壓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廊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詠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苦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生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蟹之語，也就夠幽默了。老子教訓孔子的一頓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無論是否戰國時人所偽託，司馬遷所誤傳，其一股酸溜溜氣味，令人難受。我們讀老莊之文，想見其爲人，總感其酸辣有餘，溫潤不足。論其遠大遙深，睥睨一世，確乎是真正 Comic spirit（說見下）的表現。然而老子多苦笑，莊生多狂笑，老子的笑聲是尖銳，莊生的笑聲是豪放的。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謂幽默是溫厚的，超脫而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之「鬱剔」（wit）。反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真正幽默態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顯的事實。我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愛的是失敗時幽默的孔子，是不願做匏瓜繫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時年少氣盛殺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愛的是殺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猶能談諧百出，踰東家牆而摟其女子，是今時士大夫所不

屑出於口的，齊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諷刺氣味，然孟子亦近於鬱鬱，不近於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後儒者日趨酸腐，不足談了。韓非以命世之才，作說難之篇，亦只是大學教授之幽默，不甚輕快自然，而幽默非輕快自然不可。東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國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靈，周秦思想之緊張怒放，一變而為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煥赫繁榮而入於初秋之豪邁深遠了。其結果，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陶潛的賁子，是純熟的幽默。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莊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歸去來辭與屈原之下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越哀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但對於針砭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陶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爲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莊生卻罵子祿之人爲象養之牛待宰之麋。所以莊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莊而揚陶，只見出幽默有各種不同。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爲最，詩化自適之幽默，以陶爲始。大概莊子是陽性的幽默，陶潛是陰性的幽默，此發源於氣質之不同。不過中國人未明幽默之義，認爲幽默必是諷刺，故特標明閒適的幽默，以示其範圍而已。

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爲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理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卽認爲悖經叛道，辯言詭說，爲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以亡國責任，加於其上。范寧以王弼何晏之罪，浮於桀紂，認爲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嫁罪於二子。王樂清談，論者指爲亡晉之兆。清談尙不可，誰敢復說絕聖棄智的話？二千年間之朝士大夫，皆負經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諸侯，治萬乘，聚稅斂，卽作文章抒悲憤，尙且不敢，何暇言諷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開口仁義，閉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爲僞，不許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電，政客宣言，猶是一般道學面孔。禍國軍閥，誤國大夫，讀其宣言，幾乎人人要駕湯武而媲堯舜。暴斂官僚，販毒武夫，聞其演講，亦幾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於妻妾泣中庭，施施從外來，孟子所譏何人，彼且不識，又何暇學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爲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既不可見，而閒適怡情之幽默，却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學士大夫，已經是寫

不來了。只有在性靈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時可發見很幽默的議論文，如定齋之論私，中郎之論癡，子才之論色等。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爲齊東野語稗官小說的文學，却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若水滸之李逵，魯智深，寫得使你時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諫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之孫行者，豬八戒，確乎使我們於喜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鏡花緣之寫女子，寫君子國，老殘遊記之寫瑛姑，也有不少啓人智慧的議論文章，爲正統文學中所不易得的。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中 篇

因爲正統文學不容幽默，所以中國人對於幽默之本質及其作用沒有了解。常人對於幽默滑稽，總是取鄙夷態度，道學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懼態度，以爲幽默之風一行，生活必失其嚴肅而道統必爲詭辯所傾覆了。這正如道學先生視女子爲危險品，而對於性在人生之用處沒有了解，或是如彼輩視小說爲稗官小道，而對於想像文學也沒有了解。其實幽默爲人生之一部分，我

已屢言之，道學家能將幽默屏棄於他們的碑銘墓誌奏表之外，却不能將幽默屏棄於人生之外。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像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儘管道學，與熟友閒談時，何嘗不是常有俳謔言笑？所差的，不過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潤而已。試將朱熹所著名臣言行錄一翻，便可見文人所不敢筆之於書，却時時出之於口而極富幽默味道。試舉一二事爲例：

（趙普條）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達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學話，粉飾話。太后却能將太祖建朝之功抹殺，而謂係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這話及這種見解，正像蕭伯訥令拿破崙自述某役之大捷，全係其馬偶然尋到擺渡之功，豈非揭穿

真相之上乘幽默？

關於幽默之解釋，有哲學家亞里斯多得，柏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勞特諸人之分析。伯克森所論，不得要領，弗勞特太專門。我所最喜愛的，還是英小說家麥烈蒂斯在劇論中的一篇討論。他描寫俳調之神一段，極難翻譯，茲勉強粗略譯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於明理，你就在靜觀人類之時，窺見在上有一種神靈，耿耿的鑒察一切……他有聖賢的頭額，嘴唇從容不緊不鬆的半開着，兩個唇邊，藏着林神的諧謔。那像弓形的稱心享樂的微笑，在古時是林神響亮的狂笑，撲地叫眉毛倒豎起來。那個笑聲會再來的，但是這回已屬於莞爾微笑一類的，是和緩恰當的，所表示的是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而不是胡盧笑鬧。常時的態度，是一種閒逸的觀察，好像飽觀一場，等着擇肥而噬，而心裏却不着急。人類之將來，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的是人類目前之老實與形樣之整齊。無論何時人類失了體態，誇張，矯揉，自大，放誕，虛偽，炫飾，纖弱過甚；無論何時何地他看見人類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謬事情，眼光如豆的經營，如癡如狂的計較，無論何時人類言行不符，或倨傲不遜，屈人揚己，或執迷不悟，強詞奪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態，無論是

個人或是團體，這在上之神就出溫柔的諛意，斜覷他們，跟着是一陣如明珠落玉般的笑聲。這就是俳調之神(The comic spirit)]

這種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訕笑嘲諷，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的，所以幽默與諷罵不同。因為諷罵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對自身就沒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遠超脫，所以不會怒，只會笑。而且幽默是基於明理，基於道理之參透。麥烈蒂斯說得好，能見到這俳調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樂。諷罵者，其情急，其辭烈，惟恐旁觀者之不與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會與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熱烈的諷罵諷刺，多傷氣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對方。因為你所笑的是對方的愚魯，只消指出其愚魯便罷。明理的人，總會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諷罵。

麥烈蒂斯還有很好的關於幽默嘲諷的分辨：

「假使你能夠在你所愛的人身上見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減少你對他們的愛，就算是有俳調的鑒察力；假使你能夠想像愛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這項的矯正，這更顯明你有這種鑒察力。」

「假使你看到這種可笑，而覺得有點冷酷，有傷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諷 (Sarcasm) 的圈套中。」「但是假使你不拿起嘲諷的棍子，打得他翻滾叫喊出來，却只是話中帶刺的一半褒揚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傷毀他，你便是用揶揄 (Irony) 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滾，敲他一下，淌一點眼淚於他身上，而承認你就是同他一樣，也就是同旁人一樣，對他毫不客氣的攻擊，而於暴露之中，含有憐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 (Humour) 之精神。」

麥烈蒂斯所論幽默之本質已經很透闢了。我尚有補充幾句，就是關於中國人對於幽默的誤會。中國道統之勢力真大，使一般人認為幽默是俏皮諷刺，因為即使說笑話之時，亦必關心世道，諷刺時事，然後可成爲文章。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却不定以諷刺爲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後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鬥勝，亦不似鬱剔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啓悟，胸懷

舒適而已其緣由乃因幽默是出於自然，機警是出於人工。幽默是客觀的，機警是主觀的。幽默是冲淡的，機警諷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悅，用輕快筆調寫出，無所掛礙，不作爛調，不忸怩作道學醜態，不求士大夫之喜譽，不博庸人之歡心，自然幽默。

下 篇

幽默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發笑的文字，連鄙俗的笑話在內。（西文所謂幽默刊，物大都是偏於粗鄙笑話的，若笨拙生活，格調並不怎樣高。若法文 *Social* 英文 *Ballyhoo* 之類，簡直有許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狹義上，幽默是與鬱剔、譏諷、揶揄區別。這三四種風調，都含有笑的成分。不過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種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緩，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語解頤，有的是基於整個人生觀，有思想的寄託。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如麥烈蒂斯氏所說，是屬於「會心的微笑」一類的。各種風調之中，幽默最富於情感，但是幽默與其他風調同使人一笑，這笑的性質及幽默之技術是值得討論的。

說幽默者每追源於亞里斯多德，以後柏拉圖，康德之說皆與亞氏大體相符。這說就是周谷

城先生（論語廿五期「論幽默」）所謂「預期的逆應」就是在心情緊張之際，來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緊張為和緩，於是腦系得一快感，而發為笑。康德謂「笑是緊張的預期忽化歸烏有時之情感。」無論鬱剔及狹義的幽默，都是這樣的。佛勞德在「鬱剔與潛意識之關係」一書引一例甚好：

「某窮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這位朋友遇見窮人在飯店吃一盤很貴的奶漿沙羅門魚。朋友就上前責備他說：「你剛來跟我借錢，就跑來吃奶漿沙羅門魚。這是你借錢的意思嗎？」窮人回答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沒錢時不能吃奶漿沙羅門魚，有錢時又不許吃奶漿沙羅門魚。請問你，我何時才可以吃奶漿沙羅門魚？」」

那富友的發問是緊張之際，我們同那窮人同情，以為他必受窘了，到了聽窮人的答語，這緊張的局面遂變為輕鬆了。這是笑在神經作用上之解說。同時另有一說，也是與此說相符的，就是說，我們發笑時，總是看見旁人受窘或遇見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來，使我們覺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穩，於是笑了，看人棲棲皇皇熱中名利，而自己卻清閒超逸，於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級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紅，而不會發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壓倒而禍

將及身，也只有驚皇，不會發笑。所以笑之發源，是看見生活上之某種失態而於己身無損，神經上得一種快感。常人每好讀罵人的文章，就是這樣道理。或是自述過去受窘的經過，旁人未有不發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謂老羞成怒之變態。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為在聽者各以爲未必是指他個人，或者果指他一階級，他也未必就是這階級中應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論語罵京官，京官讀了仍舊可以發笑，或者罵大學教授，「溫故」講義而四處「支薪」，大學教授也可以受之無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兩方爭辯，愈涉及個人，如汪精衛與吳稚暉之對罵，愈不幽默，而易滲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籠統的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其情調自然愈深遠，而愈近於幽默本色。

在這由緊張達到和緩的轉變，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卽「逆應」）的成分。其陡轉的工夫，或由於字義之雙關，（此係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雙關得機警自然，實在佳妙的，）有的是出於無賴態度，（如上舉窮人一例，）有的是由於笑話中人的冥頑，有的是由於參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種陡轉，出於慧心，如公孫大娘舞劍，如天外飛來峯，沒有一定的套板。善談諧者，自出機智。如 Lloyd George 一次在演講，有女權運動家起立說：「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給你服毒。」

氏對口應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這種地方，只在人隨機應變。無鹽見齊宣王願備後宮，實在有點無賴，也是一種幽默。然無賴，或胡鬧，易討人厭。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說合禮的假話，因循不以為怪，至一人闢發真理，將老實話說出，遂使全堂譁笑。這在佛勞德解釋起來，是由於吾人神經每受壓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將此壓迫取消，如馬脫羈，自然心靈輕鬆美快，而發為笑聲。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褻，就是因為猥褻之談有此放鬆抑制之作用。在相當環境，此種猥褻之談是好的，是宜於精神健康。據我經驗，大學教授老成學者聚首談心，未有不談及性的經驗的，所謂猥褻非禮，純是社會上之風俗問題，在某處可談，在某處不可談。英國中等階級社交上言辭之束縛，每比貴族階級更甚。大概上等社會及下等社會都很自由的，只有讀書的中等階級最受限制。又法國所許的，在英國或者不許，英國所許的，中國人或者不許。時代也不同，英國十七世紀就有許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沙士比亞時代也是如此，但現代人之心靈不定比沙士比亞時人清潔，性之運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國，如淳于髡答齊威王謂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問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飲一石，淳于髡謂在皇上侍側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雜坐，一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可八斗而

醉；」及「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薝蔔，當此之時，髡樂甚，可飲一石。」這段雖然不能算爲猥褻，但可表示所謂取消神經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於猥褻之理。張敏爲妻畫眉，上詰之，答曰夫婦之間，豈但畫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發笑，常在撇開禁忌，說兩句合情合理之話而已。

這種說近情話的滑稽，有數例爲證。德國名人 Keyserling 編著「婚姻書」邀請各國名家撰論，並請蕭伯訥作一文關於婚姻的意見。蕭伯訥回信說，「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時，沒有能老實說他關於婚姻的意見，」一語破的，比書中長篇大論精彩深長，Keyserling 即將該句列入序文中。相傳有人問道家長生之術，道士謂節欲无爲，饕風宿露，戒絕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壽。其人曰，如此則千壽復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話。西洋有一相類故事，謂某塾師好飲，飲必醉，因此沒有生徒，潦倒困頓。有人好意規勸他說：「你的學問很好，只要你肯戒飲，一定可以收到許多生徒。你想對不對？」那塾師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書者，就是爲要飲酒。不飲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舉的例，可以闡明發笑之性質與來源，但是都屬於機智的答辯，是歸於鬱剔滑稽一

門的。在成篇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雖然他使人發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並非此種警句所合成的，不可強作，亦非能強作得來。現代西洋幽默小品極多，幾乎每種普通雜誌，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這種小品文，文字極清淡的，正如閒談一樣，有的專用土白俚語作時評，求其淡入人心，如 Will Rogers 一派，有的與普通論文無別，或者專素描，如 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長議論談人生，如 G. K. Chesterton，或者是專宣傳主義如蕭伯訥。大半筆調皆極輕快，以清新自然爲主。其所以別於中國之遊戲文字，就是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是莊諧並出，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讀之不覺其矯揉造作，故亦不厭。且在正經處，比通常論文更正經，因其較少束縛，喜怒哀樂皆出之真情。總之西洋幽默文大體上就是小品文別出的一格。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於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因爲幽默只是一種態度，一種人生觀，在寫慣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種格調，無論何種題目，有相當的心境，都可以落筆成趣了。這也是一句極平常的話，猶如說學詩，最要是登臨山水，體會人情，培養性靈，而不是僅學押平仄，講蜂腰鶴膝等末技的問題。

因此我們知道，是有相當的人生觀，參透道理，說話近情的人，才會寫出幽默作品。無論那一

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其結果必有天下相率而爲僞的生活與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內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熱誠，半世麻木，喜怒無常，多愁善病，神經過敏，歇斯的利，誇大狂，憂鬱狂等心理變態。論語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僞的通電宣言，爲功就不小了。

論語絲文體

豈明先生在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一文中說起語絲的緣起，並把語絲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剴切詳盡，使一班讀者借此可以明白語絲的性質，並且使語絲自己的朋友也自己知道語絲之所以爲貴。這雖然有點似乎自誇，但是總比以何種目標，何種「使命」自蒙的機關報勝一籌，因爲語絲始終就沒有什麼「使命」。語絲只是（如豈明先生所說）「我們這一班不倫不類的人借此發表不倫不類的文章與思想的東西。」所以有時忽而談生活之藝術，有時忽而談「女子心理」，忽又談到孫中山主義，忽又談到鬚鬚與牙齒，各人要說什麼便說什麼。但是他的

寶貴就在這一點。「辦一個小小週刊，不用別人的錢，不說別人的話，」要表白得比豈明的話更確當實在不容易，除非我還可以補一句，就是「甚至於不用自己的錢，」這一點並不十分容易，若是合以上二條觀之。但是那篇裏頭還有幾句話很可以值得注意，很有意味的——「大家要說什麼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胆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這句話引起我一些意思，不妨來插說幾句，或者也不僅以關於語絲的文體爲限。

—

「不說別人的話」即有「誠意，」這一樣就不容易，我想凡能與此條件相符的，有真正誠意的人，他的言論都是有益於世，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鞞彈」，我個人還是相信其有益也。許有人以爲若江亢虎章士釗一流人如此其「鞞」如此其「彈」蔑以加矣的復辟崇孔一類的思想，即使加以「誠意」條件，難道還是有益嗎？但是一細想，這問題又未免太理想了。章士釗、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沒有所謂思想，更提不到思想之誠意不誠意。昨天在英文導報發見江亢虎對西洋紳士講書經，初看時未免驚異，但是以爲學術原與政見無關，江參政于復辟之餘未嘗不可以隨便講學，後來一拜讀，什麼二帝三王之德政略，堯舜政治爲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略，書經

的文是最好的文範略，「文明」即「文學之明」略，「文以載道」略，都來了，甚至於今古文篇數且分不清楚，於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於學術有清晰的思想「壓根儿」（借用玄同語）就沒有這回事。思想不清的人，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思想，自然沒有所謂「誠意」，自然不會「不說別人的話」。至於思想本非不清的人，却仍舊可以乏誠意，這是我們所謂「文妖」。近來觀察一些名流的議論，有文存的及無文存的，使我漸漸越發相信吳稚暉的野蠻文學論。儘管你的筆墨如何高明，儘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風行一時，儘管你什麼主義唱的高入雲際，一察其人的行徑，又是其文足道，其人不足觀。（慚愧的很，我就是曾經佩服過甲寅文字的一個人。）這就是其文章未嘗包藏着誠意的思想——此非野蠻文學而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時者豈獨甲寅一家而已！

二

野蠻文學而外，還有一種思想的蝨賊根本不能「不說別人的話」的，就是一種自號為中和穩健，主持公論的報紙。世界上本沒有「公論」這樣東西，凡是誠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論，「偏見」。若怕講偏見的人，我們可以決定那人的思想沒有可研究的價值；沒有「偏

見」的人也根本就不沒有同我們談話的資格。因爲他所談的「公論」都是一種他人的議論調和而成的，「甲方固然有幾分是處，乙方又何嘗絕無理由。」其實這種人又何必出來說話，除非以爲既身居於文人學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來說幾句，完全爲面子關係，所謂「中和」者以此，所謂「穩健」者亦以此，並沒有什麼希奇。我們每每看這種人及這種報的自號中和，實益以見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蠹賊的尊號，處之與「耗子，癆蟲，鱷魚」同列而已。因爲我們寧願看張勳的復辟，而不願看段祺瑞之誓師馬廠，寧願見金梁的陰謀奏摺，而不願聞江亢虎的社會主義宣傳，寧願與安福系空拳奮鬥，而不願打研究系的嘴巴，於政治如此，於思想界亦如此。因爲最可怕的就是這種穩健派的議論，他們自身既無貫徹誠意的主張，又能觀望形勢與世推移，在兩方面主張之中謀保其獨立的存在，「年年姐姐十八歲，」其實只是思想之蠹賊而已。因爲虎狼猛獸我們可以撲滅，蠹賊，狐狸，耗子，癆蟲我們却是無法提防。所以張勳可以一蹶不振，段祺瑞却反要變爲民國功臣，安福派可一攻則破，而研究系却仍舊可以把握政權。我們聽張勳的大談復辟尚覺得其有些人氣，若說段祺瑞張勳起捧張馮起捧馮，忽而命孫督蘇忽而命郭督奉的執政府，實在無聊已極無話可說，簡直與蘇揚妓女的倚門賣笑伎倆無異，分不出誰是娼婦誰是政府。其實政

界如此，言論界亦如此，野鷄生涯實不限於野鷄也。我們聽折中穩健派的談復古，還不覺得怎麼樣，因為他們本不足惜，若是聽他們也來講革命二字却免不了要不勝肉麻之至。

三

以上因為談「偏見」之重要，及人之不可無偏見夾敘些不相干的話，實則因為要有強毅貫徹偏見的人並非易事，但是同時我們要承認惟有偏見乃是我們個人所有的思想，別的都是些販賣，借光，挪用的東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見充分的誠意的表示都是有價值，且其價值必遠在以調和折中為能事的報紙之上。所以我主張語絲絕對不要來做「主持公論」這種無聊的事體，語絲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論」「私見」的機關。這是第一點。第二，我們絕對要打破「學者尊嚴」的臉孔，因為我們相信真理是第一，學者尊嚴不尊嚴是不相干的事。即以罵人一端而論，只要講題目對象有沒有該罵的性質，不必問罵者尊嚴不尊嚴，等要派代表赴賽會時再挑一位尊嚴學者不遲。數月前曾經拜讀某名流批評近來論壇的膚淺鄙薄或者就是指沒有學者態度而言。個人覺得學者態度與「絕不生氣」的中庸主義是分不清楚的。

Taine 曾經問得好，倘是我們發見吾儕同類中有一條「鱷魚」(此乃 Taine 的「鱷

魚，「廣義的，非吳稚暉的「鱷魚」狹義的」歷史家的責任是不是要單取學者科學的態度來充分描寫頌揚他，還是要不要下一個批判，要不要罵他？個人以為罵人不罵人全在其人（一）沒有感覺非罵不可的神感，（二）敢不敢罵。因為大家公認，罵本有相當的用處，世界絕沒有人不承認奸臣是該罵的，或者不承認背義棄信的朋友，不貞之婦，不孝之子是該罵的，但是我們覺得罵不貞操的思想家似乎比罵不貞操的婦女更加重要，所以唯一的問題是該罵之範圍與定義而已，有人覺得段祺瑞章士釗該罵，有的便覺得他們情有可原。此見仁見智，本不能相迫。若以為章士釗很好，段祺瑞很好，也就讓他很好。大概所以不罵的人，原因都是因為它們覺得樣樣都很好很滿意的。我前曾經同一位留學生談話，那時在曹錕時代，因順便講到我們還得革命一次，忽然把他嚇得非同小可，這回同他又談到段祺瑞，說起一些不敬的話，也弄得他不大肯回答我。所以罵與不罵全在其人，愈有銳敏的思想的人，他以為該罵的對象愈多，有感到罵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時感到罵人的神聖。自有史以來，有重要影響於思想界的人都有罵人的本能及感覺其神聖，當耶穌大衛耶路撒冷聖殿怒鞭兌換商時，簡直與魯智深大鬧瓦官壽一樣，並沒有什麼學者態度可言。所以尼采不得不罵現代歐人，蕭伯納不得不罵英人，魯迅不得不罵東方文明，

這都是因爲其感覺之銳敏迥異常人所致，所以罵人之重要及難能可貴也就不用說了。若有人以爲吳稚暉罵章士釗便是失了學者尊嚴，吳稚暉只能回答：誰要你的野蠻學者的尊嚴！這也是可與以上所說偏見之重要的話聯合起來，凡有獨立思想，有誠意私見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罵人。我們若讀過 H. G. Wells, Shaw, Mark Twain 罵人的文章也就知道罵人之難能可貴，他們那種怒氣做來的文章，讀起來真可使我們生起勇氣，並不像學者所做無人氣的文章一樣。所以我說，罵人本無妨，只要罵的妙。何況以功能言之，有藝術的罵比無生氣的批評効力大得多。即以文學革命而言，雖然是胡適之平心靜氣理論之功，也未始非陳獨秀「四十二生的大砲」及錢玄同謾罵「選舉妖孽與桐城謬種」以與十八妖魔宣戰之力。由是觀之，罵人之不可以已明矣。

四

所以說第一只是沒有感覺罵人之必要，第二是不敢罵人，這兩種是不罵人之真因，與學者態度無涉，除非學者都是一些甄無畏蔣士都先生，所以要罵不罵似在於人，只要罵的有藝術，此外於語，絲並不應有何條件限制。再有一件就是豈明所謂「費厄潑賴」。此種「費厄潑賴」精

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惟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罵人的人却不可沒有這一樣的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捱罵。且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於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爲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即使儀哥兒，我們一聞他有了癆病，倘有語絲的朋友要寫一封公開的信慰問他，我也是很贊成的。大概中國人的「忠厚」就略有費厄潑賴之意，惟費厄潑賴決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結他。此種健全的作戰精神，是「人」應有的，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種天然現象。不可不積極提倡。

論語錄體之用

有人問我，何爲作文言，豈非開倒車？吾非好作文言，吾不得已也。有種題目，用白話寫來甚好，便用白話。有種意思，却須用文言寫來省便，有一句話，說一句話，話怎麼說，便怎麼說，聽其自然相合可也。今人作白話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實話，不肯老實說出，憂愁則曰心絃的顫動，欣喜則曰快樂的幸福，受勸則曰接收意見，快點則曰加上速度。吾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

語錄體。依語錄體老實說去，一句是一句，兩句是兩句，勝於斃扭白話多多矣。

文人學子，有一種惡習慣，好掉弄筆墨，無論文言白話皆如此。語錄體之文，一句一句說去，皆有意思。無意思便寫不出，任汝取巧無用也。論語曾引龔定齋語，謂「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便是此意。不能語者作論，不能論者作辨，故語者論之精英，辨者論之糟粕。聖人未嘗搬弄辭藻，堆文砌字，而論語句句傳至後世，此所以爲聖。稚老雖非聖人，却係狂人，善作狂語，一語中的，隱合道玄。如最近罵政府爲土地堂，少做壞事比做好事好，聽來幽默雋永，靈人肺腑，此便是一句可傳的狂語，勝過十百篇白話四六也。

夫語者何，心聲也，心上忽然想起，筆下照樣寫出，故所寫皆不失真意。龔子曰：「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不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語錄皆心上筆下忽然之言也。金聖嘆曰：「大君不要出頭，要放普天下人出頭。」此忽然之言也。又曰：「崑崙是河之源，只是崑崙有許大家私，出許多水，」亦忽然之言也。貫華堂古本水滸傳序起句曰：「人生三十未娶，不應更娶，四十未仕，不應更仕，」亦忽然之言也。此三語皆語錄體，作白話文者，肯如是說法乎？

文言不合寫小說，實有此事。然在說理，論辯，作書信，開字條，語錄體皆勝於白話。蓋語錄簡練，可如文言，質樸可如白話，有白話之爽利，無白話之囁嚅。若「蓋」「使」「抑」「曰」「皆」「無」「何時」「何地」等語皆文言，勝於白話之「因爲」「倘使」「還是」「說」「統統」「沒有」「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汝若曰「蓋」「抑」「皆」「無」「何時」「何地」白話亦可用，我便不與汝計較；所要者，汝贊成用「蓋」比用「因爲」省便，用「抑……乎」比用「還是……呢」簡練，便是與我同意。汝若又曰：語錄便是白話，我亦不與汝計較；所要者，汝肯寫出老實語錄體，不寫蹩扭白話體也。

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囉，文章不經濟。

語錄體亦可爲詩。寒山子詩便是語錄體。我看寒山子詩比白話詩質直，故好寒山詩，惡白話詩。且舉幾個例：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
昨日到城下，却被狗形相；
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長；
擊却鶴子眼，雀兒舞堂堂。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與困。始取驢飽足，却令狗飢頓，爲汝熟思量，令我愁悶。

寒山之詩如說話，故好，（東坡以詞說理，亦復如此，）當今白話詩如作古文，故不好。寒山罵人不會讀詩，亦不會作詩，有二首曰：

下愚讀我詩，不解却嗤笑，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我讀時代日報「毛廂文學」偶見到幾首好詩，其寒山拾得之流，賦廁屎之作亦勝白話詩

萬萬也。

語錄體亦可用於政界。汪精衛之演講中白話文之病，嚕哩嚕嚕，不知說些什麼。吳稚暉能說老實話，却中古文之病，思想無系統，糊裏糊塗，不知想些什麼。今者糊裏糊塗已陪嚕哩嚕嚕乘軍艦赴廬山，解決吾國外交財政重要政策矣。白話四六與摩登八股開中政會議，解決下來，自然仍不免白話之嚕嚕與八股之糊塗。廬山電報，教人如何讀得？嗚呼，此亦吾提倡語錄文之一動因乎？

語錄體作書札最宜，請以袁中郎尺牘爲例。中郎尺牘，好到如此，知者甚少。茲錄二篇，以爲學作語錄體書札者倡：

(一)與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爲寄，有以色爲寄，有以技爲寄，有以文爲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鐵床銅柱、刀山劍樹也。可憐，可憐。大抵世上無難爲的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爲，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拚着便做。勉之哉，毋負知己相成之意也。（語堂案：書中所謂「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

樂，「以色爲寄，」「以技爲寄」等句，皆文言中最着實煅煉之語。若改用白話，又必嘍哩嚕囉，至若「天下事何不可爲，」「勉之哉，」文白轉變之中極自然，正是語錄體好處，不可錯過。）

(二) 與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爲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尙恐不及，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唯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尊兄清聲華問，灌滿耳根，來札何爲過自抑損？若弟則終爲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王甯海過姑蘇，弟適有潤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悵曷勝。

秋水軒尺牘固應打倒，袁中郎尺牘則應捧場。

吾非欲作文學反革命者。白話作文是天經地義，今人做得不好耳。今日白話文，或者做得比文言還周章還浮泛，還不切實，多作語錄文，正可矯此弊。且白話亦有不適用者，書札是也，字條是也，電報，法章，公文部令是也。今人或提倡用白話做部令者，太不像樣，何不改用語錄體？

吾向畜志編國文教科書，而中學文言白話過渡爲最重最要關鍵，苦無良法，今知之矣。語錄體乃白話文言過渡之津梁。

此後編書，文言文必先錄此種文字，取中郎，宗子，聖嘆，板橋冠之，笠翁，任公，學誠次之，定齋，子才，亭林又次之，然後使讀莊子，韓非之文，由白入文，循序漸進，學者不覺其苦，而易得門徑。諸子皆長闡理議論，腳踏實地，無空疏浮泛之弊，讀來易啓人性靈。若駱賓王，討武曌，諸葛亮，出師表，歐陽修，秋聲賦等文，或如說鼓書，或如唱崑曲，正是玩物喪志，於思想上毫無裨益，讀來腦子容易糊塗，正可慢慢的來也。

第二編 衣食住行

有不爲齋解

有客問有不爲齋名用意何在，到底何者在所不爲之列，這一問，倒給我發深省了。原來士人書齋取名都頗別緻。一派是經師派，如「抱經」、「掣經」、「詁經」、「潛研」之類。一派是名士派，所名多有詩意，如「涵芬」如「庸閒」如「雙梅影」如「水流雲在」如「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等。一派是紀事的，如「三希」如「鐵琴銅劍」等。又一派是言志的，如「知不足」、「有恆心」、「知未信」這些都帶有點道學氣味，而「有不爲」恐怕只好歸入此派。亦有言志而只用一字表出的，非常古雅，如「藏園」、「憶園」、「曲園」、「寄園」等。這大概是已有園宅階級，所以大可以潔身自好，與世無爭了。雖然這名有時也靠不住，如租界上有邨曰「耕讀」，貧民窟有里曰「餘慶」，野鷄巢有坊曰「貞德」，甚至大馬路洋灰三樓上來一個什麼「山房」，棋盤街來一個「掃葉」，本不是不可能的事。橫豎不過起一個名而已，我們中國人想。

「有不爲」是有點道學氣，我已說過。看來似乎反康有爲，而事實不然。因爲世上名稱愈相反的，氣質愈相近。試將反康與擁康者相比，反康營中曾經擁康者十有其六，而擁康黨里曾經反康者，亦十有其八。如貞德坊之野鷄，慶餘里之貧民，原來不過也是說說叫得好聽而已。所以如孟子所說，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正可證明物極必反的道理。但是一人總有他所不爲的事。朋友這樣一問，使我不得不自己檢討一下。當時既不留心，盤查起來，倒也很有意思。我恍惚似已覺得，也許我一生所做過許多的事，須求上帝寬宥，倒是所未做的事，反是我的美德。茲將所想到，拉雜記下如左：

我不會穿西裝革履到提倡國貨大會演說，也不會坐別克汽車，到運動會鼓勵賽跑，並且也不會看得起做這類事的人。

我極惡戶外運動及不文雅的姿勢，不會騎牆，也不會翻筋斗，不論身體上，魂靈上，或政治上，我連觀察風勢都不會。

我不會寫過一篇當局嘉獎的文章，或是撰過一句士大夫看得起的名句，也不會起草一張首末得體同事認爲滿意的宣言。

也不會發，也不會想發八面玲瓏的談話。

我有好的記憶力，所以不會今天說月亮是圓的，過一星期說月亮是方的。

我不會發誓抵抗到底背城借一的通電，也不會作愛國之心不敢後人的宣言。也不會驅車至大學作勸他人淬勵奮勉作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訓辭。

我不會誘姦幼女，所以不會視女學生爲「危險品」，也不會跟張宗昌維持風化，禁止女子遊公園。

我不會捐一分錢幫助航空救國，也不會出一銅子交賑災委員賑災，雖然也常掏出幾毛錢給鬚髮頹白的老難民或是美麗可愛的小女丐。

我不會崇孔衛道，徵仁捐，義捐，抗×救國捐，公安善後捐，天良救國捐。我不會白拿百姓一個錢。

我不好看政治學書，不會念完三民主義，也不會於靜默三分時，完全辦到叫思想聽我指揮。我不會離婚，而取得學界領袖資格。

我喜歡革命，但永不喜歡革命家。

我不曾有面團團一副福相，欣欣自得；照鏡子時，面上未嘗不紅泛而有愧色。

我不曾叱喝傭人，叫他們認我是能賺錢的老爺。我家老媽不曾竊竊私語，贊嘆她們老爺不知錢從那里來的。

我不曾容許僕役買東西時義形於色，尅扣油水，不曾讓他們感覺給我買物取回扣，是將中華民國百姓的錢還給百姓。

我不曾自述豐功偉績，送各報登載，或是叫秘書代我撰述送登。

也不曾訂購自己的放大照相，分發兒子，叫他們掛在廳堂紀念。

我不會喜歡不喜歡我的人，向他們做笑臉。我不會練習涵養虛偽。

我極惡小人，無論在任何機關，不會同他們鈎心鬥角，表示我的手腕能幹。我總是溜之大吉，因為我極惡他們的臉相。

我不會平心靜氣冷靜頭腦的討論國事，不會做正人君子學士大夫道學的騙子。

我不會拍朋友的肩膀，作慈善大家，被選為扶輪會員。我對於扶輪會同對於青年會態度一樣。

我不會禁女子燙頭髮，禁男子穿長衫，禁百姓賽龍舟，禁人家燒紙錢，不會衛道崇孔，維持風化，提倡讀經，封閉醫院，整頓學風，射殺民衆，捕舞女，捧戲子，唱京調，打麻將，禁殺生，供大王，掛花草，營生墟，築洋樓，發宣言，娶副室，打通電，盜古墓，保國粹，賣古董，救國魂，偷古物，印佛經，禁迷信，捧班禪，貼標語，喊口號，主抵抗，舉香檳，做證券，談理學……

我怎樣買牙刷

按這是一篇極堪注意的社會速寫，敘述於一九三三年，一位受過相當教育兼有中等階級良心的人，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怎樣買牙刷的經驗。我想這篇，分該列入爲 Edward Bellamy 名著「二〇〇〇年之回顧」的一章。（是書已有人譯出在生活週刊陸續登過。）我們後代子孫恐怕不容易明白怎樣，他們的半開化的祖上在一九三〇年之會能夠容許這種可笑的制度存在，而泰然自許爲文明。也許在廣告術未甚發達的我國，有許多人未上過我所上的當，但在國外，此種經驗是中等階級所同有，而不是普通中等階級所能覺悟的。但是我想，雖在我國，這種苦痛不久總會來的，因爲廣告術已經逐漸發達了。

也許我應先敘述我何以有買牙刷的問題發生。幼時，不管有無牙刷，我是很快樂的。也記不

清我幼時倒底用過牙刷沒有。這種問題，於幼童的世界是不算一回事，而且於西歐常在床上早餐的貴族階級也是不算一回事；只有在知書識字一知半解的中等階級（無論何國），却常常發生而很普遍。閒話休提，不管我幼時有沒有用過牙刷，我總是一直長大康健起來。我那時還不會見過有刷毛不齊作犬牙狀而未加一簇長毛的「預防」牌（Prophylactic）衛生文明牙刷，所以不會上當，而心中也未嘗有過絲毫的焦慮。如今才曉悟現代廣告的欺騙我輩讀書人，真要令人思之慨然，欲起而作一種社會革命了。

我得先聲明本篇的主旨，並不是叫人不可買牙刷，只是說任何人應當可以用一角錢一支的牙刷刷淨他的牙齒，假定他用充量的水。這一點事都做不來，還能算是個男子嗎？Sinclair Lewis 在他的傑作 *Arrowsmith*，挖苦紐約某座基金極充足設備極富麗的醫學研究所（McGurke Institute）說凡是真正科學家，都可以把自己屋頂的小房充當做研究所；你給他幾根牙籤幾個玻璃管，他便可以研究發明起來。假定這句話不錯，（凡真正科學家都心中明白所言是實，）那末紐約醫學研究所的潔白磁盆及光亮奪目的儀器的用處，不過是使捐助基金的人自己得意，及使幾個不會發明不會創造的研究員自己解嘲吧？James Watt 發明蒸汽

機，先只靠一隻茶壺。愛迪生少時發明就在一間後院的茅屋；Mrs. Showe寫她的傑作 Uncle Tom's Cabin 是用包裹黃紙做稿紙；Franz Schubert 做他的 Hark! Hark! the Lark! 歌曲也是寫在信封後面。是的，偉大的發明不會由基金充足設備富麗的 McGurke Institute 出來的。事實上，我的牙醫朋友已經偷偷的告訴我，據他的專門經驗而言，許多非買 Prophylactic 牙刷不可的有錢太太，根本就不懂得這牙刷的用法。這些有錢的太太們，正像 李格 (Stephen Leacock) 所嘲諷的西方銀行家，出門避暑，想到釣魚，必另買一雙涉水的高皮靴，另做一件不怕風雨的大衣，買到一根值十幾元錢的，掛有轉輪的，科學式的漁竿去釣魚去。但是 李格 氏問，這些銀行家會釣上魚嗎？真正的漁人，你只消給他一根竹竿，一條懸鈎，他總會釣得魚出來給你看。刷牙的道理也無過如此。

但是這些平常道理，是我經過用三年苦心研究最適宜科學最衛生最文明的牙刷的經驗，才研究出來。上邊已經說過，我幼時是很快樂自在的。我並不要用牙刷，也不管牙刷上面之變形角度是否與我的齒沿的圓弧相合與否。直到在某校時候，認識一位校醫，才失了我天真的快樂。（這位校醫不久以前已經自殺。）他竟然告訴我：世上有這種毛病叫做齒齦膿腫，秘穴潰爛，文

生博士病（Vincent's disease）等。像一切中等階級，我一面增加知識，一面恐慌起來。他說世上毛病，什九是由牙齒不潔來的。而且祕穴所生之毒質，如不及早覺察醫治，簡直可以傳入腦部，令人發狂——我簡直可以進瘋人院。從此以後，我便不復知平安快樂日子了，而從此我便開始研究最適宜最科學最文明最衛生的牙刷了。荏苒於今，已歷三載，到了今日，才一無所得，空手回來。

不讀書的人，總以為牙刷只是一根刷子，而要使用方便功效起見，刷毛應該是整齊的，與毛刷、牙刷、靴刷相同，正如一隻椅子，總應該是四足齊平才合理。但是我生性有科學的好奇心，很注意有什麼新奇花樣。因為我正在尋求什麼新奇的牙刷，看見預防牌的刷毛不齊，呈犬牙狀，末端又有高起的一簇刷毛，遂引起我的注意，猶如我現在看見一隻三足短一足長的凳子，也會特別注意。我看見說明書，說這刷毛毛面呈向內彎的形狀，與我齒沿向外彎的弧形相合，覺得很有道理，遂即刻決定「這是最合理最科學的牙刷了。」那時我選定的，是一根刷柄向內彎三十度的牙刷。過後也曾買過一支刷柄向外彎三十度的牙刷，而並沒遇見什麼不測風雲。於是使我猜疑，也許不向外亦不向內彎的直的刷柄才是最合理化的牙刷吧？

但是事實上，在兩年中，我是預防牌的信徒，輕易不改我的主張，雖然我已覺察，只有末端高出的簇毛是用得着的，因為他部的毛萬不會與牙齒接觸。恰巧有一天，我的叔父死了，遺留三百元給我浪費。我就想到牙刷問題。我跑進一間藥房，由腰包裏掏出一張五元鈔票，擲在櫃上，叫夥計將市上最貴的牙刷給我。夥計拿來的是韋思脫大醫生的牙刷（Dr. West's）價錢一元三角。不看猶可，一看我就恐慌起來。難道我兩年來專受廣告的欺弄嗎？因為我發見這最文明最科學的牙刷刷毛的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內凹進的弧形，正與我所相信的老牌相反；我發見這科學最近發明的成績，末端並沒有簇高出的毛，反是兩端毛短，中間毛長，說明書又告訴我韋思脫博士經過多年的試驗，得到一個結論，說只有向外彎的牙刷才能與齒沿的內部的弧形相合。這有點像聽見牛敦與恩斯坦各持異論，不免疑心有一人是錯的。我帶回這韋思脫博士試驗的結論回來，一刷，發見不但齒齦的內沿刷得到，就是齒齦的外沿也一樣的刷得到。我始恍然大悟。一跑出去，到最近的雜貨舖用二十五個銅子買一支廣東製造的平面直柄牙刷。回來之後用起來，感覺有刷毛整齊的牙刷刷過齒上的一種三年來所未有的快樂。這就是我從小長大健康快樂時所用的牙刷。

假如我買文明牙刷的這段歷史像一幕悲劇，那末我尋求文明牙膏的經驗，真如同第一部二十四回小說。那些各牌牙膏、牙粉、牙水互相攻訐的廣告，讀了真令人眼花撩亂。簡單的敘述起來，各種牙膏、牙粉、牙水我先後都已用過。我的經驗包刮 Dr. Lyon's Powder, Sozodont, Squibb's Dental Magnesia, Pepsodent, Chlorodont, Kolynos, Colgate, Listerine, Futhymol, Ipana 各牌（家家說「惟我此家」貨色是不害牙齒的。）我覺得用起來，無論那一家都是一樣，都不能傷損我生成潔白無疵的牙齒。我看見過化學室化驗的證書，說某種牙膏於幾秒鐘能殺死幾百萬微菌，（後來有醫生告訴我，此家消毒水殺菌力不及鹽水；）有某家廣告警告我「當心粉紅的牙刷，」說是用錯牙膏，齒齦膿潰的先兆，（其實刷牙時用力，齒齦微出血，是當然的事；）有的廣告警告我，市上牙膏什九是完全無用的。我曾經因為見到有家廣告說不可用牙粉，會傷牙齒，起了恐慌，置而不用，後來又看見 Dr. Lyon's 的廣告，說非牙粉刷不乾淨，（「要學牙科醫生給你刷牙時的榜樣——用牙粉，」）乃又起恐慌，又起而用之。我曾經受 Lambert 醫藥公司的誘惑，說用利思特靈（Listerine）的牙膏一年中省下來的錢可以購買以下任何物品之一種：「七磅牛排；八磅火腿；八磅小羊排；兩隻雞；十二條咖啡捲；十瓶菓漿；二十

包麵粉；三十罐頭空心粉……」然而用了一年之後，並不見得我的太太贈我這些禮物。

幸而不久我見出破綻了。有一回 Colgate 大約是良心責備，十分厭倦這些欺人的廣告，出來登一特別廣告，問人家：「你因看見廣告而受恐慌嗎？」並說一句老實話：「牙膏的唯一作用只是洗淨你的牙而已。」我想上天的意思也委實如此而已。這是初次的醒悟。第二次的醒悟，是看見 Peppodent 的廣告，更加良心發現，更顯明的厭倦那些欺人的廣告，公然說：「使你的牙齒健全的，並不是牙膏——是菠菜啊！」我真氣炸了肺，一直跑去問一位牙科的朋友，請教他「倒底牙膏有什麼用處？」他只笑而不說。我知道他心里在說「你可憐的中等階級啊！」我要求一個明白答復。

「什麼！」我喊出來。「至少牙膏總能夠洗淨牙齒，不是嗎？」

「老兄啊！」他拍我的肩膀發出憐惜之意說。「你要明白，洗淨你的牙齒是水及牙刷啊！牙膏不過使你洗時較覺芬香可口而像煞有價事而已。」

「那末，用一兩點香焦露也可以嗎？」

「虧得你想出來！」朋友轉憐為笑嘆一口氣說。

我們兩人緊握雙手，宛如手中握住一件天知地知爾知我知宇宙間的大秘密。

梳，篦，剃，剝，及其他

近日報載四川通行童謠，描寫軍匪官僚搜括百姓之慘酷，可爲民國治績的寫照。童謠云：「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軍閥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剝皮。」據此可知搜括本領，匪不如兵，兵不如將，將又不如官。中國之官，只是讀書土匪。中國文化之潰滅，及讀聖賢書之人之可殺，已充分暴露。人皆言「劣紳，劣紳」，紳豈有不劣者？茲引童謠之意爲詩曰：

梳由土匪篦由兵，

毛髮幾根爛額輕。

猶恐青絲除未盡，

仍煩軍閥剃刀靈。

治標不及治本要，

老總何如老爺精？

皮剝筋抽光滑滑，

飄魂猶得頌聖明。

又見四月二十四日大公報載重慶通信：

「最近亦匪竄川，各軍不但不一致聯合，早日撲滅，反藉此大派其捐以充勦赤經費。計二十軍楊森，因此籌得兩百萬，二十一軍劉湘，籌得兩千萬，二十四軍劉文輝，籌得七百餘萬元，二十軍鄧錫侯，籌得三百萬元，二十九軍田頌堯，籌得一千萬元左右，川陝軍劉存厚，籌得一百餘萬元，於是川民平空增加四千三百餘萬之負擔。」

我們讀了，真得一種啼笑皆非的感想，尤感覺今日無一事不可作爲詐取民財的題目。此種虐政，惟有深中儒毒之百姓，始能忍受，亦僅有儒教根深之國家，始能發生。世界好談仁義者，莫如我國，而官僚貪污殘暴，亦莫如我國。此中有大道理。須知以法制官，可以仁義制官，必不可。何以故？賑災，仁也——要你五百萬勦共，義也——要你三千萬航空，勇也——要你五千萬，而民遂死。故軍閥莫不好談孔孟，而民乃不堪命。侈言仁義者，實不僅欲粉飾貪污而已，蓋深知不談仁義，便須談法，談法則上至院長，下至法官，皆須坐獄，有許多不便。談仁談義，談忠談孝，則於人無傷，於己無

損，既無坐獄之患，且有衛道之名。一旦要橫征暴斂，則仁義忠孝，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法家儒家，觀念相反，自古已然。民國所恃爲軍閥制裁者，法而已；軍閥持儒道等差之說，親親之說，君臣之說，定位之說，知命之說，情面之說，尙賢之說，人治之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說，以破法，而法亂。故儒道行得，破法甚便。故好亂法者，必樂談儒道。故儒道愈行，貪污愈甚，貪污愈甚，而儒道愈行。此實爲今日軍閥及其幕僚清客好談孔孟之原因，故儒道一日不打倒，法治一日不能實現。拉雜書來，盡是廢話，明知揭發人之陰私，要遭人白眼，實亦無可奈何。

論西裝

許多朋友問我爲何不穿西裝。這問題雖小，却已經可以看出一人的賢愚與雅俗了。倘是一人不是俗人，又能用點天賦的聰明，兼又不染季常癖，總沒有肯穿西裝的。我想，在一般青年，穿西裝是可以原諒的，尤其是在追逐異性之時期，因爲穿西裝雖有種種不便，却能處處受女子之青睞，風俗所趨，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嘗免俗。至於已成婚而子女成羣的人，尙穿西裝，那必定是他仍舊屈服於異性的徵記了。人非昏聩，又非懼內，決不肯整日價掛那條狗領而自豪。在要人中，

懼內者好穿西裝，這是很鮮明彰著的事實。也不是女子儘喜歡作弄男子，令其受苦。不過多半的女子似乎覺得西裝的確較爲摩登一等。況且即使有點不便，爲伊受苦，也是愛之表記。古代英雄豪傑，爲着女子赴湯蹈火，殺妖斬蛇，歷盡苦辛以表示心跡者正復不少。這種女子的心理的遺留，多少還是存在於今日，所以也不必見怪。西裝只可當爲男子變相的麒麟罷了。不過平心而論，西裝之所以成爲一時風氣而爲摩登士女所樂從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於西洋文物之名而好爲效顰；在倫理上，美感上，衛生上是決无立足根據的。

不知怎樣，中裝，中服，暗中是與中國人之性格相合的，有時也從此可以看出一人中文之進步。滿口英語，中文說得不通的人必西裝，或是外國騙得洋博士，羽毛未乾，念了三兩本文學批評，到處橫冲直撞，談文學，釘女人者，亦必西裝。然一人的年事漸長，素養漸深，事理漸達，心氣漸平，也必斷然棄其洋裝，還我初服无疑。或是社會上已經取得相當身分，事業上已經有相當成就的人，不必再服洋裝以掩飾其不通英語及其童騷之氣時，也必斷然卸了他的一身洋服。所有例外，除有季常癖者，就容易數得出來。洋行職員，青年會服務員及西崽爲一類，這本不足深責，因爲他們不但中文不會好，並且名字就是取了約翰，保羅，彼得，Timmy等，讓西洋大班叫起來方便。再

一類便是月薪百元的書記，未得差事的留學生，不得志之小政客等。華僑子弟，黨部青年，寓公子姪，暴富商賈及剃頭師父等又爲一類，其穿西裝心理雖各有不同，總不外趨俗兩字而已。如鄉下婦女好鑲金齒一般見識，但決說不上什麼理由。在這一種俗人中，我們可以舉溥儀爲最明顯的例子。我猜疑着，像溥儀或其妻一輩人必有鑲過金齒，雖然在照片上看不出。你看那一對藍（黑）眼鏡，厚嘴唇及他的英文名字「亨利」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溥儀在日本天皇羽翼之下，儘可稱皇稱帝。到了中國關內想要復辟，就有點困難。單那一套洋服及那英文名字就叫人灰心。你想「亨利亨利」還像個中國天子之稱嗎？

大約中西服裝哲學上之不同，在於西裝意在表現人形體。而中裝意在遮蓋身體。然而人身到底像猴獅，脫得精光，大半是不甚美感，所以與其表揚，毋寧遮蓋。像甘地及印度羅漢之半露體，大半是不能引人生起什麼美感的。只有沒有美感的社會，才可以容得住西裝。誰不相信這話，可以到紐約 Coney Island 的海岸，看看那些海浴的男婦老少的身體是怎樣一回事。裸體美多半是畫家挑出幾位身材得中的美女畫出來的，然而在中國之畫家，已經深深覺得身段勻美的模特兒之不易得了。所以二十至三十五歲以內的女子西裝，我還贊成，因爲西裝確可極量表

揚其身體美，身材輕盈，肥瘦停勻的女子服西裝的，確佔了便宜。然而我們不能不為大多數的人着想，像紐約終日无所事事，俾肉復生的四十餘歲貴婦，穿起夜服，露其胸背，才叫人觸目驚心。這種婦人穿起中服便可以藏拙，佔了不少便宜。因為中國服裝是比較一視同仁，自由平等，美者固然不能盡量表揚其身體美於大庭廣眾之前，而醜者也較便於藏拙，不至於太露形跡了，所以中服很合於德謨克拉西的精神。

以上是關於美感方面。至於衛生通感方面，更不足為西裝置辯之餘地。狗不喜歡帶狗領，人也不喜歡帶上那西裝的領子，凡是稍微明理的人都承認這中古時代 Sir Walter Raleigh, Cardinal Richelieu 等傳下來的遺物的變相是不合衛生的。西方就常有人立會宣言，要取消這條狗領。西洋女裝在三十年來的確已經解放不少，但是男子服裝還是率由舊章，未能改進。男子的領子，社會總還認為不美觀，不道德，非用領子扣帶起來不可。帶這領子，冬天妨礙禦寒，夏天妨礙通氣，而四季都是妨礙思想，令人自由不得。文士居家為文，總是先把這條領子脫下，居家而尚不敢脫領，那便是懼內之徒，另有苦衷了。

自領以下，西裝更是毫無是處。西人能發明無線電飛機，却不能了悟他們身體只有頭面一

部尚算自由。穿西裝者，必穿緊封皮肉的貼身衛生裏衣，叫人身皮膚之毛孔作用失其效能。中國衣服之好處，正在不但能通毛孔呼吸，並且無論冬夏皆寬適如意，四通八達，何部癢處，皆搔得着。西人則在冬天尤非穿刺身之羊毛裏衣不可。衛生裏衣之衣褲不能无褶，以致每堆積於腹部，起了反抗，由是不能不改爲上下通身一片之 union suit。裏衣之外，必加以襯衫，襯衫之外，必束以堅硬的皮帶，使之就範，然就範不就範就常成了問題。穿禮服硬襯衫之人就知道其中之苦處。襯衫之外，又必加以背心。這背心最无道理，寬又不是，緊又不是，須由背後活動鈎帶求得適宜之中點，否則不是寬時空懸肚下，便是緊時妨及呼吸。凡稍微用腦的人，都明白人身除非立正之時，胸部與背後之直線總有不同，俯前則胸屈而背伸，仰後則胸伸而背屈。然而西洋背心偏偏是假定胸背長短相稱，不容人俯仰於其際。惟人既不能整日挺直，結果非於俯前時，背心不得自由而褶成數段，壓迫呼吸，便是於仰後時，背心盡處露出，不能與褲帶相銜接。其在體材胖重的人，腹部高起之曲線既无從隱藏，背心之底下盡處遂成爲那弧形之最向外點，由此點起，才由褲腰收斂下去，長此暴露於人世，而褲帶也時時刻刻岌岌可危了。人身這樣的束縛法，難怪西人爲衛生起見，要提倡裸體運動，屏棄一切束縛了。

但是如果人類還是爬行動物，那褲帶也不至於成爲岌岌可危之勢。只消像馬鞍的腹帶，綁上便不成問題，決不上下於其間。但人類雖然已經演化到豎行地步，西洋褲帶却仍就假定我們是爬行動物。婦人墮胎常就是吃這豎行之虧，因爲人類的行走雖然已取立勢，而吾人腹部的肌肉還未演化改造過來，以致本爲爬行載重於橫脊骨上之極隱重設置，遂發生時有墮胎之危險。現在立勢旣成，婦人腹部肌肉却仍是橫紋，不是載重於肩旁。而男人之褲帶也一樣，有時時不得把握之勢，而受地心吸力所影響。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將褲帶拚命扣緊，致使妨礙一切臟腑之循環運動，而間接影響於呼吸之自由。

單這一層，我們就可以看出將一切重量載於肩上令衣服自然下垂的中服是唯一的合理的人類的服裝。至於冬夏四時之變易，中服得以隨時增減，西裝却很少商量之餘地，至少非一層裏衣一層襯衫一層外衣不可。天炎旣不可減，天涼也無從加。這種非人的衣服，非欲討好女子的人是決不肯穿來受罪的。

中西服裝之利弊如此顯然，不過時俗所趨，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賢不肖，大概可以從此窺出吧？

說避暑之益

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樓，而住在人類所應住的房宅了。十月前，當我搬進去住洋樓的分層時，我會經鄭重的宣告，我是生性不喜歡這種分租的洋樓的。那時我說我本性反對住這種樓房，這種樓房是預備給沒有小孩而常川住在汽車不住在家裏的夫婦住的，而且說，除非現代文明能夠給人人一塊宅地，讓小孩去翻筋斗捉蟋蟀弄得一身骯髒痛快，那種文明不會被我重視。我說明所以搬去那所樓層的緣故，是因那房後面有一片荒園，有橫倒的樹幹，有碧綠的池塘，看上去是枝葉扶疏，林鳥縱橫，我的書窗之前，又是夏天綠葉成蔭，冬天子滿枝。在上海找得到這樣的野景，不能不說是重大的發見，所以決心租定了。現在我們的房東，已將那塊園地圍起來，整理起來，那些野樹已經栽植的有方圓規矩了，陣伍也漸漸整齊了，而且雖然尚未砌出來星形八角等等的花台，料想不久總會來的。所以我又搬出。

現在我是住在一所人類所應住的房宅，如以上所言。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礫是非常快樂的，我宅中有許多青蛙蟾蜍，洋槐樹上的夏蟬整天價的鳴着，而且前晚發見了一

條小青蛇，使我猛覺我已成爲歸去來兮的高士了。我已發見了兩種的蜘蛛，還想到城隍廟去買一隻龜，放在園裏，等着看龜觀蟾蜍吃蚊子的神情，倒也十分有趣。我的小孩在這園中，觀察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至理，總比在學堂念自然教科書，來得親切而有趣味。只可惜尚未找到一隻壁虎。壁虎與蜘蛛鬥起來真好看啊……我還想養隻鴿子，讓他生鴿蛋給小孩玩。所以目前嚴重的問題是，有沒有壁虎？假定有了，會不會偷鴿蛋？

由是我想到避暑的快樂了。人家到那裏去避暑的可喜的事，我家裏都有了。平常人不大覺悟，避暑消夏旅行最可紀的事，都是那裏會看到一條大蛇，那裏會踏着壁虎蠍子的尾巴。前幾年我會到過莫干山，到現在所記得可樂的事，只是在上山路中看見石龍子的新奇式樣，及曾半夜裏在床上發見而用阿摩尼亞射殺一隻極大的蜘蛛，及某晚上曾由右耳裏逐出一隻火螢。此外便都忘記了。在消夏的地方，談天總免不了談大蟲的。你想，在給朋友的信中，你可以說「昨晚歸途中，遇見一條大蛇，相覷而過，」這是多麼稱心的樂事。而且在城裏接到這封信的人，是怎樣的羨慕。假定他還有點人氣，閱信之餘，必擲信慨然而立曰：「我一定也要去。我非請兩星期假不可，不管老板高興不高興！」自然，這在於我，現在已不能受誘惑了，因爲我家裏已有了蛇，這是上海

人家裏所不容易發見的。

避暑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可以看到一切的親朋好友。我們想去避暑旅行時，心裏總是想着：「現在我要去享一點清福，隔絕塵世，依然故我了。」絃外之音，似乎是說，我們暫時不願揖客，鞠躬，送往迎來，而想去做自然人。但是這不是真正避暑的理由，如果是，就沒人去青島、牯嶺避暑了。或是果然是，但是因為船上就發見你的好友陳太太，使你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你在星期六晚到莫干山，正在黃昏外出散步，忽然背後聽見有人喊着：「老王！」你聽見這樣喊的時候，心中有何感覺，全憑你自己。星期日早，你星期五晚剛見到的隔壁潘太太同她的一家小孩，也都來臨了。星期一下午，前街王太太也翩然蒞止了。星期二早上，你出去步行，真真出乎意外，發見何先生、何太太也在此地享隔絕塵世的清福。由是你又請大家來打牌，吃冰淇淋，而陳太太說：「這多麼好啊！可不是正同在上海一樣嗎？」換句話說，我們避暑，就如美國人遊巴黎，總要在1' Opera 前面的一家咖啡館，與同鄉互相見面。據說 Montmartre 有一家飯店，美國人遊巴黎，非去賜顧不可，因為那裏可以吃到真正美國的炸團餅。這一項消息，Anita Loos 女史早已在碧眼兒日記鄭重載錄了。

自然，避暑還有許多益處。比方說，你可以帶一架留聲機，或者同居的避暑家總會帶一架，由是你可以聽到年頭年底所已聽慣的樂調，如璇宮豔舞，麗娃栗姐之類。還有一樣，就是整備行裝的快樂高興。你跑到永安公司，在那裏思量打算，游泳衣是淡紅的鮮豔，還是淺綠的淡素，而且你如果是盧騷陶淵明的信徒，還須考慮一下：短統的反翻口襪，固然涼爽，如魚網大花格的美國「開索」襪，也頗肉感，有寓露於藏之妙，而且巴黎胭脂，也是一「可的」的好。因為你不擦胭脂，總覺得不自然，而你到了山中避暑，總要得其自然為妙。第三樣，富賈，銀行總理，要人也可以借這機會，帶幾本福爾摩斯小說，看看點書。在他手不釋卷躺在藤椅上午睡之時，有朋友叫醒他，他可以一面打哈一面喃喃的說，「啊！我正在看一點書。我好久沒看過書了。」第四樣益處，就是一切家庭祕史，可在夏日黃昏的閒話中流露出來。在城裏，這種消息，除非由奶媽傳達，你是不容易聽到的。你聽見維持禮教樂善好施的社會中堅某君有什麼外遇，平常化裝為小商人，手提廣東香腸，冬工冬跑入弄堂來找他的相好，或是何老爺的丫頭的嬰孩相貌，非常像何老爺。如果你為人善談，在兩星期的避暑期間，可以聽到許多許多家庭祕史，足做你回城後一年的談助而有餘。由是我們發現避暑最後一樣而最大的益處，就是——可以做你回城交際談話上的題目。

要想起來，避暑的益處還有很多。但是以所舉各點，已經有替廬山青島飯店做義務廣告的嫌疑了。就此擱筆。

我的戒烟

凡吸烟的人，大部會在一時糊塗，發過宏願，立志戒烟，在相當期內與此烟魔，決一雌雄，到了十天半個月之後，才自醒悟過來。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興戒烟起來，經過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責備，悔悟前非。我賭咒着，再不頹唐，再不失檢，要老老實實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為止。到那時期，也許會聽青年會儉德會三姑六婆的妖言，把他戒絕，因為一人到這時候，總是神經薄弱，身不由主，難代負責，但是意志一日存在，是非一日明白時，決不會再受誘惑。因為經過此次的教訓，我已十分明白，無端戒烟斷絕我們魂靈的清福，這是一件虧負自己而無益於人的不道德行爲。據英國生物化學名家夏爾登 (Haldane) 教授說，吸烟爲人類有史以來最有影響於人類生活的四大發明之一。其餘三大發明之中，記得有一件是接猴腺青春不老之新術。此是題外不提。

在那三星期中，我如何的昏迷，如何的懦弱，明知於自己的心身有益的一根小小香烟，就沒有膽量，取來享用，說來真是一段醜史。此時事過境遷，回想起來，倒莫明何以那次昏迷一發發到三星期。若把此三星期中之心理歷程細細敘述起來，真是罄竹難書。自然，第一樣，這戒烟的念頭，根本就有點糊塗。爲什麼人生世上要戒烟呢？這問題我現在也答不出。但是我們人類的行爲，總是沒有理由的，有時故意要做不該做的事，有時處境太閒，無事可作，故意降大任於己身，苦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亂一下，預備做大丈夫罷？除去這個理由，我想不出當日何以想出這種下流的念頭。這實有點像陶侃之運甓，或是像現代人的健身運動——文人學者無柴可割，無水可吸，無車可拉，兩手在空中無目的的一上一下，爲運動而運動，於社會工業之生產，是毫無貢獻的。戒烟戒烟，大概就是賢人君子的健靈運動罷。

自然，頭三天，喉嚨口裏，以至氣管上部，似有一種怪難堪似癢非癢的感覺。這倒易辦。我吃薄荷糖，喝鐵觀音，合法國頂上的補喉糖片。三天之內，便完全把那種怪癢克復消滅了。這是戒煙歷程上之第一期，是純粹關於生理上的奮鬥，一點也不足爲奇。凡以爲戒煙之功夫只在這點的人，忘記吸煙乃魂靈上的事業；此一道理不懂，根本就不配談吸煙。過了三天，我才進了魂靈戰鬥之

第二期。到此時，我始恍然明白，世上吸煙的人，本有兩種，一種只是南郭先生之徒，以吸煙跟人湊熱鬧而已。這些人之戒烟，是沒有第二期的。他們戒烟，毫不費力。據說，他們想不吸就不吸，名之爲「堅強的志願。」其實這種人何嘗吸煙？一人如能戒一癖好，如賣掉一件舊服，則其本非癖好可知。這種人吸煙，確是一種肢體上的工作，如刷牙，洗臉一類，可以刷，可以不刷，內心上沒有需要，魂靈上沒有意義的。這種人除了洗臉，吃飯，回家抱孩兒以外，心靈上是不會有所要求的，晚上同儕德會女會員的太太們看看伊索寓言也，就安眠就寢了。辛稼軒之詞，王摩詰之詩，貝陀芬之樂，王實甫之曲是與他們無關的。廬山瀑布還不是從上而下的流水而已？試問讀稼軒之詞，摩詰之詩而不吸煙，可乎？不可乎？

但是在真正懂得吸煙的人，戒烟却有一問題，全非儉德會男女會員所能料到的。於我們這一派真正吸煙之徒，戒烟不到三日，其無意義，與待己之刻薄，就會浮現目前。理智與常識就要問：爲什麼理由，政治上，社交上，道德上，生理上，或者心理上，一人不可吸煙，而故意要以自己的聰明埋沒，違背良心，戕賊天性，使我們不能達到那心曠神怡的境地？誰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滿，意到神飛，胸襟豁達，鋒發韻流，方有好文出現，讀書亦必能會神會意，胸中了無窒礙，神遊其間，方算

是讀。此種心境，不吸煙豈可辦到？在這與會之時，我們覺得伸手拿一枝煙乃唯一合理的行爲；反是，把一塊牛皮糖塞入口裏，反爲俗不可耐之勾當。我姑舉一兩件事爲證。

我的朋友 B 君由北平來滬。我們不見面，已有三年了。在北平時，我們是晨昏時常過從的，夜間尤其是吸煙談文學，哲學，現代美術以及如何改造人間宇宙的種種問題。現在他來了，我們正在家裏爐旁敘舊。所談的無非是在平舊友的近况及世態的炎涼。每到妙處，我總是心裏想伸一隻手去取一枝香煙，但是表面上却只有立起而又坐下，或者換換坐勢。B 君却自自然然的一口一口的吞雲吐霧，似有不勝其樂之概。我已告訴他，我戒煙了，所以也不好意思當場破戒。話雖如此，心坎裏只覺得不快，嗒然若有所失。我的神志是非常清楚的。每回 B 君高談闊論之下，我都能答一個「是」字，而實際上却恨不能同他一樣的興奮傾心而談。這樣畸形的談了一兩小時，我始終不肯破戒，我的朋友就告別了。論「堅強的志願」與「毅力」我是凱旋勝利者，但是心坎裏却只覺得快快不樂。過了幾天，B 君途中來信，說我近來不同了，沒有以前的興奮，爽快，談吐也大不如前了，他說或者是上海的空氣太惡濁所致。到現任，我還是怨悔那夜不會吸煙。

又有一夜，我們在開會，這會按例星期一次。到時聚餐之後，有人讀論文，作爲討論，通常總是

一種吸煙大會。這回輪着 C 君讀論文。題目叫做宗教與革命，文中不少談諧語。記得 C 君說馮玉祥是進了北派，美以美會，蔣介石却進了南派。美以美會有人便說如此則吳佩孚不久定進西派。美以美會。在這種扯談之時，室內的煙氣一層一層的濃厚起來，正是暗香浮動奇思湧發之時。詩人且君坐在中間，斜躺椅上，正在學放煙圈，一圈一圈的往上放出，大概詩意也跟着「層一層上升，其態度之自若，若有不足爲外人道者。只有我一人不吸煙，覺得如獨居化外，被放三危。這時戒煙越看越無意義了。我恍然覺悟，我太昏迷了。我追想搜索當初何以立志戒煙的理由，總搜尋不出一條理由來。

此後，我的良心便時起不安。因爲我想，思想之貴在乎與會之神感，但不吸煙之魂靈將何以興感起來？有一下午，我去訪一位洋女士。女士坐在桌旁，一手吸煙，一手靠在膝上，身微向外，頗有神致。我覺得醒悟之時到了。她拿煙盒請我。我慢慢的，鎮靜的，從煙盒中取出一枝來，知道從此一舉，我又得道了。

我回來，即刻叫茶房去買一盒白錫包。在我書桌的右端有一焦跡，是我放煙的地方。因爲吸煙很少停止，所以我在旁刻一銘曰「惜陰池」。我本來打算大約要七八年，才能將這二英寸厚

的桌面燒透。而在立志戒煙之時，惋惜這「惜陰池」深只有半生丁米突而已。所以這回重復安放香煙時，心上非常快活。因為雖然尚有遠大的前途，却可以日日進行不懈。後來因搬屋，書房小，書桌只好賣出，「惜陰池」遂不見。此爲余生平第一恨事。

倫敦的乞丐

英國的風俗民情，在讀過英國文學的人，總有多少的認識，但是總不如親臨其境自己去體會出來。罵英國的英人也常可遇見，這種人在各國都可發見，其共同之特點，就是各以爲自己同胞是世界最壞的民族，所以生於美國便唾棄美國而崇拜英人；假如同這一人生於英國，也必唾棄英國而崇拜大陸了。所以他們雖然種族不同，其實都是人類中之另外一族，無以名之，暫時可謂之無名族人。但是這種對己國批評的態度，在相當範圍內，也是人之常情，一方面可以說是大方，比鯁鯁過慮，諱疾忌醫，或夜郎自大，盲目誇張者強一等，又一方面也是與「老笨人家的好」同一心理，不足深責。人有聰明，必有不滿足於現狀，不滿足於現狀，始有求進之心。英人也有許多有自知之明者，他們對於本國文物之弱點，英人脾氣之古怪，（此是一個絕好的小品文題目）

也不迴護，只是幽默的承認。大戰以後，維多利亞時代之遺風幾乎一掃而空，所以更多這類的批評。然而自外人看來，盛世之風度，却仍然保存。所謂盛世之風度，是言社會秩序之整齊，禮俗之文雅，規矩之嚴肅，人民之自信等。如英國人之禮貌，尊長者，重規矩，扶老攜幼，救弱濟貧，給夢想揖讓進退於三代盛世之韓退之看了，也可以滿意。像倫敦有名的巡警，扶老婦過街，或是地道車中一般人對婦人小子之溫存，司車者之雍容有禮，都能使人覺得是大國的風度，與僑滬英人之狂悖全然不同了。尤其可愛的就是倫敦的乞丐。我會對一英人表示佩服他們的風度，這位幽默自知的英人，反而詫異，問我有所見而云然。我說，比如英國女子健步的走法，獨立的精神，及在影戲院中陶情的笑聲是可愛的。倫敦告地狀的乞丐尤可表見英人自重自信自強的精神。

倫敦並無乞丐，因為這是法律所不許的。有老婦站在街旁賣自來火的，那便是乞丐。知者總是給點錢而不取自來火，或是給價特高，算爲捨施。這不是我所要講的，我所要講的，是那些不卑不亢的水門汀告地狀的朋友。原來討飯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令人矜憐，一種是使點本事。也可說一法是使你作嘔，一法是使你贊嘆。上海城隍廟的乞丐，將臃腫潰爛的大腿，排在九曲橋路人眼前，故意使你觸目，便是第一法。南京夫子廟，有大人立在十二歲女孩的肚子上，等着人家擲銅板，

也是同類。你看那女孩臉上肌肉之緊張，及其不敢喊苦之沉寂，就可以使你啓了慈悲之念。但是這用殘忍以引起慈悲，根本就矛盾。那女子大概不是他親生的，看來並不像慈悲菩薩之道場。也有吞劍者讓口沫流出等人擲銅子，這比較上乘，因爲一則到底有點本領，值得給錢，二則受苦的是他自己，不是小孩。總比較成個好漢。英國告地狀者却屬於另一種，他也是拿出本領，但不是求你矜憐，說些流離失所的話。他寫的是格言，尤其是奮勵人樂觀上進一類的格言。在於他的意思，使人走過讀這格言，覺得高興，如果你慨然解囊擲幾個銅板於他的帽子裏，總覺得有相當的所得，不是白賞給他的。這些格言，我記不清了，大概是關於花，太陽，健康是至寶，早鳥食得蟲，一類的話。也有的很聰明，能作時評，開英國政府之玩笑，或取笑國際聯盟，或揶揄經濟會議，隨時用粉筆在水門汀上寫給你看。我看見過一位文思實在快，一寫寫了好幾段，都很精彩。也會在 Charing Cross 看見一位尖酸客，他便滿地憤慨的話，我想和他同情的人也比較少。又一類是畫家。他們用的是彩色粉筆，畫山水村宅夕陽，大船等，工夫雖不高，也都不錯，合於俗人脾胃，如上海四馬路所賣的洋畫一樣，在各圖之旁，只寫一字 thanks（多謝），別無呻吟苦調。路人走過，在陰森濛晦的倫敦街上，看見這圖，想到野外春光的明媚，總算有種樂趣，即使給錢，也是有所得的。也有音樂

家三三人結成一隊，一吹 Corner（喇叭類樂器）一拉提琴，彈 Draga's Serenade 給你聽，這也是一種賣藝而已。所以他們不自認爲乞丐，他們的態度也是不卑不亢的。也有一位在 Greek street 附近跪在地上彈琴。他的琴是自製的，一塊木板，三條鋼絲，用一個煙盒撐起，但是彈起來倒也怪好聽。

從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出英人的自重的民性。

秋天的况味

秋天的黃昏，一人獨坐在沙法上抽煙，看煙頭白灰之下露出紅光，微微透露出暖氣，心頭的情緒便跟着那藍煙繚繞而上，一樣的輕鬆，一樣的自由。不轉眼繚煙變成縷縷的細絲，慢慢不見了，而那霎時，心上的情緒也跟着消沉於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講那時的情緒，而只講那時的情緒的况味。待要再劃一根洋火，再點起那已點過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積得太多，點不着，乃輕輕的一彈，煙灰靜悄悄的落在銅爐上，其靜寂如同我此時用毛筆寫在中紙上一樣，一點的聲息也沒有。於是再點起來，一口一口的吞雲吐霧，香氣撲鼻，宛如假紅倚翠溫香在抱情調。於是想到

烟，想到這烟一股溫煦的熱氣，想到室中繚繞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這時才憶起，向來詩文上秋的含義，並不是這樣的，使人聯想的是蕭殺，是淒涼，是秋扇，是紅葉，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確有另一意味，沒有春天的陽氣勃勃，也沒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於枯槁凋零。我所愛的是秋林古氣磅礴氣象。有人以老氣橫秋罵人，可見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時中，我於秋是有偏愛的，所以不妨說。秋是代表成熟，對於春天之明媚嬌豔，夏日之茂密濃深，都是過來人，不足爲奇了，所以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龍之慨，不單以葱翠爭榮了。這是我所謂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愛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時暄氣初消，月正圓，蟹正肥，桂花皎潔，也未陷入凜烈蕭瑟氣態，這是最值得賞樂的。那時的溫和，如我烟上的紅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溫香罷了。或如文人已排脫下筆驚人的格調，而漸趨純熟煉達，宏毅堅實，其文讀來有深長意味。這就是莊子所謂「正得秋而萬寶成」結實的意義。在人生上最享樂的就是這一類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爲佳。烟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遠勝於香烟，因其氣味較和。倘是燒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枝，看那紅光炙發，有無窮的意味。鴉片吾不知，然看見人在烟燈上燒，聽那微微啾啾的聲音，也覺得有一種詩意。大概凡是古老，純熟，熏黃，熟煉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樣的愉快。如一隻熏黑的陶鍋在

烘爐上用慢火燉豬肉時所發出的鍋中徐吟的聲調，是使我感到同觀人燒大烟一樣的興趣。或如一本用過二十年而尚未破爛的字典，或是一張用了半世的書桌，或如看見街上一塊靈黑了老氣橫秋的招牌，或是看見書法大家蒼勁雄深的筆跡，都令人有相同的快樂，人生世上如歲月之有四時，必須要經過這純熟時期，如女人發育健全遭遇安順的，亦必有一時徐娘半老的風韻，爲二八佳人所絕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鄧肯的佳句：「世人只會吟咏春天與戀愛，真無道理。須知秋天的景色，更華麗，更恢奇，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驚奇，都麗。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徧狹，使她們錯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若鄧肯者，可謂識趣之人。

大暑養生

出汗爲人權之一，人不出汗，有傷天賦。近見人吃冰淇淋，大違養生，憤而書此，以告世人。上古之世，遊牧時代，人以角逐勝，耳目諸官，作用亦極靈敏，美洲印第安人，便是好例。文明愈進，人事愈繁，由遊牧轉入耕墾，又由耕墾轉入工商。由是所謂人類也者，居湫屋，飲溝水，叩頭鞠躬，以終天年，而前之馳騁牧馬，改爲步行，又由步行，改爲清閒之散步。由是而在某種階級，如讀書人，掌櫃，司閹

等幾有全年不出汗者，去自然生活甚遠，而失天賦人權矣。然海禁未開，飲冰室文集未風行之時，暑天人皆飲茶出汗，以爲調劑。蓋汗爲人身之生理作用，所以保體溫之均衡，茶飲汗出，溫度自低，精神煥發，人身大快。且汗之多寡，與人身之溫度過剩，適成比例，毫釐不爽，亦可見造物之妙。飲冰則使體溫驟低，自然反應，腹中反熱，既熱之後，又欲使之再涼，則再飲冰，長期如此，吾胃苦矣。夏天宜以熱水洗臉，不宜冷水，亦同此理。此非黃媽之論也，乃洋人之論也，見最近字林西報，大陸報，及工部局衛生處談話。然吾何以憤憤在上海中國銀行公會飲不到中國茶也。憤在杭州西冷飯店飲不到龍井香片也。問之侍者，保羅曰，僅有錫蘭島茶也。威廉亦曰，僅有錫蘭茶也。嗚呼，我生爲中國人，在中國銀行公會飲不到中國茶，而必飲最劣之印度茶，而猶曰提倡國貨，豈不殆哉！吾與美入亞諾（Julian Arnold）談其事而憤慨，亞諾君比我更憤慨曰，難懂中國人。我乃幽默對曰，此所以爲中國也。亞諾君告我，在中國國有之頭等火車，欲飲到中國茶，似甚困難。（近日似已改良）亞諾君又告我曰，李頓博士蒞滬之際，滬上名流招待之於滬西某中國富翁宅，李頓飲得錫蘭茶，乃叩問主人，可否一試有名之中國茶，主人無以應。李頓慨然。其未列入國聯調查團之報告，幸也。國貨云乎哉！國貨云乎哉！

增訂伊索寓言

兩月前旁聽華東各大學英語演說比賽，竟發見有大學生某君，引伊索寓言爲材料，可見此書入人之深，而大學生腦裏盤桓者，仍是這些東西。乃思以後編大學教材，當以寓言體爲主，以便貫輸，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這且不提，只說我小時讀伊索「龜與兔賽跑」被龜跑贏的故事，極爲兔抱不平。且深恨龜。爲此畜志日久，要修訂此書，以供一班與兔、駿馬等同情；而不與龜、蝸牛等同情者之玩讀。此爲光緒末年間事也。光陰荏苒，人事牽延，至今尙未着筆，然以時間計，其中滲淡經營之年數，亦不比「追隨總理二十五年」者遜色也。現在中山先生之墓木已拱，而吾書猶未成，慚愧惶恐，內咎不安，乃乘「十日談」出刊之便，書數則，以了夙願。

一 龜與兔賽跑

有一天，龜與兔相遇於草場上，龜在誇大他的恆心，說兔不能吃苦，只管跳躍尋樂，長此以往，將來必無好結果。兔子笑而不辯。

「多辯無益，」兔子說。「我們來賽跑，好不好？就請狐大哥爲評判員。」

「好，」龜不自量的說。

於是龜動身了，四隻脚做八隻脚跑了一刻鐘，只有三丈餘。於是兔子不耐煩，而有點懊悔了。「這樣跑法，可不要跑到黃昏嗎？我一天寶貴的光陰，都犧牲了。」

於是兔子，利用這些光陰，去吃野草，隨興所之，極其快樂。

龜却在說：「我會吃苦，我有恆心，總會跑到。」

到了午後，龜已精疲力竭了，走到蔭涼之地，很想打盹一下，養養精神，但是一想晝寢是不道德，又奮勉前進。龜背既重，龜頭又小，五尺以外的平地，便看不見。他有點眼花撩亂了。

這時兔子，因為能隨興所之，越跑越有趣，越有越越精神，已經趕到離路半里許的河邊樹下。看見風景清幽，也就順便打盹。醒後精神百倍，却把賽跑之事完全丟在腦後。在這正愁無事可做之時，看見前邊一隻松鼠跑過，認為怪物，一定要去追上他，看看他尾巴到底有多大，可以回來告訴他的母親。

於是他便開步追，松鼠見他追，也便開步跑，奔來跑去，忽然松鼠跑上一顆大樹。兔子正在樹下翹首高望之時，忽然聽見背後有聲叫道：「兔弟弟，你奪得錦標了！」

兔回頭一看，原來評判員狐大哥，而那顆樹，也就是他們賽跑的終點。那隻龜呢？因為他想吃苦，還在半里外匍匐而行。

(一) 凡事須求性情所近，始有或就。

(二) 世上愚人，類皆有恆心。

(三) 做龜的不應同人賽跑。

二 太陽與風

有一天，太陽與風在爭辯，誰的力氣大。狡詐的太陽看見地上有行人走路，知道叫人出汗解衣，是他的拿手好戲。於是他對風說：

「我們比一比吧！誰能叫那位行人脫下衣服，便算誰的力氣大。」忠厚的風上當了。他答應。風先鼓起他的力氣，盡力的吹，可是只有吹掉那行人的帽子。聰明沉重的太陽在旁像老滑巨奸格格的笑。他說：「讓我來，我多麼王道。我不聲不響的能叫那人馬上赤膊給你。」太陽勝利了。

這是天上的方面。

在行人的方面，只覺得天時乍暖乍寒，有點反常，那裏知道是在上者使槍法，累及下民遭殃。在他解衣之時，他對自己說道：

「那兇橫的風，我倒有辦法。只是那太陽，不聲不響，看來似乎非常仁厚王道，一晒晒得我熱昏，叫我在此地出汗受罪。風啊，來給我吹一吹吧！」

且說天上，忠厚的風無端受太陽奚落一場，心殊不樂。忽然慧心一啓，哈哈大笑的對太陽說：「老猾巨奸，你也別使槍花了。我們再比一下，看誰有本事，叫那行人再穿上衣服。」

太陽爲要做紳士，雖然明知必敗，只好表示主張公道而答應了。

這回太陽越晒，那人越不肯穿衣服。等到風一吹，那人才感覺涼快，謝天謝地，再穿起衣服來了。

這回是太陽失敗了。

行人因爲天時反常，冷熱不調，傷肺膜炎，一命嗚呼哀哉。但是天上的太陽與風，各人一勝一敗，遂復和好如初，盟誓曰：「舊賬一筆勾銷！」

(一) 非才之難，善用其才之爲難。

(二)不聲不響的人都可怕。

(三)天上使槍花，下民空吁嗟，舊賬勾銷後，小民眼巴巴。

三 大魚與小魚

某池中，生魚甚多。大魚優遊其中，隨便張開嘴，便有十幾條小魚順水游入口中，大魚吃來毫不費力。

一天，一條小魚，看了心上如同火燒，隻目凸出，向大魚說：

「這太不平等！你大魚爲什麼吃小魚？」

大魚很和氣的說：「那麼請你吃吃我看，如何？」

小魚張開嘴，來咬大魚的肚下，咬了一片鱗，幾乎鯁死，於是不想再咬下去。大魚乃一句話不說，揚翅而去。

世。上。本。沒。有。平。等。

四 冬天的豪豬

叔本華有一段寓言很好，如下：

有一冬天之夜，天降大雪，林中的豪豬冰凍不堪。後來大家尋到一間破屋，一齊進去。

起初，大家覺得寒冷，所以圍做一團，大家分煖。只因豪豬隻隻身上都是刺，一碰之後，不得不大家分開。分開之後，又覺得寒顫，又想圍聚分煖。如此分後再合，合後再分，往返數次才找到一種適當的距離，既不刺，又可稍微分煖，就此相安無事，一夜過去。

叔本華的意思是說，這就是人類的社會。

臉與法治

中國人的臉，不但可以洗，可以刮，並且可以丟，可以賞，可以爭，可以留，有時好像爭臉是人生

的第一要義，甚至傾家蕩產而爲之，也不爲過。在好的方面講，這就是中國人之平等主義，無論何人總須替對方留一點臉面，莫爲己甚。這雖然有幾分知道天道還好，帶點聰明的用意，倒底是一種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臉太不平等，或有或無，有臉者固然快樂榮耀，可以超脫法律，特蒙優待。而無臉者則未免要處處感覺政府之威信與法律之尊嚴。所以據我們觀察，中國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丟臉。臉一丟，法治自會實現，中國自會富強。譬如坐汽車，按照市章，

常人只許開到三十五哩速度，部長貴人便須開到五六十哩，才算有臉。萬一軋死人，巡警走上來，貴人腰包掏出一張名片，優遊而去，這時的臉便更漲大。倘若巡警不識好歹，硬不放走，貴人開口一罵，「不識你的老子，」喝叫車夫開行，於是臉更漲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動手把車夫扣留，貴人憤憤回去，電話一打把警察局長，半小時內車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職，局長親來詣府道歉，這時貴人的臉，真大的不可形容了。

不過我有時覺得與有臉的人同車同舟同飛艇，頗有危險，不如與無臉的人同車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臉太大，不聽船中買辦吩咐，一定要享在滿載琉璃之廂房抽烟之榮耀。買辦怕丘八問他，識得不識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將臉賞給丘八。後來結果，這隻長江輪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臉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爛之屍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長坐飛機，也是臉面太大，硬要載運鎊量過重之行李。機師「礙」於市長之「臉面」也賞給他。由是飛機開行，不大肯平穩而上。市長又要給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臉，叫飛機在空中旋轉幾週，再行進京。不幸飛機一歪一斜，一顛一播，碰着船桅而跌下。聽說市長結果保全一副臉，却失了一條腿。我想凡我國以爲臉面足爲乘飛機行李過重的抵保的同胞，都應該斷腿失足而認爲上天特別賞臉的徵倖。

其實與有臉的貴人同國，也一樣如與他們同車同舟的危險，時覺有傾覆或沉沒之虞。我國人得臉的方法很多。在不許吐痰之車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軍軍艦運鴉片。被禁烟局長請大烟，都有相當的榮耀。但是這種倒底不是有益社會的東西，簡直可以不要。我國平民本來就沒有什麼臉可講，還是請貴人自動丟丟罷，以促法治之實現，而躋國家於太平。

論躺在床上

看起來我是天命注定要做一個市場哲學家的，可是我沒有辦法。一般地說來，哲學似乎是那種把簡單的東西弄得難懂的學問，可是我能想像得到一種使困難的東西簡單化的學問。「唯物主義」、「人文主義」、「超絕主義」、「多元論」及其他的一切「主義」雖然都有很冗長的理論，可是我想這些哲學體系並不比我自己的哲學更深刻。歸根結底的說來，生活不外是吃飯，睡覺，和朋友們相會，作別，團聚和送別會，淚和笑，兩星期剪一次頭髮，在一盆花上澆水，看鄰人由屋頂上跌下去；用一種學術上的隱語，把我們關於這些人生簡單現象的觀念加以裝飾，乃是大學教授掩飾極端空虛的思想或極端含糊的思想的一個詭計。因此，哲學變成一種使我

們越來越不瞭解自己的學術。哲學家所完成的功績就是：他們講得越多，我們越覺糊塗。

人們很少知道躺在床上的藝術的重要，這是很奇怪的；據我看來，世界上最重要的發現，無論在科學方面或哲學方面，十分之九是科學家或哲學家，在上午兩點鐘或五點鐘盤身躺在床上時所得到的。

有些人白天躺在床上，有些人夜間躺在床上。講到「lying」這個字，不外兩種意義，（按英文「lying」一字同時有「躺」和「撒謊」兩種意義——譯者註）一為身體上的，一為道德上的，因為這兩種動作恰巧是符合一致的。我相信躺在床上是人生一種最大的樂趣；我覺得那些像我這樣相信的人是誠實者，而那些不相信躺在床上的人是撒謊者，他們事實上在白天是大撒其謊的，在外表方面如此，在道德方面亦莫不如此。那些在白天撒謊的人是道德促進家，幼稚園教師，和伊索寓言的讀者，而那些和我坦白承認一個人應該有意培養躺在床上的藝術的人，都是誠實者，他們寧願讀阿麗思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這一類不含教訓的書。

身體上和精神上躺在床上之意義是甚麼呢？由身體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們摒棄外物，退

居房中，而取最合於休息，甯靜和沉思的姿勢。躺在床上有一種適當而奢逸的方法。最偉大的人生藝術家孔子是「寢不尸」的，（註一）是盤身而臥的。我相信人生一種最大的樂趣是捲起腿臥在床上。爲達到最高度的審美樂趣和智力水準起見，手臂的位置也須講究。我相信最佳的姿勢不是全身躺在在床上，而是用軟綿綿的大枕頭墊高，使身體與床舖成三十角度，而把一手或兩手放在頭後。在這種姿勢之下，詩人寫得出不朽的詩歌，哲學家可以想出驚天動地的思想，科學家可以完成劃時代的發現。

人們很少知道寂靜和沉思的價值，這是可怪的。在你經過了一天勞苦工作之後，在你和許多人見面，和許多人談話之後，在你的朋友們向你說無意義的笑話之後，在你的哥哥姐姐想規勸你的行爲，使你可以上天堂之後，在這一切使你鬱然不快之後，躺在床上的藝術不但可以給你身體上的休息，而且可以給你完全的舒暢。我承認躺在床上有這一些功效；可是其功效尙不止此。躺在床上的藝術如果有着適當的培養，應該有清淨心靈的功效。許多商業中人每以事業繁忙自豪，一天到晚東奔西跑，席不暇暖，案上三架電話機撥個不停。殊不知他們若肯每天上午

一點鐘或七點鐘醒在床上靜躺一小時，牟利一定可以加倍。就使躺到上午八點鐘纔起來，那又何妨？如果他放了一盒上等香烟在床邊的小桌上，費了充足的時間離床起身，在刷牙之前把當天的一切問題全都解決完畢，那就更好了。在床上，當他穿了睡衣，舒服地伸直着腰或盤身而臥着，不受那可惡的羊毛內衣，或討厭的腰帶或吊帶，令人窒息的衣領，和笨重的皮鞋所束縛時，當他的脚趾自由開放了，恢復它們白天失掉了的自由時，在這個時候，有真正商業頭腦的人便能夠思想了，因為一個人只有在脚趾自由的時候，頭腦纔能夠獲得自由，只有在頭腦自由的時候，纔能夠有真正的思想。這樣，他在那種舒服的位置之中，可以追思昨天作事之成績及錯誤，同時揀定今日工作之要點。他與其準時在上午九點鐘或八點三刻到辦公處，像奴隸管理人那樣地監督他的下屬人員，而「無事忙」起來，還不如胸有成竹地到上午十點鐘纔上辦公處。

至於思想家，發明家，和理想家，在床上靜躺一點鐘的效力尤其宏大。文人以這種姿勢來想他的文章或小說的材料，比他一天到晚坐在書檯邊所得的更多。因為他在床上不受電話，善意的訪客，和日常的瑣事所打擾，可以由一片玻璃或一幅珠簾看見人生，現實的世界罩着一個詩的幻想的光輪，透露着一種魔術般的美。在床上，他所看見的不是人生的皮毛，人生變成一幅

更現實的圖畫，像倪雲林或米芾的偉大繪畫一樣。

所以如此者，是因爲當我們躺在床上的時，一切肌肉在休息狀態中，血脈呼吸也歸平穩了，五官神經也靜止了，由了這身體上的靜寂，使心靈更能聚精會神，不爲外物所擾，所以無論是想，是感官，都比日間格外靈敏。一切美妙的音樂，都應該取躺臥的姿勢，閉着眼睛去詳細領略。李笠翁早已在「論柳」一篇裏說過，聞鳥宜於清晨靜臥之時。假如我們能利用清晨，細聽天中樂，福分真不小啊！事實上，多數的城市都洋溢著鳥兒的音樂，雖則我相信有許多居民沒有感覺到。例如，這是我一天早晨在上海所聽到的聲音：

今天早晨，我五點就醒，躺在床上聽見最可喜的空中音樂。起初是聽見各工廠的汽笛而醒，笛聲高低大小長短不一。過一會兒，是遠處傳來愚園路上的馬蹄聲，大約是外國騎兵早操經過。在晨光熹微的靜寂中，聽馬蹄滴篤，比聽布刺謨茲（J. Brahms——十九世紀德國製曲家）的交響曲還有味道。再過一會，便有三五聲的鳥唱。可惜我對於鳥聲向來不曾研究，不辨其爲何聲，但仍不失聞鳥之樂。

自然鳥聲以外，還有別種聲音。五點半就有鄰家西崽叩後門聲，大概是一夜眠花宿柳

回來。隔弄有清道夫竹箒掃弄沙沙的聲音。忽然間，天中兩聲「工——當」飛雁的聲音由空中傳過。六時二十五分，遠地有滬杭甬火車到西站的機器隆隆的聲音，加上一兩聲的鳴笛。隔壁小孩房中也有聲響了。這時各家由夜鄉中相繼回來，夜的靜寂慢慢消逝，日間外頭各種人類動作的混合聲慢慢增高，慢慢宏亮起來。接下傭人也起來了。有開窗聲，鈎鈎聲，一兩咳嗽聲，輕微脚步聲，端放杯盤聲。忽然間，隔房小孩叫「媽媽！」

這就是我那天早晨在上海所聽到的大自然音樂。

在那年整個春天之中，我最享樂的，就是聽見一種鳥聲，與我幼時在南方山上所聽相似，土名為 Kachni，大概就是鳩鳥。他的唱調有四音——do, mi, re-ti，頭二音合一拍，第三音長二拍半，而在半拍之中轉入一簡短的低階的 re（第四音）——第四音簡短停頓的最妙。這樣連環四音續唱，就成一極美的音調，又是宿在高樹上，在空中傳一絕響，尤為動人。最妙者，是近地一鳩叫三五聲，百步外樹杪就傳來另一鳩鳥的應聲，這自然是雌雄的唱和，為一切聲音的原始。這樣唱和了一會，那邊不和了，這邊心裏就着急，調子就變了，拍節加快，而將尾音省去，只成 do, mi, re 三音，到了最後無聊，纔歸靜止，過一會再來。這鳩鳥的清唱，在各種鳥聲中最美而留給我

最深的印象。此外鳥聲尚多；我除了用音樂的樂譜之外，不曉得怎樣描寫這些歌聲，可是我知道這些歌聲之中有鵲鳥，黃鸝和啄木的歌聲，以及鴿子的鴿鳴聲。雀聲來得較遲，就是因為醒得較遲，其理由不外我們的偉大美食家兼詩人李笠翁所指出的。別的鳥最怕人，我們這最可惡的人類一醒，不是槍彈，就是擲石，一天不得清靜，所以連唱都不能從容了之，盡其能事了。故日間吟唱，其唱不佳。爲此只好早點起來清唱。唯有雀，既不怕人，也就無妨從容多眠一會兒。

論坐在椅上

我要寫寫坐在椅上的哲學，因為我是以閒適聞名的。在我的朋友和所認識的人當中，閒適者爲數不少，可是不知如何，我却以閒適聞名，至少在中國文壇上是這樣的。我要說，我在這個現代世界裏並不是唯一的閒適者，我的聲譽是太過誇大了。原因是這樣的。我創辦了一種雜誌，叫做論語半月刊，在這雜誌裏，我始終在排斥香烟之害一類言論之無稽。我們的雜誌雖然沒有香烟廣告，可是我還時常撰寫讚頌香烟的文章去發表。因此，便有一種傳說，說我一天到晚沒有事情做，只是很閒散地坐在沙發上吸雪茄；我雖然宣稱說，我是中國一個工作最勞苦的人，可是這

個傳說已經流行起來，人家常常拿這一點來證明我是屬於可惡的有閒知識階級。過了兩年，我創辦了另一個雜誌，專登小品文字，情形便越發嚴重了。幾十年前的中國學校，強迫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寫「救國論」和「論堅忍之美德」的文章；這種作文教授法結果產生了中國報紙評論那種因循的，虛偽的，和莊嚴的筆調；我因為討厭這種東西，所以想提倡一種親切的筆調，使中國散文由儒家平淡無味的格調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可是，我恰巧把「familiar style」一詞譯爲「閒適的筆調」。這便引起共產主義作家的攻擊，於是我被人家認爲是中國有閒作家中最有閒的一個，因此「際茲國難時期」是最不可饒恕的。

我承認我在朋友們的客廳裏閒散過，可是別人也是如此。安樂椅不給人家閒坐，還有甚麼用處呢？如果二十世紀的紳士和淑女應該一天到晚露着非常莊嚴的樣子筆直地坐着，那麼，現代的客廳便不應該有安樂椅，我們都應該坐在堅硬的紅木椅子上，多數的女人坐起來兩足離地一尺。

換一句話說，椅上閒坐是有一種哲學的。「莊嚴」這個名詞可以說明古人和現代人坐的姿勢之不同。古人坐的目的是要有莊嚴的外表，而現代人坐的目的則是要舒適。兩者之間是有

一種理論上的衝突的，因為據五十年前的舊觀念，舒適乃是一種罪惡，而過着舒適的生活是不體面的。赫斯黎（Aldous Huxley）在他的「論舒適」的文章裏，曾把這點解釋得十分清楚。赫斯黎描寫着過去的封建社會，他說在這種社會制度的支配之下，安樂椅一直到現代纔有興起的可能；這種封建社會和三十年以前的中國社會制度是完全一樣的。今日鈞朋友的人一定敢把雙腿擱在他的朋友的書檯上，我們不視這種舉動為不尊敬的表示，而視之為親厚不拘禮的表示，雖則在老輩的跟前這樣做，可就有不同的說法了。

道德與建築及戶內裝飾，其間的關係是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密切的。赫斯黎說，西洋女人不常洗浴，因為她們怕看見她們自己赤裸的身體，這種道德觀念使現代的白磁浴盆延遲了幾百年纔興盛起來。當我們知道人們在甚麼一種儒家的霧圍氣中走動時，我們纔能夠瞭解中國舊式傢具在設計上為甚麼那麼不注意人類的舒適。中國的紅木傢具是要給人們挺直地坐着的，因為這是社會所認可的唯一姿態。甚至中國的皇帝也得坐在那個不舒服的寶座上，那個座位要我坐上五分鐘我都不情願；在這一方面，英國的皇帝也是一樣地有苦難說。克麗奧巴脫到處總是斜倚在一個長榻上，給隨從的人抬着走，因為她顯然不會聽見孔子的名字。孔子有一

次看見他的弟子原壤坐的姿勢不對，便「以杖叩其脛」；如果孔子看見克麗奧巴脫這樣做，一定也會這樣教訓她。在我們生活着的儒家社會中，紳士和淑女都須筆直地坐着，至少在正式的時候是必須這樣的，如果一個人舉起一條腿來，人家便馬上認為他是下流的，缺乏教養的事實上，一個人爲表示特殊的尊敬起見，比方在晉謁上級官吏的時候，必須小心謹慎地以斜角的姿勢坐在椅子的邊緣，這就是尊敬和最高的教養的標幟。儒家的傳統和中國建築的不舒適，兩者之間也是有很密切的聯繫的，可是我們現在不討論這一點了。

自從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的早期浪漫主義運動勃興以來，這種古典的禮儀傳統已經崩潰了，舒適再也不是一種罪惡了。在另一方面，一種更真實的人生態度已經代替了那種舊傳統，這是因爲浪漫主義的影響，同時也是由於一般人對於人類心理有了更深刻的瞭解。現代的人類已經不再視戲劇的娛樂爲不道德的行爲，也不視莎士比亞爲「野蠻人」；這種態度的改變也促成了女子游泳衣，清潔的浴盆，和舒適的安樂椅與長椅的進化，同時使一種更真實更親切的生活方式和寫作風格產生了出來。由這種意義講起來，我在沙發上閒散的習慣，和我在中國現代雜誌上提倡一種較親切，自由與平易的筆調，其間確有一種真正的聯繫。

如果我們承認舒適不是一種罪惡，那麼，我們也必須承認：一個人在朋友客廳裏的沙發椅上坐得越舒服，他對主人所表示的尊敬越大。一個人作客時能夠安閒自在，像在自己家裏那樣不拘束，終究是在幫助主人或女主人，使他或她的款待賓客的困難工作可以得到圓滿的結果。世間真不知有多少女主人爲了恐怕賓客在晚宴席上太過客氣，不能安閒自在，因而感到惶恐不安啊。我作客時往往把一條腿攔在茶几上或隨便甚麼最近我的東西之上，以幫助主人或女主人，這樣使大家都不客氣起來了。

我已經發見一個公式，以製造比較舒適的傢具。這個公式可以用很簡單的話來說明：椅子越低越舒服。許多人坐在朋友家裏某一隻椅上，不明白爲甚麼坐起來那麼舒服。我在發見這個公式以前，常常覺得那些研究屋中裝飾的人，對於椅子的高度、闊度、和斜角度間的比例，也許有一個數學的公式。使坐者得到最大的舒適。自從我自己發見這個公式之後，我覺得這種公式是非常簡單的。把中國的紅木傢具的腳鋸掉幾吋，坐起來馬上覺得舒服得多；如果你再把它鋸掉幾吋，坐起來便更加舒服了。關於這一點，合理的結論當然是一個人直躺在床上時是最舒適的。問題竟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也許可以由這個根本的原則得到一個新見解，就是：當我們坐在一隻太高而不能翹短的椅子上時，我們祇須在跟前找一些可以擱置我們的雙腿的東西，因而在理論上減少我們臀部 and 足部間的高度的差異。我平常總是把我書檯上的一個抽屜拉出來，以爲擱腳之用。關於這一方面，大家儘可以用常識去隨機應變。

爲更正人家對我的誤會（以爲我一天到晚都在過着閒散的生活）起見，我必須趕快聲明說：我能夠在書檯邊或打字機前一連坐上三個鐘頭。我要說明鬆弛我們的肌肉不一定是甚麼罪惡，可是並不是說我們應該一天到晚讓我們的肌肉鬆弛着，也不是說這是最合衛生的姿勢，應該一天到晚這樣做。我的意思絕對不是這樣。人類的生活終究是在工作與遊戲，緊張與鬆弛的循環中進展着的。男人的腦力和工作能力是跟女人的身體一樣，每月發生一次變化的。威廉詹姆士說，當腳踏車的鏈子弄得太緊的時候，腳踏車用起來是不能非常輕快的，人類的心智亦然。一切終究是習慣的問題。人類的身體有適應環境的無限能力。日本人有盤腿坐在地板上的習慣，我想他們如果坐在椅上，腿部也許有抽筋之虞。我們在辦公室裏筆直坐在椅子上工作，一天工作完畢時則躺在沙發上休息：我們只有這樣纔能夠達到生活的最高智慧之境。

讓我對女人們說一句話：如果你們看見跟前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攔足，你們儘可以把雙腿在沙發上盤曲起來。你們在這種姿勢之中是最動人的。

論談話

「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這是一個中國學者和他的朋友談話之後所說的話。這確是一句真話：「一夕談」現已成爲流行的詞語，表示一個人曾經和朋友暢談一晚，或將來要和朋友暢談一晚。中國有兩三本書叫做「一夕談」或「山中一夕談」和英國的「週末雜文集」(Weekend omnibus)相同。這種和朋友夜談的無上快樂自然是很難得的，因爲李笠翁曾經說過，智者多數不知如何說話，說話者多數不是智者。因此，在山上的廟宇裏發見一個真正瞭解人生，同時懂得談話的藝術的人，一定是人生一種最大的快樂，像天文學家發見一顆新行星，或植物學家發見一種新植物一樣。

人們今日在歎惜爐邊或木桶上的談話藝術已經失掉了，因爲目前商業生活的速度太高了。我相信這種速度頗有關係，可是我同時也相信把家庭變成一個沒有壁爐的公寓，便無異

在開始破壞談話的藝術，此外，汽車的影響更把這種藝術破壞無遺。那種速度是完全不對的，因為談話只有在一個浸染着悠閒的精神的社會中纔能存在；這種悠閒的精神是包含着安逸，幽默，和語氣深淺程度的體味的。因為說話和談話之間確有差異之處。在中國語言中，說話和談話是不同的，談話指一種較多言較閒逸的會談，同時所說的題目也比較瑣碎，比較和生意經無關。商人函件和名士尺牘之間也可以看出同樣的差別。我們可以和任何人談論生意經，可是真正可以和我們作一夕談的人却非常之少。因此，當我們找到一個真正可以談話的人，其快樂是和閱讀一個有風趣的作家的著作相同（如果不是更大的話），而且此外還有聽見對方的聲音，看見對方的姿態的快感。當我們和老友欣然重聚的時候，或和同伴在夜車的吸煙室或異地的客棧裏暢敘往事的時候，我們有時可以找到這種快樂。大家談到鬼怪和狐精，雜着一些關於獨裁者和賣國賊的有趣的軼事和激昂的評論，有時在不知不覺之中，一個有智慧的觀察者和健談者提起了某國所發生的事情，預言一個政權的傾覆或改變。這種談話使我們一生念念不忘。

談話當然以夜間為最好，白天總覺得乏味。說話的地方在我看來是毫不重要的。我們無論是在一間十八世紀法國女士的沙龍中，或於午後坐在田園中的木桶上，都可以暢談文學和哲

學。或是在風雨之夕，我們在江舟上旅行，對岸船上的燈光反射於水上，舟子對我們敘述慈禧幼時的軼事。老實說，談話的妙處乃是在環境次不同，時地人物次不同。關於這種談話，我們有時記得是在月明風清，庭桂芬馥的夜晚，有時記得是在風雨晦冥，爐火融融的時候，有時記得是坐在亭上，眺望江舟順流下駛，也許看見一舟在急流之中傾覆了，有時又記得是午夜以後坐在車站的候車室裏。這些景象和那幾次的談話聯繫起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永不磨滅。房中也許有二三人，或五六人；或那夜老陳有點醉意，或那次老金有點傷風，鼻音特重，這使那晚的談話更有風趣。人生一月不常圓，花不常好，好友不常逢，「我們享享這種清福，我想必非神明所忌。」

大概談話佳者都和美妙的小品文一樣。無論在格調方面或內容方面，談話都和小品文一樣。狐精，蒼蠅，英人古怪的脾氣，東西文化之不同，塞因河畔的書攤，風流的小裁縫，我們的統治者，政治家和將軍的軼事，佛手的保藏法——這些都是談話的適當題目。談話和小品文最雷同之點是在其格調之閒適。無論題目是多麼嚴重，多麼重要，牽涉到祖國的慘變或動亂，或文明在瘋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毀滅，使人類失掉了自由，尊嚴，和甚至於幸福的目標，或甚至於牽涉到真理和正義的重要問題，這種觀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種不經意的，悠閒的，親切的態度表示出來。

因爲在文化中，我們無論多麼憤慨，對於剝奪我們自由的強盜無論多麼恨惡，我們也只能以唇邊的微笑來表示我們的情感，或由筆端來傳達我們的情感。我們真有慷慨激昂，情感洋溢的議論，也只讓幾個好友聽見而已。因此，真正談話的必要條件是我們能夠在一個房間裏悠閒而親切的空氣中表示我們的意見，身邊只有幾個好友，沒有礙目之人。

我們拿一篇美妙的小品文和政治家的言論來對比，便可以看出這種真正的談話和其他交換意見的客套商議之差別。政治家的言論裏雖則表現了許多更崇高的情感，民主主義的情感，服務的慾望，對於窮者福利的關懷，對國家的忠誠，崇高的理想，和平的愛好，及國際永久友誼的保證，同時又完全沒有提到貪求名利權勢的事情；然而，那種言論有一種氣息，使人敬而遠之，像一個衣服穿得過多或脂粉塗得過厚的女人。在另一方面，當我們聽到一番真正的談話或讀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時，我們却如看見一個衣飾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干洗衣，頭髮微亂，一鈕不扣，但反覺得可親可愛。這就是西洋女子褻衣 (negligee) 所著重的那種親切的吸引力和「講究的隨便」 (studied negligence) 一切美妙的談話和美妙的小品必須含着一部分這種親切的吸引力。

所以，談話的適當格調就是親切和漫不經心的格調，在這種談話中，參加者已經失掉他們的自覺，完全忘掉他們穿甚麼衣服，怎樣說話，怎樣打噴嚏，把雙手放在甚麼地方，同時也不注意談話的趨向如何。談話應是遇見知己，開暢胸懷，有一人兩脚高置桌上，一人坐在窗檻上，又一人則坐在地板上，由沙發上拿一個墊子做坐墊，使三分之一的沙發空着。因為只有當你的手足鬆弛着，身體的位置很舒服的時候，你的心靈纔能夠輕鬆閒適。到這個時候：

對面只有知心友，

兩旁俱無礙目人。

這是談話的絕對必要條件。話既無所不說，結果愈談愈遠，毫無次序，毫無收束，盡歡而散。

悠閒與談話之間的聯繫是這樣的，談話與散文的勃興之間的聯繫也是這樣的，所以我相信一國最精鍊的散文是在談話成爲高尚藝術的時候，纔產生出來的。在中國和希臘的散文的發展上，這一點最爲明顯。在孔子以後的年代裏，中國人的思想很有活力，結果產生了所謂「九流」，這是由於當時已經有一種文化背景，在社會上有一派以談話爲業務的學者。爲證明我的理論起見，我們可以舉出五個富有的貴族，他們均以慷慨，俠義，好客著稱。他們都有幾千的食客，

例如齊國之孟嘗君有食客三千人，穿着「珠履」住在他的家裏吃飯。在這些家裏，我們可以料想得到談話是多麼嘈雜熱鬧的。我們由列子、淮南子、戰國策和呂覽這些書裏，可以曉得當時學者的談話內容。後者一書據說是呂不韋的賓客所寫，而以呂氏的名字出版的，（和十六十七世紀英國作家的「保護者」（patrons）一樣）這部書裏已經有着一一些關於豐富的生活的觀念，認為一個人最好可以過着豐富的生活，否則還不如不生活之為愈。除此之外，社會上產生了一派聰明的巧辯家或專門的說客，他們受着各交戰國的聘請，做外交官到外國去遊說，使危機不至發生，勸敵軍撤退，使危城得以解圍，或締結同盟條約。這些職業的巧辯家往往以他們的機智，聰明的譬喻，和勸說的能力著稱。這些巧辯家的談話或聰明的辯論都記載在戰國策一書裏。這種自由而談諧的談論的空氣產生了一些最偉大的哲學家：楊朱，以其玩世主義著稱；韓非子，以其現實主義（和義大利十五世紀的大政論家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理論頗為相同，不過比較溫和）著稱；大外交家晏子，以其機智著稱。

紀元前三世紀末葉的文化社會情形，大概由「李園納嬭」一段，稍稍可以看出；李園將其女弟介紹給楚相春申君，又由春申君介紹於楚王，大得楚王的愛寵。後來楚國之被秦始皇所滅

亡，與此事頗有關係。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无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春申君，徑得見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託言？」李環曰：「卽元不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鼓琴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

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馳人呼女環，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

這種有教養的女子和有閒的學者的社會背景，結果造成了中國散文第一次的重要發展。有女子能談話，能鼓琴，能讀書的，確是男女交際談話的風度。這無疑地有點貴族氣，因為楚相

申君是不易見到的，然而有女子能鼓琴讀書通一經，却非見不可。這便是中國古代巧辯家和哲學家所過着的有閒生活。這些古代中國哲學家的書籍不外是這些哲學家閒談的結果。

有閒的社會，纔會產生談話的藝術，這是很明顯的；談話的藝術產生，纔有好的小品文，這也是一樣明顯的。大概談話的藝術與小品文，在人類歷史上都比較晚出，這是因為人類之心靈必須有相當的技巧，而這種技巧只有在有閒的生活裏纔能夠產生。我知道今日享受有閒的生活或屬於可惡的有閒階級，在共產黨看來已經是反革命的行為，可是我相信真正的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夠有閒，或有閒能夠普遍。所以有閒並不是罪惡，善用其閒，人類文化乃可發達，談話乃其一端。商人終日孳孳爲利，晚膳之後，熱睡如牛，是不會有益文化的。

「閒」有時是迫出來，而不是自己去求的。有許多文學佳作是在監牢中產生出來的。當我們看見一個很有希望的文學天才，耗費精力於無益的社交集會或當前政治論文的撰作時，最好的辦法是把他關在監牢裏。須知文王的周易和司馬遷的傑作史記，都是在監牢裏寫出來的。有時文人落第不得志，乃寄幽憤於文章，產生了偉大的文學作品或藝術品。元代有那麼偉大的畫家和戲曲家，清初有石濤和八大山人那麼偉大的畫家，原因便在這裏。他們在異族的統治下

感到無上的恥辱，這種感覺鼓起了他們的愛國心，使他們專心致志於藝術和學問。石濤無疑地是中國過去所產生的最偉大的畫家，他在西洋之所以不大著名，乃是因為滿清的皇帝不願使這些不同情清朝政府的藝術家得到應得的功名。其他落第的偉大作家開始把他們的精神昇華起來，朝着創作之路走去，因此施耐庵和蒲留仙能夠寫出水滸和聊齋來。

水滸傳序雖未必出自施手，然其言朋友過談之樂，實在太好了。其文曰：

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則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誣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也。

施耐庵的偉大作品都是在這種格調和情感之下產生出來的，而這種格調和情感乃是有閒的生活所造成的。

希臘散文也是在這種有閒的社會背景下勃興的。希臘人思想那樣細膩，文章那樣明暢，都

是得力於有閒的談話，柏拉圖之書名，談話（Dialogues）可爲明證。「宴席」（Banquet）一篇所寫的全是談話，全篇充滿了席上文士、歌姬、舞女和酒菜的味道。這種人因爲善談，所以文章非常可愛，思想非常清順，絕無現代廊廟文學的華麗萎靡之弊。這些希臘人顯然知道怎樣運用哲學的題目。比如「Phaedrus」一開題便描寫希臘哲學家的可愛的談話環境，他們的好談，及他們對暢談和選擇談話環境的重視。這使我們明白希臘散文勃興的情形。

柏拉圖的共和國也不像一些現代作家那樣，一開頭便用「人類文化之發展過程，乃是一種由龐雜而至純一的動力運動」一類的迂闊之辭。它所用的乃是這麼閒適的一句話：「我昨天同格老根（Glauco）亞里斯多（Aristo）的兒子，到比雷斯（Piraens）去向女神祈禱；同時順便去看看第一次舉行的廟會的光景。」中國古代哲學家那種非常活躍而有力的思想，我們也可在希臘人的社會中找到；比方在「宴席」中，他們所談的是：「寫悲劇的偉大作家應不應該也成爲寫喜劇的偉大作家」等問題，但是席上是莊諧雜陳，名士時或笑謔蘇格拉底的飲量，蘇格拉底可以飲，可以不飲，與則自斟，也不管他人飲否。這樣一講講到天亮，蘇格拉底還是健談如故，但人人睡去了，只賸了兩人，可是不久喜劇家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s）也打盹，跟着

亞迦通 (Agathon) 也入睡鄉。蘇格拉底沒法，只好獨自出來，到蘭心花園 (Lyceum) 洗個澡，那天照樣精神不倦的過去。希臘哲學就是在這種暢談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

在風雅的談話中，我們需要女人供給一些必要的瑣碎材料，因為瑣碎的材料是談話的靈魂。如果沒有瑣碎和輕快的成分，談話一定會立刻變得滯重乏味，而哲學也會變成脫離了人生的愚蠢學問。無論在那個國家和那個時代裏，當社會有一種認識生活藝術的文化時，社交集會中往往產生一種歡迎女子的風氣。梭利克利斯 (Pericles) 時代的雅典是這樣的，十八世紀法國沙龍的情形也是這樣的。甚至在中國男女社交不公開的環境中，中國的男學者也在要求女人參加他們的談話。在晉宋三朝中，談話的藝術很發達，談話成爲一種風氣，於是也就有了才女，如謝道韞、朝雲、柳如是諸人。中國人與妻儘管舉案齊眉，以禮相守，但是要求才女的心，終未消滅。中國文學史和歌女的生活關係頗深。人們要求風雅的女子參加談話，乃是一種普遍的要求。我會碰到一些健談的德國女子，可以同你由下午五點鐘一直談到晚上十一點鐘；我也會碰到一些英國和美國的女子，對經濟學甚爲熟識，使我驚奇不置，因爲我對這個科目永無研究的勇氣。可是據我看來，縱使週遭沒有女子可以和我辯論馬克思和恩格爾 (Engels)，只要有幾個

女子露着沉思的可愛態度在傾耳靜聽，談話也可以風趣盎然。我往往覺得這是比和呆頭呆腦的男人談話更有樂趣的。

第二編 娘兒們的生活

婚嫁與女子職業

諸位女士，本週爲貴校畢業班之「職業週」，派給兄弟的題目是「文學職業」。兄弟以爲世上沒有這種東西，我根據兩種理由，要勸你們不要選文學爲職業。第一，因爲文學不能爲一種職業，凡要專心著作的人，應先解決飯碗問題。文學是有閒者之產品，要謀生的人，却沒有這許多閒暇。自然，也有人賣文爲生，無論詩詞墓誌，都可訂定潤格，按期交貨。如爲大書局編教科書的編輯，在頒新課程標準一二月之後，便有甚合行情之出品上市。但是這是賣文，而不一定是賣文學。諸位須知賣文是世上最苦的一種職業，中外都是這樣，倫敦就有 *Grub Street* 專給賣文的窮人住的街巷。奧國詩人及戲劇大家黑貝爾（*Friedrich Hebbel*）起初文章做不出，後來娶了一位有錢的維也納明星才文章大進，著作等身，這足證明余說之不謬。在中國，女詩人李清照，也是嫁了丈夫，解決飯碗問題，才能做出好詞來。使李清照靠賣稿爲生，我想她的漱玉詞是換不

到三碗綠豆湯的。漱玉詞之外，又必寫了幾千萬字的無聊作品。所以趙明誠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大功，就是能養活一位女詩人，我想 Edgar Allan Poe 能娶一位有錢的太太，他即使不能有更精到的，也必有更豐富的作品留給後世。

第二，因為我相信你們最好的職業是婚嫁。你們要認清職業與人生建樹之不同。職業就是謀飯之路。比方以照相為職業的人，可以說是照他人妻子之相以養自己妻子的一種生計。以照相為嗜好者便又不同，一個是純粹經濟問題，一個是心頭上的一種偏好。自然，有時職業也可以與心靈所好相近。但是我要諸位清楚認識此中的經濟問題。我所以勸你們出嫁，不勸你們賣文，就是不願意你們窮乏。你們也許要叛抗現在的婚姻制度及經濟制度，但是你們至少須認清現在的經濟制度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的經濟制度，你們都明白，是兩性極不平等的。女教員薪水總比男教員少，英美諸國也是如此，在英國則甚至法律不許太太們教書，無論中外，女人可進去的職業（如按摩，打字，女招待等）總比男人可進去的少，而在女人可進去的職業中，男子還會同你們競爭，而在酬勞機會天才上都佔便宜。我不必提醒諸位，世上最好的廚夫及裁縫都是男子，並不是女子，所以在你們

的傳統地盤，也是男子佔了勝利。獨身的女子比獨身的男子在社會上吃種種的虧，只有獨自給的女子，親閱其境，才知道這吃虧不平等到什麼程度。所以唯一沒有男子競爭的職業，就是婚姻。在婚姻內，女子處處佔了便宜，在婚姻外，男子處處佔了便宜。這是現行的經濟制度。

也許你們認爲這樣看婚姻，未免太實利，太拆臺。我的答復是，現在講的是純粹關於經濟方面。世上職業，原無所謂貴賤。當作謀生講，女子出嫁並不一定比男子賣豆腐餛飩卑賤。永安公司有一個人整天價站在那兒替你們開門。這是他的職業，也許他要一生站在那兒替不相識的姑娘太太開門。問他這有什麼人生意義，他也答不出。但是作職業看，凡有工作，都值得報酬，並無貴賤之可言。自然，你們也可以得了飯碗，成爲社會廢物，對不起你們的職業。上海就有許多太太太太，她們在社會上惟一的貢獻，就是坐汽車，買鱸魚，擦粉，燙頭髮，又麻雀，度此一生。這種人是白吃社會的。但是也有不少男子，也是對不起他們的職業。有許多留學生受國家培養，回來做幾篇救國論等政客收買，或是回來專門端冰淇淋給外國貴客，所以男女都是有好好壞，誰也不比誰強多少。

還有一點，就是職業與才性相稱問題。女子造一快樂家庭，大概比通常男子碰上的職業可

以說才調相稱。假如你們知道男子尸位素餐禍國殃民的底細，你們必定與我同意。有的大學校長只配吹牛，做那裏的交際科員，有的部長才調只配開電梯。世上的要人治國，並不是真正「治」的，世上的飯，多半是「混」的。你不混飯吃，總有人會來替你混飯吃。每年中國人民死於災，死於戰，死於病，或流離失所，喪亡溝壑，都是因為有男子在混飯吃所致。說一句良心話，女人治家很少混飯吃的，多半是與才調相稱的。我常看見母親去哄小孩睡覺，不一會又出來同人談天，心中非常佩服。做過父親而哄過小孩的人，才知道這種飯不是人人可以混的。

再一層，我不必說，你們是稱心甘願出嫁的。至少你們十九是如此。自然十九的男子也願意娶親，但是我們於娶親之外，還得另找一種職業，並無所謂稱心不稱心。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稱心的職業。

經濟方面解決，我們可以進而討論第二問題，就是對此婚嫁職業，應該作如何觀法。我已說過，謀生與在人世建樹二者不同。你們既選了那給男子大吃虧的婚嫁職業，解決了飯碗問題之後，就可以自由研究，何以爲社會上有用的人。我不是指梳篦箕帚燒菜補襪諸事，因爲我假定你們都是賢妻，如我假定大學畢業生都會記賬抄賬。問題是更深的。可惜許多女人嫁後只知道做

生育機器，不另求上進。自然也有許多男子，只管抄賬，問心無愧，處之泰然。這才是過於實利主義的人生觀，或婚姻觀。

我想女子，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女子，除了做妻之外，還應有社會上獨立的工作。我想羅素夫人的意思是可取的。她以為女子應廿五歲左右出嫁，隔三四年生一小孩，這樣生了三個小孩，到了三十五歲，又來加入社會工作。有了適宜的節育方法及相當的設備，有的女人在生產期間仍可服務社會。羅素夫人指出一點，就是三十五歲養過小孩的女人做教員比閨女好。因為從她做母親的經驗，她更能明白兒童心理而有應付兒童的本領。我向來反對閨女做校長，尤其是女校的校長，因為她們的人生觀道德觀都不是成熟的。現在最可惜的，就是女教員等出閣，出閣者並不等着出來再做教員。她們不見了。

你們要做文人的女子，到此時來做文人，還不遲。關於女文人，我有一樣不滿意。她們只會做詩。清朝出了一千餘女「詩人」，却出不了一個女史論家或考據家。詩是最難賣錢的。這也是我反對女子賣文爲生之一重大原因。

讓娘兒們幹一下吧！

上星期見大陸報登一條新聞。有美國某夫人，是什麼女權大同盟的主席，名字似是 Mrs. Inez Hayne，已記不清了。她得着神感似的說：男子統治的世界，已弄成一團糟了。此後應讓女子來試一試統治世界，才有辦法。

以「統治世界」的男子之一的身分而言，我是完全贊成此議的。我原并不想要治天下，治了半世，也有點倦意了，我願意把天下禪讓出來，交給任何有勇氣接收這種責任的傻瓜。我要請假一下。我是道地失敗者。我想凡誠實的男子，都與我同意。就使達斯馬尼亞的土人願意出來負此重任，我也願讓天下給他們。只怕他們有許由的聰明，不肯出來。

我要掛冠而去了。我覺得，而所有的男子大概可同我覺得，「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是可以欣羨的。據說，男子是自己運命的主人翁及世界的主人翁，而且是靠自己魂靈的主宰及掌一切人事的主宰；據說，世上最好的差事，如做文官，武將，市長，推事，導演，主筆，都被男子包辦了。老實說，誰在高興這些事實是非常簡單。哥倫比亞大學某心理學教授說過，真正男女的分工，是男

子賺錢，女人花錢。我很贊成調換一下。我很願意看見女人在船塢，會議室，編輯室，公事房出汗，而我們穿淡素旗袍在花園中，等我們所愛的人由公事房出來，帶我們去看電影。黑恩夫人，有此妙想，真是可人。

這些自私的話且按下不提。老實說，我們看看自己的成績，也應該害臊。世事無論是中國是外國，是再不會比現在男子統治下的情形更壞了。所以姑娘們來向我們要求「讓我們娘兒們試一試吧。」我只好老實承認我們漢子的失敗，把世界的政權交給娘兒們去。

娘兒們專會生養兒女，而我們漢子偏要開戰，把最好的兒女殺死。這真叫做短命。但是也沒法可想。我們生性如此。漢子總是好戰。女人最多互相揪髮抓臉而已。假如傷口不入毒，實際上都沒有什麼害處。女人最多拿帚柄相打，男子却非用機關鎗對打不可。Hollywood Brown 說過，毛病就在我們喜歡聽鑼鼓或是現代的軍樂，我們一天喜歡聽鑼鼓，戰爭一天不會消滅，此可斷言。我們抵抗不過鑼鼓的聲音。假使女子統治世界，而將要宣戰，那時我們可以說：「姑娘們，現在的世界是你們的了。假使你們非打仗不可，你們自己去打吧。」這樣就沒人用機關鎗對打，而天下真正太平了。

我們實在太不害臊了。軍縮會議失敗了，經濟會議也失敗了。人，男人，失敗了。誰也知道，現在的世界，應該大家禁用毒氣，和平貿易。但是我們怎麼做法？我們不把當今的賢者如羅素，愛斯坦，羅蘭之流請出來，却把這些事交給「專家！」我們要裁減軍備，促進和平，却去請出一班海陸軍事專家——專長屠殺技術的嗜殺人的漢子——來開會，而愕然詫異爲什麼軍縮會議失敗了。後來便是大家覺得戰債必須取消，關稅必須廢除，世界的不景氣才會終止。我們怎麼辦呢？我們請出一些大學教授，統計學家，眼光如豆，只懂得算百分之幾的關稅「專家」出來開會。於是又愕然詫異爲什麼經濟會議也失敗了。你想關稅取消，這些關稅專家，還有飯吃嗎？這等於請一些訓話專家，來開會打倒漢字。

現在我什麼都不管了。外交家在掛白羊皮手套拉手談天，戰雲却瀰漫天際了，而我們正在自作聰明。如果不趕緊將世界治權由帶白手套的外交家及帶厚眼睛的專家手裏奪回來，不久必有大戰，而一切就完了。所以也不必怎樣鯁鯁過慮。因此娘兒們要來自告奮勇，我只好說「來吧，姑娘們！上帝保佑你們！橫豎你們治來的成績不會比我們那樣糟的。」假使你要禁止毒瓦斯，就禁止毒瓦斯。事情是做得到的，假使你有真心。而假使你不請「專家」來開會，把所有的專家

槍斃，而請蕭伯納、愛斯坦、遠利夫人出來統治世界，第二次大戰是可以而一定會避免的。

假使猴孫會知道我們人類在日內瓦所做的勾當，必定笑斷牙齒了。

至少我自己是預備下野，而把政權交與陶老三、富春樓老六（註），鄭毓秀、張默君之同性。假定我能積一點錢，我要跑到太平洋之南的島上，或是躡入非洲山林中。倘使富春樓老六之輩，仍然不能消此浩劫，而歐洲文明全部焚燬了，那時我居在非洲深林的樹上，可以拍胸說：「上帝啊！至少我是誠實。」

與德哥派拉書

——東方美人辯——

德哥派拉曼修（註）豫豐泰握別以來，忽忽經旬，其中事故，誠有出人意外者矣。猶憶是夕除飲紹興，吃螃蟹外，席上有數位譽冠一時之上海名媛東方瑪但拿，因思及大著小說「夜車中之

（註）此陶老三即碧眼兒日記之 Dorothy，而富春樓老六即該書中之蓋 Dora，紐約百老匯之小姐也。

即中國若有老三老六其人，鄙人亦未嘗見面，幸讀者垂察，不勝感激涕零之至。

瑪但拿，曾勸君作一篇素描，名爲「螃蟹與瑪但拿」，而君於螃蟹則無意，於瑪但拿則傾耳以談，座間瑪但拿談諧百出，意興酣豪，教我飲酒，教汝吃蟹，雖汝我皆不可教，而此情此景，何能忘之？豈料半月之間，先生離滬赴平，遂有風雲不測，大禍臨頭也耶？當君抵掌談心之時，竊謂先生幸得與中國風雅名淑見面，對於中國女子，或可翻然得新認識。豈知曼修竟因此入迷，褒揚過甚，語無忌憚，遂爲召禍之由耶？現竟有北平潘女士向曼修示威，以褒揚爲暗諷，雖曰中國人善讀反面文章，曼修毋亦驚愕不知所以乎？茲特爲先生解釋中國摩登女郎之心理如下，以釋疑惑。

據余所見西方文人遊華，未有不竊竊稱道中國女子幽嫺秀媚之雅致及其凌波曲線之娉婷，以爲東方個別風韻，爲西土所無者。惟曼修而外，未有公言中國女子之美者。報載曼修悍然無忌，再四聲明既好中餐，又好中國女人，甚謂或且將放棄終生獨身主義而娶吾國女子，是誠吾國報界所未之前聞。蓋向來上海西人未聞有稱贊中國人之衣食宮室或中國女子者，即使有之，亦不刊之報章。英人密室閒談，赧顏供認中國肴饌之佳烹調之美者，固或有之，但若有英人在俱樂部公然聲明好中餐，或好中國女子，或好中國人民，則未有不蒙「半癡」(joker)之譏，而失其

(註)曼修，即法文Monsieur譯音，「先生」是也。

社會上之位置者。故如美國每一小城必有兩三家中國「雜碎」飯店，上海則一家亦不可得。聞嘗見歐人便衣粗服，東張西望，偷入南京路新雅飯店，虎噬狼吞，大啖大嚼，至杯盤俱空，拂鬚而去。但誰曾看見體面西洋士女高帽燕服公然跨入新雅之門而聚宴者乎？蓋自英人視之，社會直無此禮法，公論亦所不容。今者風俗既成，即中國人亦不敢在外人之前，依吾國風俗食華餐，穿華服，說華語，居華宅矣。曼修乃於此際，出而揚言中國女子之美，其誰信之？最不信者，尤莫如中國女子。中國女學生以曼修爲戲言，北平潘女士以曼修爲譏諷。羣雌粥粥，僉謂曼修滑稽成性，且——此最令人難堪者——有意戲弄中國女子。大晚報「火炬」有女士投稿，問曼修何不譏諷巴黎女子？潘女士質問：曼修爲文人，何以不談文學而談女子？恰似大學二年級課室問話。且曼修既言欲娶中國女子，何以不言戀愛？未言戀愛先言結婚，亦失文明人態度。有一作者附和反詰曰：曼修以爲中國女子服裝「裹身」，然巴黎女服何嘗不「裹身」乎？時事新報「青光」作者則取反躬自省態度問曰：何以曼修不譏西洋女子，獨譏吾國女子？吾國女子其深思猛省乎？某女士亦發辭嚴義正之呼聲曰：吾輩雖要體面，不可容人任意侮辱，然亦自身須有澈底之覺悟，其辭可憫，其誠亦可哀。種種怪論，軒然大波，皆由曼修嘗謂幽默之東方美人爲曼修之理想女子一語所掀起。事

之怪，有怪於此者乎？

德哥派拉曼修，吾人遭人侮辱欺凌，固早已心灰意冷，故誰有說一句中國好話，亦不敢相信。風俗所趨，積重難返，今者吾輩見有歐人遊觀天壇祈年殿，神魂怡蕩，恭立不語，亦覺得祈年殿應靦顏低首，覈棘屏營，不知所措矣。吾所悔者，祈年殿非銅骨洋灰所築成，吾所羞者，祈年殿樓僅有三層，不及沙遜大樓之高耳。假使此洋人果發一語，稱贊該殿之美，該殿有知如潘女士者，亦必抗議曼修之戲言，或且將控以有意侮辱之罪。其情景恰似苦命丫頭一旦遇人拍肩，亦必反唇相譏而誣爲非禮。曼修固已出於非禮矣。爲曼修計，惟有再三申明東方美人確爲曼修所崇拜，始可取信於天下，而下次再有西洋小說家發表與君同調之意見，庶幾不被中國英雄大興問罪之師乎？

自然，曼修知吾意。潘女士之豪邁不肯示弱，正是外強中乾，西俗所謂 inferiority complex 也。曼修爲小說家，當知有遜色之觀念者，固不必真遜色於人。只要時時日日向一人曰「汝不若人」，不久其人亦自以爲不若，此教會星期日校之所以養成許多「魔鬼子」也。小兒到校，聞師言好糖餌遊玩即係魔鬼子，故廢然返家以魔鬼子自居，以告父母，父母愕然。不有星期日校師，何來魔鬼子？先生之白種同胞，即東方之星期日校師，日日刮臉修鬚，高帽白領以告我邊幅不修之

同胞曰：黃膚平臉者魔鬼子，而吾人亦幾置信。自然上海英人俱樂部之所以夜郎自大以矜我者，非盡出於博愛，有所爲而然也。夫生活競存至不易，吾輩常人大都又係碌碌庸才。對鏡自覽，能無汗顏？以此治事，何事可治？故或托庇於名門顯族以自慰曰：吾固賢人之子孫也。至若此層辦不到，如東方外人不必有名門顯族可以托庇，則進一步托庇於上古之祖宗曰：吾固優種民族之子孫也。如此則借鏡生輝，吾心泰然，萬事如意，人人自信而不復致疑於自己之庸碌。美國心理學教授之言曰：自信即係成功之母，東方人豈可無自信？故其卑人，非欲卑人，乃欲以矜己而已。且如此自信，對中國文物亦可放心不必研究。此姑勿論，余所欲言者，潘女士之何以心虛。上海英人既如此矜伐以驕我，又加以西洋裸體畫及西洋電影明星如梅薇絲、嘉寶之麗質以炫我，遂使中國女生正自悔父母生我無金髮碧眼以爲恨。潘女士豈料到黑髮柳腰之中國女郎亦可使歐人銷魂動魄乎？且縱使稱贊異邦女子可算爲侮辱，則使梅薇絲、嘉寶見到中國電影廣告稱贊彼姝之肉感香豔，非起訴訟不可，此又豈潘女士所想到者乎？此姑勿論。然電影廣告固已移我風而易我俗，其最明顯證據，即潘女士之抗議曼修表彰東方美人也。東方美人，何言之虐！曼修何不談文學，而僅譏諷吾輩弱質女郎乎？

中國女郎心理，已爲君解剖。故以先生誇獎東方女子之幽嫻風雅反遭不測，亦可釋然。曼修不致灰心乎？曼修回巴黎，應即努力發明染金髮碧眼之新術，則不但將發一筆大財，得中國女子爲曼修主顧，且將使中國女子銜環結草沒齒不忘曼修之功德。下次蒞華，將見中國女生派遣代表團，高執標語到碼頭作熱烈之歡迎也。爾時中國女子將奉揚曼修，不復以戲言罪曼修也。

語堂頓首

夏娃的蘋菓

見到工交君之「夏娃的蘋菓」(論語廿二期)覺得甚有回味。耶教經說，上帝造亞當與夏娃，兩小無猜，裸體同居樂園，不知羞恥，後因蛇誘夏娃吃禁樹上的蘋菓，夏娃又將一半給亞當吃，由是兩人聰明起來，趕緊編樹葉，遮蓋下體，不意上帝在夕陽西照晚風徐來散步(見創世紀)之時撞見，由是將夫妻兩個趕出樂園。人生苦難，皆由此一隻蘋菓而生，上帝不能寬宥該對夫妻偷蘋菓之罪，乃罪其後裔子子孫孫受難五千年。後來又派耶穌下凡，叫世人將他獨生之子謀害，於是上帝心平氣靜，乃大大寬宥衆生。此說比齊天大聖偷吃蟠桃故事，更加荒唐。然此是耶道之

幽默，始且不提，單說蘋果。據西方傳說，上帝來時，夏娃半個蘋果，早已嚥下去，而亞當尙含在口中，一見上帝，膽戰心驚，匆忙吞下，惜吞至喉，已被上帝看見，蘋果乃停在喉中，所以現在男人頸上有一粒核凸出來，在英文名爲「亞當的蘋果」(Adam's apple) 而女人則領如螭鱗，毫無蘋果的痕跡，蓋蘋果已落在腹內，變爲子宮。聽說婦人分娩之苦，月經之憊，皆因吃此蘋果，上帝故意責罰所致。論者謂亞當之罪，不在偷蘋果，而在被發見。且吃蘋果，便應整個嚥下，才是真正聰明人，否則留在喉中，當有吐之爲快之感。世人常有骨鯁在喉之感者，都是未曾吃好夏娃的蘋果，慧心未啓，世事未懂之故。真正的聰明人，把夏娃的蘋果嚥下，啓了慧心，是不會再有骨鯁在喉之感的了。

悼劉和珍楊德羣女士

今日是星期日，稍得閒暇，很想拿起筆來，寫我這三天內心裏的沉痛，但只不知從何說起。因爲三天以來，每日總是昏頭昏腦的，表面上奔走辦公，少有靜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裏已覺得是經過我有生以來最哀慟的一種經驗；或者一部分是因爲我覺得劉楊二女士之死，是在我

們最痛恨之敵人手下，是代表我們死的，一部分是因為我暗中已感覺亡國之隱痛，女士爲亡國遭難，自秋瑾以來，這回算是第一次，而一部分是因為自我到女師大教書及辦事以來，劉女士是最熟識而最佩服嘉許的學生之一，（楊女士雖比較不深知，也記得見過幾回面，）合此種理由使我覺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的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

三月十八日即她死的早晨八時許，我還得了劉女士的電話，以學生自治會名義請我準停課一天，因為她說恐怕開會須十一時才能開成，此後又恐怕還有遊行，下午一時大家趕不回來。我知道愛國運動，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素來最熱烈參加的，並非一班思想茅塞之女界所可比，又此回國民大會，純爲對外，絕無危險，自應照准，還告訴她以後凡有請停課事件，請從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員，不知道這就是同她說話的末一次了。到下午二時我因要開會到校，一開耗即刻同許季甫先生到國務院，而進門開棺頭一個已是劉女士之屍身，計前後相距不過三數小時。閉目一想，聲影猶存，早晨她熱心國事的神情猶可湧現吾想像間，但是她已經棄我們而長逝了。

劉女士是全校同學欽愛的領袖，因為她的爲人之和順，及對於校事之熱心，是全校同學異口同聲所稱贊的。功課上面，是很用工，是很想自求進益的一個人，看見他的筆記的人大都可以

贊同，而且關於公益事宜尤其是克己耐苦，能幹有爲，足稱爲中國新女子而無愧。我本知她是很希望的一個人才，但是還不十分知道底細，到許季蕪先生對我詳述，才知道她是十分精幹辦事靈敏的女子。上回女師大被章劉摧殘，所以能堅持抵抗，百折不餒而有今日者，實一大部分是劉女士之功，可稱爲全校革命之領袖。處我們現今昏天黑地，國亡無日，政治社會思想都須根本改造的時期，這種熱心有爲，能爲女權運動領袖的才幹，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寶貴！

記得有一天很冰冷的晚上，到十時，劉女士才獨自一人提了一個極大的皮箱來我家裏。這是兩月前女師大演劇的第二天，是爲還借用的衣服來的。因爲到各家去分還，所以跑到這裏來已經時候很晚而十分疲倦了，但是她還是說「不彙」仍舊笑容的談到前夜演劇的情況，個人的劬勞，好像全不在心上。我方明白女師大之所以能有奮鬥到底的成績，是因爲有這種人才。

在我的書桌上，有一本劉女士的英文作文簿，是她死的前一日交來的，一直到現在總是不忍翻開看。今天毅然開看，最後一篇的題目是：

Social Life in the College, 後記¹² mar, 16, 1926, 就是她死前二天做的。劉女士每對自己的英文懊悔程度太差，以前曠課太多，其實一看她的英文倒是很流暢通順的。這一篇文中

很可引起我們感嘆之語。很可以使我們知道她求學的心切，及上回因受摧殘而曠學是如何必不得已之事。裏頭有一段說（盡依原文，未改隻字）

“It is said, the most happy day is the period of student. I can't agree with it. I believe that here would never be any happy day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 period of student is also trouble.

“For example, our school, Peking National Teachers' College for Women, has been always in disturbance, since I entered. I am afraid of recollecting the life of past in the college.

“Now our school being more comfortable than before. I am preparing to make myself quiet in studying. But it is heard, the new minister of education, Mr. Ma Chun Wu, will be contriving to disturb the educational circle. The peaceful condition, as present time, will not be kept (kept) by us. Oh, how horrid it is!.....”

「人常說，學生時期爲最快樂之日，但是我不敢贊同。我相信世上永無快樂之日，而學生時期，亦多紛擾。」

「譬如吾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自從我進校以來，即永未見過寧日。我不敢回憶我在校過去的生活。」

「現吾校已比較安靜，我正預備靜心求學。但是又風聞新教育總長馬君武氏又正在陰圖擾亂教育界。若今日之安甯，我們又不能享受了。啊，這是何等可怕！」

從這一篇中就可知道劉女士求學的熱心及她受章士釗摧殘感覺的困苦。同時也可以看見她對於政治的識見，遠在一班喪家狗之文妖與名流之上。本學期創辦英文自修室，她就很高興的來預備努力研究，屢次來問我如何可以進步英文。我所說應買的書如 Oxford Pocket Dictionary，她都很趕快就買來，不打算果真如她所預料，自章士釗馬君武再講整頓學風，「若今日之安甯情況，我們又不能享受了。啊，這是何等可怕！」

楊女士我雖然不深知，不能夠詳細表述，總也是女師大革命先烈之一。我希望有女師同學能把她的生活較詳細的敘述出來。

劉楊二女士之死，同她們一生一樣，是死於與亡國官僚瘟國大夫奮鬥之下，為全國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們的死，於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的光榮，因此覺得她們雖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愛。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總不應在這亡國時期過一種糊塗生活。

理想中的女性

女人的深藏，在吾人的美的理想上，在典型女性的理想上，女子教育的理想上，以至戀愛求婚的形式上都有一種確定不移的勢力。

對於女性，中國人與歐美人的概念彼此大異。雖雙方的概念都以女性為包含有嬌媚神秘的意識，但其觀點在根本上是不同的，這在藝術園地上所表現者尤為明顯。西洋的藝術，把女性的肉體視作靈感的源泉和純粹調和形象的至善至美。中國藝術則以為女性肉體之美係模擬自自然界的調和形象而來。對於一個中國人，像紐約碼頭上所高聳着的女性人像那樣，使許許多多第一步踏進美國的客人第一個觸進眼簾的便是裸體的女人，應該感覺得駭人聽聞。女人

家的肉體而可以裸裎於大眾，實屬無禮之至。倘使他得悉女人在那兒並不代表女性，而是代表自由的觀念，尤將使他震駭莫名。爲什麼自由要用女人來代表？又爲什麼勝利、公正、和平也要用女人來代表？這種希臘的理想對於他是新奇的。因爲在西洋人的擬想中，把女人視爲聖潔的象徵，奉以精神的微妙的品性，代表一切清淨、高貴、美麗和超凡的品質。

對於中國人，女人爽脆就是女人，她們是不知道怎樣享樂的人類。一個中國男孩子自幼就受父母的告誡，倘使他在掛着的女人褲子襠下走過，便有不能長大的危險。是以崇拜女性有似尊奉於寶座之上，和暴露女人的肉體這種事實爲根本上不可能的。由於女子深藏的觀念，女性肉體之暴露，在藝術上亦視爲無禮之至。因而德勒斯登陳列館（Dresden Gallery）的幾幅西洋畫傑作，勢將被目爲猥褻作品。那些時髦的中國現代藝術家，他們受過西洋的洗禮，雖還不敢這樣說，但歐洲的藝術家卻坦白地承認一切藝術莫不根源於風流的敏感性。

其實中國人的性的慾望也是存在的，不過被掩蓋於另一表現方法之下而已。婦女服裝的意象，並非用以表人體之輪廓，卻用以模擬自然界之律動。一位西洋藝術家由於習慣了的敏感性的擬想，或許在升騰的海浪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裸體像來；但中國藝術家卻在慈悲菩薩的披肩

上看出海浪來。一個女性體格的全部動律美乃取則於垂柳的柔美的線條，好像她的低垂的雙肩。她的眸子比擬於杏實，眉毛比擬於新月，眼波比擬於秋水，皓齒比擬於石榴子，腰則擬於細柳，指則擬於春筍，而她的纏了的小腳，又比之於彎弓。這種詩的辭采在歐美未始沒有，不過中國藝術的全部精神，尤其是中國婦女裝飾的範型，卻鄭重其事的符合這類辭采的內容。因為女人肉體之原形，中國藝術家倒不感到多大興趣。吾人在藝術作品中固可見之。中國畫家在人體寫生的技巧上，可謂慘淡地失敗了。即以仕女畫享盛名的仇十洲（明代）他所描繪的半身裸體仕女畫，很有些像一顆一顆番薯。不諳西洋藝術的中國人，很少有能領會女人的頸項和背部的美的雜事秘辛一書，相傳為漢代作品，實出於明人手筆，描寫一種很準確而完全的女性人體美，歷歷如繪，表示其對於人體美的真實愛好，但這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這樣的情形，不能不說是女性遮隱的結果。

在實際上，外表的變遷沒有多大關係。婦女的服裝可以變遷，其實只要穿在婦女身上，男人便會有美感而愛悅的可能，而女人呢，只要男人家覺得這個式樣美，她便會穿着在身上。從維多利亞時代鋼箍擴開之裙變遷而為二十世紀初期纖長的孩童樣的裝束，再變而至一九三五

年的梅蕙絲 (Mae West) 摹倣熟，其間變化相差之程度，實遠較中西服式之歧異尤爲惹人注目。只消穿到女人身上，在男人們的目光中，永遠是仙子般的錦繡。倘有人辦一個婦女服飾的國際展覽會應該把這一點弄得清清楚楚。不過二十年前中國婦女滿街走着的是短襖長腳褲，現在都穿了頗長的旗袍把腳踝骨都掩沒了；而歐美女子雖還穿着長裾，我想寬薄長腳褲隨時有流行的可能。這種變遷的唯一的結果，不過使男子產生一顆滿足的心而已。

尤爲重要者，爲婦女遮隱與典型女性之理想的關係。這種理想便是「賢妻良母」。不過這一句成語在現代中國受盡了譏笑。尤其那些摩登女性，她們迫切的要望平等，獨立，自由，她們把妻子和母性看作男人們的附庸，是以賢妻良母一語代表道地的混亂思想。

讓我們把兩性關係予以適宜之判斷。一個女人，當她做了母親，好像從未把自己的地位看作視男人的好惡爲轉移的依賴者。只有當她失去了母親的身分時纔覺得自己是十足的依賴人物。即在西洋，也有一個時期母性和養育子女不爲社會所輕視，亦不爲女人們自己所輕視。一個母親好像很適配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那是一個崇高而榮譽的地位。生育小孩，鞠之育之，訓之誨之，以其自己的智慧誘導之以達成人，這種任務，在開明的社會裏，無論誰何都決非爲輕鬆

的工作。爲什麼她要被視爲社會的經濟的依賴男人，這種意識真是難於揣測的，因爲她能夠擔負這一樁高貴的任務，而其成績又優於男子。婦女中亦有才幹傑出，不讓鬚眉者，不過這樣的才幹婦女其數量確乎是比較的少，少於德謨克拉西所能使吾人信服者。對於這些婦女，自我表現精神的重要，過於單單生育些孩子。至於尋常女人，其數無量，則甯願讓男人掙了麵包回來，養活一家人口，而讓自家專管生育孩子。若云自我表現精神，著者蓋嘗數見許多自私而卑劣的可憐蟲，卻能發揚轉化而爲仁慈博愛，富於犧牲精神的母性，她們在兒女的目光中是德行完善的模範。著者又曾見過美麗的姑娘，她們並不結婚，而過了三十歲，額角上早早浮起了皺紋，她們永不達到女性美麗的第二階段，卽其姿容之榮繁輝發，有如盛秋森林，格外成熟，格外通達人情，復格外輝煌燦爛，這種情況，在已嫁的幸福婦人懷孕三月之後，尤其是常見的。

女性的一切權利之中，最大的一項便是做母親。孔子稱述其理想的社會要沒有「曠男怨女」。這個理想在中國經由另一種羅曼斯和婚姻的概念而達到了目的。由中國人看來，西洋社會之最大的罪惡爲充斥衆多之獨身女子，這些獨身女子，本身無過失可言，除非她們愚昧地真欲留駐嬌媚的青春；她們其實是無法自我發抒其惜懷耳。許多這一類的女子，倒是大人物，像女

教育家，女優伶，但她們倘做了母親，她們的人格當更爲偉大。一個女子，倘若愛上了一個無價值的男子而跟他結了婚，那她或許會跌入造物的陷阱，造物的最大關心，固只要她維繫種族的傳殖而已；可是婦女有時也可以受造物的賞賜而獲得一鬢髮秀美的嬰孩，那時的勝利，她的快樂，比之她寫了一部最偉大的著作尤爲不可思議；她所蒙受的幸福，比之她在舞臺上獲得隆盛的榮譽時尤爲真實。鄧肯女士（Isadora Duncan）忠實足以認明這一切。假使造物是殘酷的，那麼造物正是公平的。他所給予普通女人的，無異乎給予傑出的女人者，他給予了一種安慰。因爲享受做母親的愉快是聰明才智女人和普通女人一樣的情緒。造物註定了這樣的命運而讓男男女女這樣的過活下去。

我們的女子教育

中國女性理想之不同，包含一種不同的教育我們的女兒的方法。蓋中國家庭之訓練女兒，絕然不同於訓練男孩子者。施於女兒的管束，可謂遠較施於男孩子者爲嚴謹，更以通常女性成熟期的較早，女孩之能服習於此種家庭紀律之時期亦爲較早。故女孩子跟同年齡的男孩子

作比較，其儀態總來得溫文而端莊。女孩子無論怎樣，其孩子氣總比之男孩子爲輕。一到了十四五歲以上，她便開始躲藏起來，學習着溫柔典型女性底模樣兒了。因爲中國人的概念很着重於溫柔的女性；她清晨起身，比弟兄輩爲早，穿衣服比弟兄爲整潔，還得幫忙佐理家政，她得下廚房襄助烹飪，得幫助喂哺她的小弟弟的膳食。她少玩弄玩具而多做工作，講話比較文靜，走路比較雅緻，坐相比較端正，腿兒總是緊緊並攏。她們犧牲了輕快活潑的精神而竭力裝作端莊。那些孩子脾氣的開頑笑說廢話，她是沒有的，而且她從不破口狂笑，卻只是微微一哂而已。她重視處女的貞操，所謂童貞，而童貞在古老的中國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切學問藝術來得高貴的一種財產。她輕易不讓陌生人瞧她一眼，雖然她自己躲於屏風背後卻常偷看人。她培育着一種神祕的可望不可卽的迷人的魔力，越是遮遮掩掩那末價值尤高。確實，照男人家的心思，一個女子禁閉於中古式堡壘之中，比之你天天可以見面的姑娘來得動人而可愛。她學習着針線刺繡，用她的年青的目光和犀利的指尖，她做得一手出色的工作，而工作的進行，比較起算三角題來得迅速。刺繡這種工作是可喜的，因爲牠給予她時間，俾得進入夢的幻境，而年青人常常是幻夢的。照這樣，她便準備着負起賢妻良母的責任的材能。

士紳之家的女兒，亦復學習讀書寫字。中國曾經出了不少女才子，而現代也至少有半打以上的女作家，獲得全國推崇的榮譽。兩漢之時，有許多著盛名的飽學婦女，後來魏晉之際，也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位謝道韞多才善辯，往往能替她的夫弟王獻之解脫賓客的問題。博學多能，在中國不論男女，總覺得有限得很，但縉紳士族還是不怠課其女兒寫字讀書。此種文學教育的內容，不外乎文章詩詞歷史和探自孔子經書的人類智慧，道德訓誡。女子所學者止乎此；其實男子之所學，其進乎此者，亦極幾微。文學，歷史，哲學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幾種醫藥上的特殊知識與政府之法規，不過是人文學識之總和。婦女的教育，則限於更狹義的人文主義。其不同乃在於知識深進之程度而非於在範圍之廣狹。

中國人的見解，殆適與頗普 (Alexander Pope) 的格言背道而馳。中國人認為：才學越高，對於婦女是危險的，故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詩和繪畫的園地上，她們也常參加一手，因為短行詩歌的寫作，好像特別適合於婦女的天才。這些詩都是短短數行，辭藻典麗溫雅，卻缺少魄力。李清照（一〇八一——一一四一）為中國最偉大的一位女詞人，遺留給我們寥寥幾首大珠小珠落玉盤般的詞，充滿着雨夜煩悶的情緒與失而復得的快樂。中國女詩人的數量

雖較男性詩人爲少，其傳統卻一向延續而未嘗中斷，單單清朝一代，我們發見差不多上了千數的女詩人，她們都有作品發表於印刷的集子中，其數量亦不可謂少。自從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對女子纏足很力的一位詩人）在他的影響之下，樹立了女子寫詩的新的範型，可是這個新範型引起另一位大學者章實齋的批評，因爲這是對於女性典型的優良理想是一種損害。其實寫作詩文並不侵及做母親妻子的責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臘女詩人薩福（Sappho）。

古代中國閨女實際上比之歐美女子缺少接觸社會的機會，不過受了較好家庭教育則她可以增厚一些培養爲良母賢妻的基礎。而她的一生也沒有旁的事業，只有做做賢妻良母而已。中國男人們現在臨到了一個難關，便是他的選擇妻子，摩登女子與舊式女子二者之間孰尤。最好的標準妻子有人說過：要有新知識而具舊德性的女子。摩登女子與舊式女子的思想上的衝突，需要常識的無情判斷。（新女子以妻爲一獨立的不依賴的人格而輕視良母賢妻的說法。）當作者將知識與教育之增進認爲一種進步並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時，敢深信決非謂吾人將求一聞名世界的女子鋼琴名手或女大畫家。我深信她的調治羹湯，應較其作詩爲有益，而她

的真正傑構，將爲她的雪白肥胖的小寶寶。依著者的愚見一位典型的女性還該是一位知慧仁慈而堅定的母親。

戀愛和求婚

有一個問題可以發生；中國女子既屬遮掩深藏，則戀愛的羅曼斯如何還會有實現的可能？或則可以這樣問：年青人的天生的愛情，怎麼樣兒的受經典的傳統觀念之影響？在年青人，羅曼斯和戀愛差不多是寰宇類同的，不過由於社會傳統的結果，彼此心理的反應便不同。無論婦女怎樣遮掩，經典教訓卻從未能逐出愛神。戀愛的性質容貌或許可以變更，因爲戀愛是情感的流露，本質上控制着感覺，牠可以成爲內心的微鳴。文明有時可以變換戀愛的形式，但也絕不能抑制牠。「愛」永久存在着，不過偶爾所蒙受的形象，由於社會與教育背景之不同而不同。「愛」可以從珠簾而透入，牠充滿於後花園的氣空中，牠拽撞着小姑娘的心坎。或許因爲還缺少一個愛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麼東西在她心頭總是煩惱着她。或許她倒並未看中誰何一個男子，但是她總覺得戀愛着男子，因爲她是愛着男子，故而愛着生命。這使她更精細的從事刺繡而幻化

的覺到好像她正跟這一幅虹彩色的刺繡戀愛着，這是一個象徵的生命，這生命在她看來是那麼美麗。大概她正繡着一對鴛鴦，繡在送給一個愛人的枕套上，這種鴛鴦總是同棲同宿，同遊同泊，其一爲雌，其一爲雄。倘若她沈浸於幻想太厲害，她便易於繡錯了針脚，重新繡來，還是非錯誤不可。她很費力的拉着絲線，緊緊地，澀澀地，真是太滯手，有時絲線又滑脫了針眼。她咬緊了她的櫻唇而覺得煩惱，他沈浸於愛的河濤中。

這種煩惱的感覺，其對象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煩惱的是什麼；或許所煩惱的是在於春，或在於花，這種突然的重壓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個小姑娘的愛茁成熟的天然信號。由於社會與社會習俗的壓迫，小姑娘們不得不竭力掩蓋住她們的這種模糊而有力的願望，而她們的潛意識的年青的幻夢總是永續的行進着。可是婚前的戀愛在古時中國是一個禁果，公開求愛真是事無前例，而姑娘們又知道戀愛便是痛苦。因此她們不敢讓自己的思索太放縱於「春」「花」「蝶」這一類詩中的愛的象徵，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讓她多費工夫於詩，否則她的情懷恐怕會太受震動。她常忙碌於家常瑣碎以衛護她的感情之聖潔，譬如穉嫩的花朵之保護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時候的侵襲。她願意靜靜底守候以待時機之來臨，那時戀愛變成合

法，而用結婚的儀式來完成正當的手續。誰能逃免糾結的情慾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類的約束，天性有時還是佔了優勢。因為像世上一切禁果，兩性吸引力的銳敏性，機會以尤少而尤高。這是造物的調劑妙用。照中國人的學理，閨女一旦分了心，甚麼事情都將不復關心。這差不多是中國人把婦女遮掩起來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雖則深深遮隱於閨房之內，她通常對於本地景況相差不遠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頗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竊下主意，孰為可許，孰不愜意。倘因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了私心默許的少年，縱然僅僅是一度眉來眼去，她已大半陷於迷惑，而她的那一顆素來引以自傲的心兒，從此不復安甯。於是一個祕密求愛的時期開始了。不管這種求愛一旦洩露即為羞辱，且常因而自殺；不管她明知這樣的行為會侮蔑道德規律，並將受到社會上猛烈的非難，她還是大膽的去私會她的愛人。而且戀愛總能找出進行的路徑的。

在這兩性的瘋狂樣的互相吸引過程中，那真很難說究屬男的挑動女的抑是女的挑動男的小姑娘有許多機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臨場。其中最無罪的方法為在屏風下面露出她的紅綾鞋兒。另一方法為夕陽斜照時站立遊廊之下。另一方法為偶爾露其粉頰於桃

花叢中。另一方法爲燈節晚上觀燈。另一方法爲彈琴（古時的七弦琴，讓隔壁少年聽她的琴挑。另一方法爲請求她的弟弟的教師潤改詩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權充青鳥使者，暗通消息；這位教師倘屬多情少年，便欣然和覆一首小詩。另有多種交通方法爲利用紅娘（狡黠使女）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廚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兩方面都動了情，總可以想法來一次幽會。這樣的祕密聚會是極端不健全的；年輕的姑娘絕不知道怎樣保護自身於一剎那；而愛神，本來懷恨放浪的賣弄風情的行爲，乃挾其仇讎之心以俱來。愛河多濤，恨海難填，此因爲多數中國愛情小說所欲描寫者。她或許竟懷了孕！其後隨之以一熱情的求愛與私通時期，軟綿綿的，辣潑潑的，情不自禁，卻就因爲那是偷偷摸摸的勾當，尤其覺得可愛可貴，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終屬不耐久啊！

在這種場合，甚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少年或小姑娘或許會拂乎本人的意志而與第三者締婚，這個姑娘既已喪失了貞潔，那該是何等悔恨。或則那少年應試及第，被顯宦大族看中了，強制的把女兒配給他，於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則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闔第遷徙到遼遠的地方，彼此終身不得復謀一面。或則那少年一時寓居海外，本無意背約，可是中間發生了戰事，因

而形成無期的延宕。至於小姑娘困守深閨，則只有煩悶與孤零的悲鬱。倘若這個姑娘真是多情種子，她會患一場重重的相思病。（相思病在中國愛情小說中真是異樣的普遍。）她的眼神與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壞了爹娘，爹娘鑒於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底問個清楚，終至依了她的願望而成全了這樁姻事，俾挽救女兒的生命，以後兩口兒過着幸福的一生。

「愛」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因而與涕淚、慘愁、與孤寂相揉和，而女性遮掩的結果，在中國一切詩中，摻進了悽惋悲憂的調子。唐以後，許許多多情歌都是含着孤零消極與無限悲傷，詩的題目常爲閨怨，爲棄婦，這兩個題目好像是詩人們特別愛寫的題目。

符合於通常對人生的消極態度，中國的戀愛詩歌是吟咏些別恨離愁，無限淒涼，夕陽雨夜，空閨幽怨，秋扇見捐，暮春花萎，燭淚風悲，殘枝落葉，玉容憔悴，攬鏡自傷。這種風格，可以拿林黛玉臨死前，當她得悉了寶玉與寶釵訂婚的消息所吟的一首小詩爲典型，字裏行間，充滿着不可磨滅的悲哀：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是誰？

但有時這種姑娘倘遇運氣好，也可以成爲賢妻良母。中國的戲曲，固通常都殿以這樣的煞尾：「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妓女與妾

這在女人的本分中，實屬無可非議。女人是「賢妻良母。」她既忠貞，又柔順，而常爲賢良的母親，抑且她是出於天性的貞潔的。一切不幸的擾攘，責任都屬於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個女人夾在裏頭。

愛神，既支配着整個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國。有幾位歐美遊歷家曾冒昧發表意見謂：在中國，吾人覺得性之抑制，反較西洋爲輕，蓋因中國能更坦直的寬容人生之性的關係。科學家厄力斯（Havelock Ellis）說過：現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圍着男子，一方面卻跟隨以最大的性的壓迫。在某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壓迫在中國都較爲減少。但這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優容祇適用於男子而不適用於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壓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馮小青的一生，她生活於恰當莎翁創作其傑構的時候（一五九五——一六一二）。

因爲嫁充側室，被其兇悍的大婦禁閉於西湖別墅，不許與丈夫謀一面。因而她養成了那種自身戀愛的畸形現象。她往往樂於駐足池旁以觀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當其香消玉殞的不久以前，她描繪了三幅自身的畫像，常焚香獻祭以寄其不勝自憐之概。偶爾從她的老媽子手中遺留下來殘存的幾篇小詩，看出她具有相當詩的天才。

反之，男子實不甚受性的壓迫，尤其那些較爲富裕的階級。大多數著名的學者像詩人蘇東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輩，都會逛過妓院，或將妓女娶歸，納爲小星，固堂而皇之，無容諱言。事實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有酒之宴飲，無法避免，也無慮乎誹謗羞辱。自明以迄清季，金陵、夫子廟前的污濁的秦淮河，即爲許多風流豔史的產生地。這個地點的隣近夫子廟，是適宜前合於邏輯的，因爲那是舉行考試的地點，故學子雲集，及第則相與慶賀，落選則互致慰藉，都假妓院張筵席，直至今日，許多小報記者猶津津樂道其逛窯子的經歷，而詩人學者都會累篇盈牘的寫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蓋極親密的與中國文學史相追隨着。

中國娼妓之風流的，文學的，音樂的，和政治關係的重要性，無需乎過事渲染。因爲由男人想來，上等家庭的婦女而玩弄絲竹，如非正當，蓋恐有傷她們的德行，亦不宜文學程度太高，太高的

文學情緒同樣會破壞道德，至於繪圖吟詩，雖亦很少鼓勵，然他們卻不絕尋找女性的文藝伴侶。娼妓因乘機培養了詩畫的技能，因為她們不須用「無才」來作德行的堡壘，遂益使文人趨集秦淮河畔。每當夏夜風清，黑的天幕把這污濁的秦淮河轉化成威尼斯運河，他們靜坐於大柵船中，聽着那些來來去去的燈船上的姑娘唱着熱情的小調兒。

在這樣的環境下，文人遂多尋訪這種藝妓，她們大都挾有一藝之長，或長於詩，或長於畫，或長於音樂，或長於巧辯。在這些天資穎慧，才藝雙全的藝妓中——尤以明季爲盛——當推董小宛，允稱個中翹楚，最爲一般所愛悅，她後來嫁給名士冒辟疆爲妾。在唐代，則以蘇小小領袖羣芳，她的香塚至今立於西子湖畔爲名勝之一，每年騷人遊客，憑弔其旁者，絡繹不絕。至其攸關一國政局與衰者，亦復匪鮮，例如明末的陳圓圓，本爲吳三桂將軍的愛妾，李自成陷北京，擄之以去，致使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原謀奪還圓圓，誰知這一來大錯鑄成，竟斷送了明祚，而樹立了滿清統治權。可異者，吳三桂既助清兵滅亡明室，陳圓圓乃堅決求去，了其清靜之餘生於商山，特建之別院中，吾人又可觀李香君之史跡，她是一個以秉節不撓受人讚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節與勇敢精神，愧煞多少鬚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節操，比之今日的許多男子革命家遠爲堅貞。蓋當時她

的愛人迫於搜捕之急，亡命逸出南京，她遂閉門謝客，不復與外界往來，後當道權貴開謙府邸，強徵之侑酒，並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諷刺歌，語多侵及在席的權貴，把他們罵爲閹豎的養子，蓋此輩都爲她愛人的政敵。正氣凜然，雖弱女子可不畏強權，然豈非愧煞鬚眉？此等女子所寫的詩，頗有流傳至今者。中國才女之史蹟，可窺見其一部於薛濤、馬湘蘭、柳如是等幾位名妓的身世中。

青樓妓女適應着許多男性的求愛的，羅曼斯的需要，蓋許多男子在婚前的年青時代，錯過了這樣風流的機會。我用「求愛」這個字眼是曾經熟思的，因爲青樓妓女不同於一般普通放浪的賣淫婦也。她須得受人的獻媚報效。這樣在中國算是尊重婦女之道。有一部專事描寫近代青樓豔事的小說，叫做九尾龜，告訴我們許多男性追求那看來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經年累月，花費了三千四千銀子，始得一親芳澤。這種不合理的情形，爲婦女遮藏時代始有之現象。然男人們在別處既無法追尋異性伴侶，一嘗風流的羅曼斯況味，則此等情形亦屬事理之常。男子對於結交異性既無經驗，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黃臉婆子的絮聒，始乃頗想嘗嘗西洋人在婚前所經歷的所謂「羅曼斯」的滋味。這樣的人見了一個頗覺中意的婦女，不由打動心坎，發生類乎戀

愛的一股感覺。青樓女子經驗既富，手段嫻熟，固不難略施小技，把男子壓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這便是中國很正當而通行的一種求愛方法了。

有時，一種真實的羅曼斯也會發生，有似歐美人士之與情婦戀愛者。如董小宛與冒辟疆之結合經過，自從其初次會見之艱難以至其時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讀來固無殊其他一般之羅曼斯也。羅曼斯之結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則長齋禮佛，終其生於寺院中，顧橫波柳如是則享受其貴婦生活於顯宦家庭中，為後世所豔羨。

妓女是以叫許多中國男子嘗嘗羅曼斯的戀愛的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有時這種戀愛環境真是撲朔迷離，至如杜牧，經過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歸與妻室重敘。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也。有的時候，也有妓女而守節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實又繼承着音樂的傳統，沒有妓女，音樂在中國恐怕至今已銷聲匿跡了。妓女比之家庭婦女則比較上反覺得所受教育為高，她們比較上較能獨立生活，更較為熟習於男子社會。其實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她們纔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縱高級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程度的政治實權，關於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說項，有所較議，胥取決於

她的狂闖之中。

妓女的歸宿，總無非是嫁作小星，或則做人外室情婦，像上面所提過的幾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歷史的久遠，殆不亞於中國自身之年齡。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問題，亦與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並興。倘遇婚姻不如意，東方人轉入青樓北里，或娶妾以謀出路，西洋人的解決方法則爲找一情婦，或則偶爾幹幹越禮行爲。兩方社會行爲的形態不同，然其基本關鍵則不謀而合。其差異之由來，則出於社會態度，尤其婦女界本身對待此等行爲之態度。中國人之娶妾，如經公衆之容認而爲堂皇之行爲，在西洋則有恥言姘婦之習俗。

堅持以男性爲中心的嗣續觀念，亦爲鼓勵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國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產男孩子，真會自動要求丈夫納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規定：凡男子年滿四十而無後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這一個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歐美之離婚事件。結婚和離婚爲最困難的社會問題，至今猶無人能解決之。人類的智慧上還沒有發明過完全解決的辦法，除非如天主教的辦法可算是一種解決之道，她蓋整個兒否認此種問題之存在。吾人所可斷言者，即婚姻爲婦女唯一之

保障，無論何時，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爲女性，不論是離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濫施戀愛。在性的關係中，好像有一種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爲性的平等這一個名詞，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爲種族之延續而已。所謂現代婚姻，男女雙方以五〇比五〇爲基本原則者，生產了小孩以後，實際總成爲七五比二五之男性佔便宜。倘令有一個婦人當雙方愛情冷淡時，真肯談諧地解除男人之束縛，則四十歲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個離了婚的四十歲老婦人且爲生過三個孩子的母親者不能享受。真實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種概念，可資以辯護娶妾制度。中國人把婚姻看作一個家庭的事務，倘婚姻不順利，他們准許娶妾，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爲一社會的單位。歐美人則反乎是，他們把婚姻認爲個人的羅曼斯底情感的事務，是以准許離婚，可是這一來，拆散了社會單位。在東方，當一個男子成了大富，無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復愛其妻子，爲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慾；不過她居於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堅定崇高之地位，仍爲家庭中很有光榮的首領，圍繞於兒孫之間，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領受其安慰，在歐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離婚的訴訟，敲一筆巨額生活費，走出了家庭，多分是去再嫁的，還是那些不被丈夫愛護而仍能保持家庭中榮譽地位者的比較幸福呢？

還是拿了生活費而各走各路的比較幸福呢！這一個問題殆爲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啞謎。在中國婦女尙未具備西方姊妹們之獨立精神時，那些棄婦常爲無限可憐的人物，失掉了社會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個幸福婦人，便另有一個無論怎樣盡人力所及總不能使她成爲幸福的婦人。這個問題就是真正的婦女經濟獨立也不能解決牠。

在中國，這樣的情形每日都有見聞；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殘忍的心腸攆出人家原來的妻子，照我看來，跟我們的祖宗的野蠻思想相差不過毫釐之間，雖然她們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分同居。在過去，往往有一個實際是好婦女，受了環境關係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經結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愛他，因服順自動的願充偏房之選，並甘心獻下地服侍大婦。而現在則各不相讓，彼此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攆出另一個人而攘取她的地位，這在女子看來，可以認爲較爲進步的方法。這是摩登的，解放的，與所謂文明的方法。倘婦女界自身喜歡這種辦法，讓她們這樣幹下去好了，因爲這就是她們自身纔是第一個受到影響的人。年輕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們的同性鬭爭中會獲得勝利而犧牲了老的女人。這個問題實在是既新而又長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是永久不完美的，因爲人類天性是不完美的。吾們不得不讓這個問題以不了。

了之。或許只有賴天賦之平等均權意識和父母責任心之增進，始能減少這種案件的數量。

當然，辯護妻妾制度是廢話，除非你準備同時辯護一妻多夫制。辜鴻銘是愛丁堡大學的碩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喀萊爾（Thomas Carlyle）和愛諾爾（Mathew Arnold）文字的學者，他曾經辯護過多妻制度，他說：「你們見過一把茶壺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見過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壺嗎？」這一個比喻的最好的答辯莫如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小老婆潘金蓮說的那句話：「那有一只碗裏放了兩把羹匙還會不衝撞的麼？」潘金蓮當然不是無意義的說這句話的。

論性的吸引力

女人的權利和社會特權雖然已經增加了，可是我始終認為甚至在現代的美國，女人還沒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我希望我的印象是錯誤的，我希望在女人的權利增加了的時候，尊重閨秀之俠義並沒有減少。因為一方面有尊重閨秀之俠義，或對女人有真正的尊敬；另一方面任女人去用錢，隨意到甚麼地方去，担任行政的工作，並且享有選舉權——這兩樣東西不一定是相

輔而行的。據我（一個抱着舊世界的觀念的舊世界公民）看來，有些東西是重要的，有些東西是不重要的；美國女人在一切不重要的東西那方面，是比舊世界的女人更前進的，可是在一切重要的東西這方面，所佔的地位是差不多一樣的。無論如何，我們看不見甚麼現象可以證明美國人尊重閨秀之俠義比歐洲人更大。美國女人所擁有的真權力還是在她的傳統的舊皇座——家庭的爐邊——上產生出來的；她在這個皇座上是一位以服役為任務的快樂天使。我曾經看見過這種天使，可是只在私人家庭的神聖處所看見，在那裏，一個女人在廚房中或客廳中走動着，成爲一個奉獻於家庭之愛的家庭中的真主婦。不知怎樣，她是充滿着光輝的，這種光輝在辦公室裏是找不到的，是不相稱的。

這只是因爲女人穿起薄紗的衣服比穿起辦公外套嫵媚可愛嗎？抑只是我的幻想？女人在家如魚得水，問題的要點便在這個事實上。如果我們讓女人穿起辦公外套來，男人便會當她們做同事，有批評她們的權利；可是如果我們讓她們在每天七小時的辦公時間中，有一小時可以穿起喬其縐紗或薄紗的衣服，飄飄然走動着，那麼，男人一定會打消和她們競爭的念頭，只坐在椅上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們。女人做起刻板的公務時，是很容易循規蹈矩的，是比男人更優良的

日常工作人員，可是一旦辦公室的空氣改變了，例如當辦公人員在婚禮的茶會席上見面時，你便會看見女人馬上獨立起來，她們或勸男同事或老板去剪一次頭髮，或告訴他們到甚麼地方去買一種去掉頭垢的最佳藥水。女人在辦公室裏說話很有禮貌，在辦公室外說話却很有權威呢。

由男人的觀點上坦白地說來——裝模作樣用另一種態度說來是毫無用處的——我在公衆場所中，女人的出現是很能增加生活的吸引力和樂趣的，無論是在辦公室裏或在街上，男人的生活是比較有生氣的；在辦公室裏，聲音是更柔和的，色澤是更華麗的，書樣是整潔的。同時，我想天賦的兩性吸引力或兩性吸引力的慾望一點也不會改變過，而且在美國，男人是更幸福的，因為以注意性的誘惑一方面而言，美國女人是比（舉例來說）中國女人更努力在取悅男人的。我的結論是：西洋的人太注意性的問題，而太不注意女人。

西洋女人在修飾頭髮方面，所花的功夫是和過去的中國女人差不多一樣多的；她們對於打扮是比較公開的，是隨時隨地這樣做的；她們對於食物的規定，運動，按摩，和讀廣告，是比較用心的，因為她們要保持身體的輪廓；她們躺在床上做腿部的運動是比較虔誠的，因為她們要使

腰部變細；她們到年紀很大的時候還在打扮臉孔，還在染髮；在年紀那麼大的中國女人是不會這樣做的。她們用在洗滌藥水和香水上的金錢是越來越多的；美容的用品，日間用的美容霜，夜間用的美容霜，洗面用的霜，塗粉前擦在皮膚上的霜，用在臉上的霜，用在手上的霜，用在皮膚毛孔上的霜，檸檬霜，皮膚曬黑時所用的油，消滅皺紋的油，龜類製成的油，以及各式各樣的香油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的。也許這只是因為美國女人的時間和金錢較多。也許她們穿起衣服來取悅男人，脫起衣服來取悅自己，或者脫起衣服來取悅男人，穿起衣服來取悅自己，或者同時在取悅男人和自己。也許其原因僅是由於中國女人的現代美容用品較少，因為講到女人吸引男人的慾望時，我很不願意在各種族間加以區別。中國女人在五十年前纔足以圖取悅男人，現在却歡歡喜喜脫下「弓鞋」，穿起高跟鞋來。我平常不是先知者，可是我敢用先知般的堅信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女人每天早晨一定會費十分鐘的工夫，將兩腿作一高一低的運動，以取悅她們的丈夫或她們自己。然而有一個事實是很明顯的，美國女人現在似乎想在肉體的性誘惑和服裝的性誘惑等方面多用點工夫，企圖用這方法更努力的去取悅男人。結果在公園裏或街上的女人，大抵都有更優美的體態和服裝，這應該歸功於女人天天保持身體輪廓的不斷努力——使

男人大爲快活。可是我想這一定很耗費她們的腦筋的。當我講到性的誘惑時，我的意思是把它和母性的誘惑，或整個女人的誘惑作一個對比。我想這一方面的現代文明，已經在現代的戀愛和婚姻上表現其特性了。

藝術使現代人有着性的意識。這一點我是不懷疑的。第一步是藝術，第二步是商業對於女人身體的利用，由身體上的每一條曲線一直利用到肌肉的波動上去，最後一步是塗腳趾甲。我不曾看見過女人的身體的每一部分那麼完全受商業上的利用，我不很明白美國女人對於利用她們的身體這件事情，爲甚麼服從得那麼溫順。在東方人看來，要把這種商業上利用女性身體的行爲，和尊敬女人的觀念融合起來，是很困難的。藝術家稱之爲美，劇院觀眾稱之爲藝術，只有劇本演出的監督和劇院經理老老實實稱之爲性的吸引力，而一般男人是很快活的。女人受商業上的利用而脫起衣服來，可是男人除了幾個賣藝者之外，是幾乎都不脫衣服的：這是一個男人所創造和男人所統治的社會的特點。在舞台上我們看見女人差不多一絲不掛，而男人却依舊穿長禮服，結黑領帶；在一個女人所統治的世界裏，我們一定會看見男人半裸着，而女人却穿着裙。藝術家把男女的身體構造作同等的研究，可是要把他們所研究的男人身體之美應用

到商業上去，却有點困難。劇院要一些人脫光衣服去嘲弄觀眾，可是普通總是要女人脫光衣服去嘲弄男人，而不要男人脫光衣服去嘲弄女人。甚至在比較上等的表演中，當人們要同時注重藝術和道德的時候，他們總是讓女人去注重藝術，男人去注重道德，而不會要女人去注重道德，男人去注重藝術的。（在劇院遊藝表演中，男演員只是表演一些滑稽的樣子，甚至在跳舞方面也是如此，這樣說便是「藝術化」的表演了。）商業廣告採取這個主題，用無數不同的方法把它表現出來，因此今日的人要「藝術化」的時候，祇需拿起一本雜誌，把廣告看一下。結果女人自己深深感覺到她們須實行藝術化的天職，於是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這種觀念，故意餓着肚子，或受着按摩及其他嚴格的鍛鍊，以期使這個世界更加美麗。思想較不清楚的女人幾乎以為她們要得到男人，佔有男人，唯一的方法是利用性的吸引力。

我覺得這種過分著重性的吸引力的觀念之中，有着一種對於女人整個天性的不成熟和不適當的見解，結果影響到戀愛和婚姻的性質，弄得戀愛和婚姻的觀念也變成謬誤的，或不適當的觀念。這麼一來，人們比較把女人視為配耦，而不太注意她們做主婦的地位。女人是同時做妻子和母親的，可是以今日一般人對於性的注重的情形看來，配耦的觀點是取母親的觀念而

代之了；我堅決的主張說，女人只有在做母親的時候，纔達到她的最高的境地，如果一個妻子故意不立刻成爲母親的話，她便是失掉了她大部分的尊嚴和端莊，而有變成玩物的危險。在我看來，一個沒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婦，而一個有孩子的情婦就是妻子，不管他們的法律地位如何。孩子把情婦的地位提高起來，使她變得神聖了，而沒有孩子却是妻子的恥辱。許多現代女人不願生孩子，因爲懷孕會破壞她們的體態：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好色的本能對於豐富的性命確有相當的貢獻，可是這種本能也會用得過度，因而妨害女人自己。爲保存性的吸引力起見，努力和奮發是需要的，這種努力和奮發當然只消耗了女人的精神，而不消耗男人的精神的。這也是不公平的，因爲世人既然看重美麗和青春，那麼中年的女人只好跟白髮和年歲作絕望的鬥爭了。有一位中國青年詩人已經警告我們說，青春的泉源是一種愚弄人的東西，世間還沒有人能夠以「繩繫日」使它停住不前。這麼一來，中年的女人企圖保存性的吸引力，無異是和年歲作艱苦的賽跑，這是十分無意義的事情。只有幽默感纔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和老年與白髮作絕望的鬥爭是徒然的事情，那麼，爲甚麼不說白髮是美麗的？
朱杜唱道：

白髮新添數百莖，

幾番拔盡白還生；

不如不披由他白，

那得工夫會白爭？

這一切情形是不自然的，不公平的。這對母親和較老的女人是公平的，因為正如一個超等體重的拳鬥大王必須在幾年內把他的名位傳給一個較年輕的挑戰者一樣，正如一隻得錦標的老馬必須在幾年內把榮譽讓給一隻較年輕的馬一樣，年老的女人和年輕的女人鬥爭起來，必須失敗，這是不緊要的，因為她們終究都是和同性的人鬥爭。中年的女人與年輕的女人在性的吸引力方面競爭，那是愚蠢的，危險的，絕望的事情。由另一方面看起來，這也是愚蠢的，因為一個女人除了性之外還有別的東西，戀愛和求婚雖然在大體上須以肉體的吸引為基礎，可是較成熟的男人或女人應該已經度過這個時期了。

我們知道人類是動物中最好色的動物。然而，除了這個好色的本能之外，他也有一種同樣強烈的父母的本能，其結果便是人類家庭生活的實現。我們和多數的動物同有好色和父性的

本能，可是我們似乎是在長臂猿中，纔初次發見人類家庭生活的雛形。然而，在一個過分熟悉的人類文化中，在藝術、電影和戲劇中不斷的性慾刺激之下，好色的本能頗有征服家庭的本能的危險。在這麼一種文化中，人們會輕易忘掉家族理想的需要，尤其是在個人主義的思潮同時也存在着的時候。所以，在這麼一種社會中，我們有一種奇怪的婚姻見解，以爲婚姻只是不斷的親吻，普通以婚禮的鐘聲爲結局，又有一種關於女人的奇怪見解，以爲女人主要的任務是做男人的配耦，而不是做母親。於是，理想的女人變成一個有完美的體態和肉體美的青年女人；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女人站在搖籃旁邊時是最美麗不過的，女人抱着嬰孩時，拉着一個四五歲的孩子時，是最端莊最嚴肅不過的，女人躺在床上，頭靠着枕頭，和一個吃乳的嬰兒玩着時，（像我在一幅西洋繪畫上所看見的那樣，）是最幸福不過的。也許我有一種母性的錯綜（a motherhood complex），可是那沒有關係，因爲心理上的錯綜對於中國人是無害的。如果你說一個中國人有一種母與子的錯綜或父與女的錯綜，這句話在我看來總覺得是可笑的，不可信的。我可以說，我關於女人的見解不是發源於一種母性的錯綜，而是由於中國家族理想的影響。

中國人的家族理想

我想舊約聖經創世記中的創造天地的故事頗有重寫的必要。在中國的長篇小說紅樓夢裏，那個柔弱多情的男主角很喜歡和女人混在一起，深深崇拜他那兩個美麗的表姊妹，常以自已生爲男孩子爲憾；他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因爲他覺得他的表姊妹是可愛的，純潔的，聰明的，而他自己和他的男同伴是醜陋的，糊塗的，脾性暴戾的。如果創世記故事的作者是賈寶玉一類的人，知道他所說的是甚麼，那麼，他一定會寫一個不同的故事。上帝用泥土造成一個人形，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裏，就成了亞當。可是亞當開始裂開了，粉碎了，於是上帝拿一點水，把泥土再塑造起來；這滲進亞當的身體的水便是夏娃，亞當的身體裏有了夏娃，其生命纔是完全的。這在我看來至少是婚姻的象徵意義。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水滲進泥裏，把泥塑造了，泥吸收了水，使水有了形體的寄託，使水可以在這形體裏流動着，生活着，獲得了豐富的生命。

許多年前，元朝大畫家趙孟頫的妻子管夫人（她自己也是畫家，曾做宮廷中的師傅，）早已用泥和水來比喻人類的婚姻關係了。在中年的時候，當趙孟頫熱情漸冷，打算娶妾的時候，管

夫人寫了下面這首詞贈他，使他大受感動，因而回心轉意：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

熱如火！

把一塊泥，

捻一個你，

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

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

再捻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

中國人的社會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個制度支配着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煊染着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這種生活的家族理想是那裏來的呢？這個問題不常有人提出，因為中國把這個理想視為當然，而外國的研究者又覺得沒有充足的經驗可以討論這個問題。關於家族制度成爲一切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據這一點，一般人都認爲其理論的基礎是孔子所建立的；這種理論的基礎極端重視夫婦的關係，視之爲一切人類關係之本，也極端重視對父母的孝道，以及一年一度省視祖墓的風尚，祖先的崇拜，和祖祠的設立。

有些作家會稱中國人的祖先的崇拜爲一種宗教，在我看來，這大抵是對的。這種崇拜的非宗教之點，是在它排除了超自然的東西，或使之佔着較不重要的地位。祖先的崇拜幾乎不和超

自然的東西發生關係，所以它可以和基督教，佛教，或回回教關於上帝的信仰並行不背。崇拜祖先的禮儀產生了一種宗教的形式，這是很自然而且很正當的，因為一切的信仰都須有一種外表的象徵和形式。我覺得向那些寫着祖宗名字的十四五吋高的木主表示尊敬，並不比英國郵票上印着英皇肖像更有宗教色彩，或更無宗教色彩。第一，中國人大抵把這些祖先的靈魂視爲人類，而不視爲神靈；中國人是視他們爲老人家，而由子孫繼續供奉着他們的。他們並不向祖先祈求物品或疾病的治療，完全沒有崇拜者和受崇拜者之間普通那種討價還價的事情。第二，舉行這種崇拜的禮儀不過是子孫紀念已逝世的祖先的一個機會，這一天乃是家人團聚，對祖先創家立業的功績表示感激的日子。拿它去代替祖先活着時的生日慶祝，是不十分適當的，可是在精神上，它和父母的生日慶祝或美國「母親日」的慶祝，並沒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傳教士禁止中國信徒去參加祖先崇拜的禮儀和宴樂，其唯一的理由乃是因爲崇拜者必須在祖宗的木主之前拜跪，這種行爲是違犯十誡的第一誡的。這一點是基督教傳教士缺乏理解的最明顯的證據。中國人的膝頭並不像西洋人的膝頭那麼寶貴，因爲我們向皇帝拜跪，向縣令拜跪，在元旦日也向我們活着的父母拜跪。因此，中國人的膝頭自然比較容易使用，一

個人向一塊形如日曆的木主拜跪，其異教徒的資格並不會增加或減少。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基督徒因爲不許參加大衆的宴樂，甚至不許捐款去幫助戲劇表演的費用，結果在鄉村和城鎮裏不得不和一般的社會生活隔絕。所以，中國的基督徒簡直是被逐出了自己的家族了。

這種對自己家族的孝敬和神祕責任的感覺，常常形成了一種深刻的宗教態度：這是毫無疑議的。例如，十七世紀的儒家大師顏元在年老的時候，帶着感傷的心情出門去尋找他的哥哥，因爲他沒有子嗣，希望他的哥哥有一個兒子。這個相信行爲重於知識的儒家弟子，當時住在四川。他的哥哥已經失蹤多年。他對於講解孔子教義的工作感到厭倦，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這在傳教士說來，一定是「神靈的召喚」）覺得應該去尋找這個失蹤的哥哥。他的工作是困難到極點的。他不知道他的哥哥在甚麼地方，甚至也不知道是否尚在人世。當時出外旅行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爲明朝的政權已經傾覆，各地情形甚爲混亂。然而，這位老人還是懷着宗教般的虔誠，不顧一切地出門，到處在城門上和客棧裏張貼尋人的告白，希望找到他的哥哥。他就這樣由中國西部一直旅行到東北諸省去，沿途跋涉幾千里；經過了許多年，有一天，他到一個公共廁所裏去，把傘放在牆邊，他的哥哥的兒子看見那把傘上的名字，纔認出他，帶他到家裏去。他的哥哥

已死，可是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已經替他的宗族找到一個子嗣了。

孔子爲甚麼這樣注重孝道，不得而知，可是吳經熊博士曾在一篇精彩的論文裏（註一）說，其原因是因爲孔子出世時沒有父親。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一歌的作者一生沒有家庭，這種心理上的原因是相同的。如果孔子小時有父親的話，他的父性觀念一定不會含着那麼濃厚的傳奇浪漫色彩；如果他的父親在他成人的時候還活着，這種觀念一定會有更不幸的結論。他一定會看出他父親的缺點，因此也許會覺得那種絕對孝敬父母的觀念有點不易實行。無論如何，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不但如此，孔子甚至連他父親的墳墓在何處也不知道。他的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所以他的母親不願告訴他父親是誰當他的母親死時，他把她殮於（我想他的態度是玩世的）「五父之衢」，後來他由一個老婦人探出他父親的葬處，纔把他的父母合葬在另一個地方。

我們得讓這個巧妙的理論去表現其自身的價值。關於家族理想的必要，我們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可以找到許多理由。開頭的觀念是把人類視爲家庭單位的一份子，而不把他視爲個人。

（註一）上海英文天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吳經熊子（The Real Confucius）文

這觀念又得一種人生觀和一種哲學觀念的贊助。那種人生觀可以稱爲「生命之流」的原理，而那種哲學則認爲人類天賦本能的滿足，乃是道德和政治的最後的目標。

家族制度的理想必然是和私人個人主義的理想勢不兩立的。人類終究不能做一個完全孤立的個人，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是不合事實的。如果我們不把一個人當做兒子、兄弟、父親、或朋友，那麼，他是甚麼東西呢？這麼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形而上的抽象名詞。中國人既然是具有生物學的思想，自然先想到一個人的生物學上的關係。因此，家族變成我們的生存的自然生物學單位，婚姻本身變成一個家族的事情，而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我在吾國吾民裏，曾指出這種佔有一切的家族制度的弊害，它能夠變成一種擴大的自私心理，妨害國家的發展。可是這種弊害在一切人類制度裏都存在着，無論是在家庭制度裏，或西方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裏，因爲人類的天性根本是有缺點的。中國人始終覺得一個人是比國家更偉大，更重要的，可是他並不比家庭更偉大，更重要，因爲他離開了家庭便沒有真實的存在。現代歐洲民族主義的弊害也是同樣明顯的。國家可以很容易地變成一個怪物，——現在有些國家已經變成怪物，——把個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私人榮譽，甚至於個人幸福的最後目

的完全吞沒了。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裏，這麼一種集合主義觀念的理論結果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上馬克思已經把它有條有理地研究出來了。馬克思式的國家似乎是以完全消滅父性母性的本能爲目的，在這種國家裏，人們公然非難家族的情感和忠誠，斥之爲小資產階級的情感，以爲它在不同的物質環境中一定會消滅了去。（註二）馬克思對這個生物學上的論點怎麼會有這種堅信，我可不知道。他在經濟學方面是有智慧的，可是在常識方面也許是一個白癡。一個美國的小學生也料得到：一種有了一百萬年的發展史的本能，如果要它消滅的話，五千年還是太短的。可是西洋有識之士居然會贊成這麼一種理論，視之爲絕對合理的觀念，真是怪事。據紐約泰晤士報「談叻」欄的作者的說法，這乃是「一貫到發瘋」（Consistency gone mad）。一個人爲了要服從某一些機械定律而從事階級鬥爭，這種觀念自然會剝奪個人的信仰自由和行動自由。所以，以這麼一種極端的見解而言，我們的個人主義的成分是比在家庭制度之下更少的。

因此，我們可以用家族的理想來代替這種西洋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在這種家族的理

（註二）共產主義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想裏，人類不是個人，而是家族的一份子，是家族生活巨流的主要部份。我所說的「生命之流」的原理，便是這個意思。在大體上說來，人類的生命可說是由許多不同種族的生命之流所造成的，可是一個人直接感覺到的，直接看見的，却是家族的生命之流，依照中國人和西洋人的比喻，們用「家系」或「家族的樹」一詞，每個人的生命不過是那棵樹的一部份或一個分枝，生在樹身上，以其生命來幫助全樹的生長和廣續。所以，我們必須把人類的生命視爲一種生長或廣續，每個人在家族歷史裏扮演着一個角色，對整個家族履行其責任，使他自己和家庭獲得恥辱或光榮。

這種家族意識和家族榮譽的感覺，也許是中國人生活上隊伍精神或集團意識的唯一表現。爲使這場人生的球戲玩得和別一隊一樣好，或者比別一隊更好起見，家族中的每個份子必須處處謹慎，不要破壞這場球戲，或行動錯誤，使他的球隊失敗。如果辦得到的話，他應該想法子把球帶得遠些。一個不肖子對自己 and 家族所造成的恥辱，是和一個任防禦之責的球員接不住球，因而被敵人搶去一樣。那個在科舉考試裏獲第一名的人，是和一個球員衝破敵人防線，幫球隊獲得勝利一樣。這光榮是他自己的，同時也是他的家族的。一個人中了狀元或進士之後，他的

家人、親戚、族人，甚至於同鎮的人，在情感上和物質上，都可以靠他獲得一些利益。因爲在一兩百年之後，鎮上的人還會誇口說：他們在某個年代曾經出過一個狀元。一個人中了狀元或進士之後，衣錦還鄉，將一個榮譽的金匾高高放在他的祖祠裏，家人和鎮上的人都很高興，他的母親也許在喜極而流淚，全族的人都覺得非常榮耀。今日一個人獲得一紙大學文憑的情形，跟從前那種熱鬧的情景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在這個家族生活的圖畫裏，我們可以找到許許多多的變化和顏色。男人自己經過了幼年、少年、成年、老年等時期；開頭是由人家養育，後來轉而養育人家，到年老的時候又由人家養育了；開頭是服從人家，尊敬人家，後來年紀越大，越得人家的服從，受人家的尊敬。女人的出現尤其使這幅圖畫的顏色更爲鮮明。女人踏進這個連續不斷的家庭生活的圖畫裏，並不是要做裝飾品或玩物，甚至根本也不做妻子，而是做家族的樹的主要部份——使家族系統廣續着的要素。因爲任何家族系統的力量，是有賴乎那個娶入家門的女人及其所供給的血液的。賢明的家長是會謹慎選擇那些有着健全遺傳的女人的，正如園丁移植樹枝時謹慎選擇好種一樣。一個男人的生活，尤其是他的家庭生活，是由他所娶的妻子所創造或破壞的，未來家庭的整個性格是受

她的支配的：這是頗爲合理的推斷。孫兒的健康和他們所將受的家庭教養，（這一點很受人們的重視，）完全要看媳婦自己所受的教養如何。因此，這個家族理想裏有一種無定形的、不明確的優生制度，以相信遺傳的觀念爲根據，而且常常極力注重「門第」，這所謂「門第」就是家中的父母或祖父母對於新娘的健康、美麗和教養等方面所定的標準。一般地說來，重心是在家庭的教養，（跟西洋人選擇「優良的家庭」(Good home)裏的女人意義一樣，）這種教養包括節儉、勤勞、舉止溫雅，和有禮貌這些良好的舊傳統。當父母時不幸看見他們的兒子娶了一個舉動粗鄙、毫無價值的媳婦時，他們往往暗中咒罵女家沒有把他們的女兒好好教養起來。因此，父母對於女兒負有教育的責任，使她們出嫁之後不至於玷辱娘家的體面——比方說，她們如果不會燒菜或做好吃的年糕，便是玷辱了娘家的體面。

以家族制度中的生命之流的原理而言，永生差不多是看得見的，摸得到的。祖父看見他的孫兒背着書包上學去，心中覺得他確是在那孩子的生命裏重度人生的；當他撫摸那孩子的手兒或捏捻其面頰時，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血肉。是自己的生命不過是家族之樹的一部份，或奔流不息的家族生命巨流的一部份，所以，他是欣然瞑目而死了。爲了這個緣故，中國父母最關心

的事情是在去世之前看見子女締成美滿的姻緣，因為那是比自己的墓地或選擇好棺木更加重要的事情。因為他要親眼看見他的子女所嫁娶的男女是甚麼樣子的人，纔會知道他的子女所將過的生活，如果媳婦或女婿看來頗為滿意，他是「瞑目無恨」的了。

這麼一種人生觀使一個人對世間的事物抱着遠見，因為生命再也不是以個人的生命為終始了。球隊在中衛線的要員失掉作戰能力之後，還是繼續比賽下去。成功和失敗開始呈露着一個不同的局面。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是一個人要過着不使祖宗羞辱的生活，同時要有不損父母顏面的兒子。中國官吏辭去官職的時候常常說：

有子萬事足；

無官一身輕。

一個人最不幸的事情也許是有一些「墮壞家聲」或揮霍祖業的不肖子。家財百萬的父親如果有一個嗜賭的兒子，便無異已經把一生掙來的家財耗光。如果兒子失敗了，那便是絕對的失敗。在另一方面，一個眼光遠大的寡婦如果有一個五歲的好兒子，便能夠忍受多年的痛苦，恥辱，甚至於虐待和迫害。中國歷史上和文學上充滿着這種寡婦，她們忍受着一切的艱苦和虛

待，生活下去，一直到她們看見兒子飛黃騰達，出人頭地，也許甚至成爲名人。蔣介石可說是最新的例證，他小時和他的守寡的母親受着鄰人的虐待。這位寡婦一天對她的兒子寄着希望，便也一天不氣餒。寡婦大抵能夠使她們的孩子在品性和道德方面得到完美的教育，她們的教育工作是成功的，因爲女人普通較有實事求是的感覺；因此我常常覺得在兒童教養方面，父親是完全不需要的。寡婦往往笑得最響，因爲她笑得最遲。

所以，這麼一種家庭生活的配合是令人滿意的，因爲在生物學各方面的人類生活都已經顧到。這終究是孔子的主要目標。在孔子的心目中，政治的最後理想是和生物學很有關係的：「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爲它不僅是一句關於枝節問題的話，而是政治的最後目標。這就是所謂「達情」的人文主義哲學。孔子要我們的一切人類本能得到滿足，因爲我們唯有這樣纔能夠由一種滿足的生活而得到道德上的和平，而且也因爲唯有道德上的和平纔是真正的和平。這種政治理想的目的是在使政治變成不必要的東西，因爲那種和平將是一種穩固的，發自人心的和平。

第四編 社會隨筆

論土氣

前幾天因爲看了半天書，到傍晚的時候覺得疲倦，出來在街上閒步，那時天色正好，涼風徐來，越走越有趣，由是乎直走過東單牌樓，而東交民巷東口，而哈德門外，竟使我于此無意間得關於本國思想界的重大的發明，使我三數年來腦中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臨時得一最正當完滿的解決，如心上去了一個重負，其樂自非可言喻。固然，我這個發明之重要程度，一時甚難決定。凡一發明之重要非過多少時候，很不容易預先測料。譬如哥倫布之發見美洲（哥氏實未嘗發見美洲，聽說只發見卡立比（？）海之某某荒島），他絕想不到他會與英國文學發生什麼關係，然而倘非有哥倫布美洲發現，決不會有西班牙及英國的海賊在美洲劫掠之行爲，亦將無所謂「以利沙伯時代」「以利沙伯文學」那末沙士比亞之能否成沙士比亞尙屬疑問。我很久要找一個字來代表中國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徵，來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觀

念壓死思想的人使他們歸成一類，而百求千思苦不能得，終于沒有法子想只得暫將他擱在腦後。雖然有時也會罵人爲「殺風景的非利士第恩」而總覺得不明暢。「非利士第恩」一字爲英文 *Philistine* 之譯音，其實英文原亦未嘗有恰恰相合之字以代表這種人。*Philistine* 及 *Philistinism* 乃亞諾爾所特創的，因亞氏文字之勢力乃成爲今日通行之字，然而英國人實不常用這個字，因爲自己是「非利士第恩」的人沒有甚麼用這名目的必要。這或者也是在土氣盛行的中國沒人講到土氣的緣故。在亞氏所謂「非利士第恩」就是一種凡與開化維新勢力相抵抗者，尤其是一些有家有產覺得這世上樣樣都是安全，社會是沒有毛病，不必改革的人。大概他們的宗教是惟一的正教，含有天經地義，他們的種族是神明帝胄，他們的國家是惟一的禮義之邦，凡有人要改革此社會習慣，此傳統制度，此道德觀念，此腐敗政治者，他們必是不解，非笑，恐慌，憤怒。非利士第恩原係亞氏由德文 *Philister* 譯來的，德國大學學生稱城中平民爲 *Philister*，卽鄉頑之意。此外英文實無其字，如所用 *bourgeois* 亦係由法文借用。*bourgeois* 卽原市民有小產業者之通稱，因爲平常社會之習慣及傳統觀念平常都是靠這些人維持。（個人觀察在作者本鄉傳統觀念是靠無學問的婦人而尤其是寡婦維持，社會上之「非笑」都是

由他們來的。——實在英文既可借用 *bourgeois*，我們也可借用 *bourgeois*，只是讀音上很不便當。亞氏于論海訥論文又說法，文中有 *orgueil* 這個字表示同樣意思實在也是好。*orgueil* 就是「開雜貨舖的」，大概開雜貨舖的人是很老實很守己，人家不解新的觀念，他也跟人家不解，倘是有人要攻擊他的宗教，他也一定可拚命爲道而爭，甚至於爲道而死。我覺得在中文真是無法滿意的表示此種人之心理與精神。前天在哈德門外想到的就是「土氣」兩字，雖然這兩字也不十分的妥洽，然自有他的好處。

「土氣」二字在吾鄉本是表明鄉頑之動作與神氣，略與 *Philistine* 之義不同，未知在何方言之用法如何。但是大概在北京的人都能夠感覺得此「土」字之親切意味，古人以「土」與「金木水火」並列爲五行，或者也是中國文化發源于黃河流域之故，沒有到過黃河流域這些北省的人實不足與語「土」之爲何物。他們絕不明白「土」與人生之重要關係之密切，他們不知道我們是生于斯，長于斯，食于斯，寢于斯，呼吸于斯，思想感慨盡係焉，誠有不可與須臾離之情景。所以小時讀書翻字典，「霾」字解爲「風而雨土」，完全想像不起來如何「雨土」法子，直至北上才知道古人之言可信，然而因此我也覺得中國古代情形必略與今日北京相同，故

有用此「靈」字之必要，又有五行哲學。記得西洋哲學史中，希臘哲學家謂此物質世界之原質或以爲水，或以爲火，然總沒有以「土」包括在內，（關於此點很希望哲學史家更正，我的哲學史知識不大靠得住。）希伯來思想就不同。希伯來教以爲人是上帝由「土」搏造的，然希伯來之文化發源于米蘇波大米平原，即由弗麗底河流域，所以不足怪的，你看今日亞拉伯沙漠的沙就明白。耶穌教信人爲「土」造的並且是「死後歸土」，這就是希伯來思想之影響。——北京人，尤其是住哈德門外的人，應該很容易相信這個道理。記得小時在禮拜堂聽道，有一位教士給我們極妙的「人是土造的，死後返土」的憑據。他說你不信，到你家裏你睡的涼席下翻開看看，是不是都是灰土（大概由人氣變成的）。

以上說「土氣」這名詞在北京之異常切當，復次說我那天在哈德門外的感想，及所以發明「土氣」二字之原因。這是很小的故事，但是也是值得說的。我覺得凡留美留歐新回國的人，特別那些有高尙的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門外走一走，領略領略此土氣之意味及其勢力之雄大，使他對於他在外國時想到的一切理想計畫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國做事看得太容易。人家常說留美學生每每受北京惡空氣之軟化，爲惡社會所漸次吸收，卒使一切原有的理想如朝霧

見日之化歸烏有，最後爲「他們之一個。」然此所謂「舊社會之惡勢力」所謂「老大帝國沉晦陰森之氣象」是不大方便證明的，還不如講北京的「土氣」好。這個土氣是很容易領略的。我那天未過哈德門之先還走過東交民巷之一段，也在法國麵包房外頭站了一些時候，一過了哈德門，覺得立刻退化一千年，甚麼法國麵包房的點心，東交民巷潔亮的街道，精緻的樓房都如與我隔萬里之遙。環顧左右，也有做煤球的人，也有賣大缸的，也有剃頭擔（這是今日南方不易見的東西，但是在堂堂的首善都邑，在民國十三年，竟還是一件常事，不禁使我感覺舊勢力之雄厚可怕。）再往前路旁左右兩個坡上擺攤的甚麼都有，相命，占卦，賣曲本的，賣舊鞋，破爛古董，鐵貨，鐵圈的，（與天橋所賣的略同，）也有賣牛筋的，（兩個子就買得一塊很大的牛筋。）同時羊肉鋪的羊肉味，燒餅的味，加以街中灰土所帶之驢屎馬尿之味，夾雜的撲我鼻孔使我感覺一種特別可愛的真正北京土味。在這個時候我已昏昏地覺得與此環境完全同化，若用玄學的名詞，也可以說是與宇宙和諧，與自然合一。正在那個時候，忽來了一陣微風，將一切賣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捲在一團灰土中，其土中所夾帶驢屎馬尿之氣味佈滿空中，猛烈的襲人鼻孔。于是乎我頓生一種的覺悟，所謂老大帝國陰森沉晦之氣，實不過此土氣而已。我想無論是何國

的博士回來捲在這土氣之中決不會再做什麼理想，尤其是我們一些坐白晃晃晶晶包車的中等階級以上的人遇見此種土氣，決沒有再想做什麼革命事業的夢想。這一點覺悟就是從那陣微風及被捲在那香氣襲人的灰土中得來。（因此我可證明凡人類之覺悟一種道理都是因為一種小事，由一種直接經驗，非由學理得來的。保羅之歸依耶穌教是由于他在大馬色路上中暑 *got a sunstroke*，盧騷對於社會起原之覺悟亦在某某路上一樹蔭底下，倘非中暑便是傷寒，陰陽失和，寒熱不調所致。所謂保羅盧騷看見「異像」*visions* 是騙人的話。但這與本題無關。）

本篇並不是要討論此土氣與中國思想界之關係，不過要敘述我所感覺此土氣在思想界之重要及其不可輕忽而已。一來因為本篇不是要講道理的；而二來，這土氣與思想界關係之範圍太大，若是一定要講他，恐怕是永遠講不完。故不如就此告個結束。

談理想教育

凡世界上做事最無聊最難受的就是遇着一種不進不退半生不死的情境。如做生意發財也痛快，破產也痛快，最可怕的是不得利又不盡至於破產，使一人將半世的精神在一種無聊的小生意上消磨淨盡。如生病，爽快快的死也好，痊愈也好，只不要遇着延長十年將死未死的毛病。凡遇着此種境地，外國人叫做 *pared*，中國人就叫做「無聊」。今日教育就是陷入此種沉寂無聊，半生不死的狀況。我們在睡餘夢足或在孤窗聽雨時候，捫心自問，難免感覺到一種精神上的不安——好像天天做着事，又好像到底中國無一事可做，好像天天忙，又好像是忙無結果。倘是教育果陷入完全停滯之境，我們心裏倒可覺得痛快些。因為至少可不至於到處被人家稱爲「教授」「教育家」——這是多麼難爲情的境地。教育永遠不陷入停滯狀況，我們與人交遊或通信上永遠免不了要聽人家口口聲聲的稱呼「×教授」「××大學教授」。稍有良心的教授聽這種稱呼將難免覺得一條冷氣從脊骨中冷顫的由上而下的侵下去。我不是說一個人受了四年的大學教育尙可以懂得學問，尙可以懂得人情事理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不過說：倘是一個人受過四年中學，二年預科，四年大學教育之後，尙可以懂得人情事理，甚至於懂得學問，那真是千幸萬幸的事了。

這並不是我說笑話，今日教育之實情是如此。「人情事理」根本不存在於我們的教育範圍裏，倘是有這種方針，那是我沒看見過。我們目的是教書而不是教人，我們是教人念書，不是教人做人，倘是一個學生於念書之餘尙記得做人的道理，那完全用不着我們的代他負責。我們聽見過某某學生因爲心理學五十九分或是邏輯四十八分而不能畢業（雖然如何斷定一個人的邏輯是四十八分我未明白），然而我們的確未嘗聽見過有某學堂要使學生畢業先考一考「人情事理你懂嗎？」所以如郁達夫先生曾經做文章，勸一位青年別想去進大學，因爲恐怕他白費了幾年的光陰及一二千塊錢變出一個當兵無勇氣，做苦力沒禮貌，做鼠竊沒膽量，除去教書外，一技無能輒化了的寒酸窮士，若是出於愛護那位的本心，便是極好的議論，若是要以此責當代之大學教育，那怕就罵的不對勁兒。因爲今日的大學教育根本以書爲主體，非以人爲主體，責之以不能養出社會上活潑有爲的人格，豈非等於問和尙借木梳，問尼姑借篋櫛一樣無理的要求嗎？無論如何把一個正經長大的青年送進學堂裏頭去十幾年，使他完全與外邊的社會隔開，與天然的人羣生活分離，既沒有師長的切磋，又沒有父兄的訓導，只瞎着眼早念書，午念書，晚上又念書，是使此青年不懂人羣生活的絕頂妙法的。結果是滿肚子的什麼主義，什麼派哲學，

而做事的經驗閱歷等於零，知道恩斯坦的相對論而不知道母雞不要公雞是否可以生鷄子兒。

雖然，不但我們的方針不對，就我們所用的教育方式也很可懷疑。倘是「學問」是我們大學教育的方針，就所以達此方針的教育方式也不可考量。我們現此之所謂學問有趣極了。不是有體質的，並且有重量是可以拿稱稱量的。今日談大學教育者之心理，以為若設一種「非八十單位不能畢業」的條例，嚴格的執行，嚴格的致試，絕不通融，絕不寬鬆，這樣一來，四年級八十單位，每年級二十單位，倘是一學生三學年只得五十八個單位，那末第四年請他補習兩單位，湊成二十二單位，八十單位補足，那他必定逃不了做有學問的人，出去必定是大學的榮耀了。原來掩耳盜鈴的本領并不限於軍閥與官僚。倘是我們的邏輯不錯，有八十二立方寸學問的人，若願意借兩立方塊學問給他一位只有七十八立方塊學問的同學，我們當然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當這兩人一同畢業。（但對這一點，尚不免懷疑，很願意得各學堂註冊部的聲明，是不是可以借的？）不但此也，如以上所謂每立方塊的學問每塊裏頭的頁數也有一定的，比方近代歷史一立方寸即丁先生講義二百七十五頁，二百七十五頁讀完便是近代歷史的學問一立方寸；文字

學學問一立方寸是徐先生講義一百五十三頁。（限定一學年讀完，不許早，不要遲，若是徐先生特許八頁免試，便是實數一百四十五頁，一學年分兩學期。每學期十八個星期，通共三十六星期，四三一二，四六二四，通共一百四十六，每星期限定念四頁正好，不許多，不許少。）如此積頁數而得幾許立方寸，積立方寸而得一張文憑，雖曰未學，註冊部亦必謂之學矣。原來此種以數頁數及數單位而衡量學問的方法，的確是純由西方發明，於吾國書院制度未之前聞也。記得杜威曾經說過，現代的教育好像農夫要趕鵝到城裏去賣，必先飽喂之以穀類，使頸下胸前的食囊高高的凸出來，然後稱稱其輕重，鵝愈重即其價格愈高。其實杜威先生說錯了話，他忘記在本問題上稱者與被稱者原來是同類的動物。

二

以上既談到現此教育之根本乖謬，此地可略談我們所謂理想教育。這教育理想當然於現此無實現之可能。然實現與不實現都不相干，我們在此沉寂無聊的教育生活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種畫餅充飢望梅止渴之辦法而已。且既不希望其立刻實現，我們可不為環境之逼迫，來限制我們理想的計畫，又可不必要派代表奔走於一些無信義的官僚之門，以求得一涓滴之賜，豈非

快事。我們可以儘量的發揮我們理想大學的計畫，基金等等問題盡可不顧。我們可以儘量夢想如何一個理想大學可以給我們的子弟理想上最完備的教育，怎麼一個理想大學可爲學者優遊永日，寢食不離，終身寄託之所，怎麼一個山水幽麗，水木清華，氣候佳宜，人也理想，地也理想，環境也理想的大學，可以當做教育界的普陀山。我們可以夢見如何一個設備完善的大學可以使我們忘記現此教育界之沉寂無聊。

我們的理想大學最重要基件，就是學堂應該貫滿一種講學談學的空氣。此空氣製造之成功與否，是大學教育成功與否的夤緣。講學空氣之由來最重要的卽在於學堂之房屋外觀，學堂外觀之最重要部分就是一座頽圮古樸，苔痕半壁，匾額字跡潦倒不可復認的大門，其餘一切學堂的房屋樹木場所周圍亦必有一種森嚴古樸的氣象，使人一跨進大門如置身別一天地，忘記我們一切的俗慮俗冗，好像在此周圍內惟一要緊的事件是學問是思想。因爲我們都明白物質的環境與吾人思想生活密切的關係，在上海南京路念經念一百年也不能成佛。佛家最明白這條情理，教育家若不懂，只須遊東海之普陀與西山之禪柘便可不待我的斷斷多辯。大凡世界的宗教家都明白這條道理，西方羅馬天主教的教堂便是很好的例。我們一進那高聳巍立深邃黝

黑的禮堂，看見那一線黯淡和平的陽光從極高的染色玻璃窗上射到那簡樸的森嚴的座位上，聞見那滿屋的香味，又聽見那雄壯清瞭的琴聲，雖素不相信天主教的人也可以幾分領略信天主教的好處，他給我們精神上的慰安。宗教如此，學問何獨不然？一人的學問非從書上得來，乃從一種講學好學的空氣中得來，使一青年寢染於此種空氣中三年之久，天天受此環境之薰陶，必可天然的順序的快樂的於不覺中傳染着好學的習氣，就使未必即得如何鴻博的學力，也至少得一副鴻博的臉孔，至少跟他談學問時不至於他每每來問你要講義。最怕的是一個像清華學校這樣嶄新白亮的一個大門。除去一個蒼茵滿佈，字跡模糊，將傾未傾的大門及圍牆，使人自遠望之若一片空谷荒野或宮園故墟外，牆圍內應該這裏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閣，那裏有一片五百年的頽垣，甚至於無一屋頂，無一柵欄，無一樹幹，無一爬牆虎的葉尖不帶着一種老大古樸的氣象。有一種的學堂有這種的空氣環境，然後可以講學。像我們北大第一院工廠似的所謂沙灘兒大樓，無論如何講學是講不下去。

物質的環境而外，我們可以說師生在課外自然的接觸乃理想大學最重要的特色。最重要的教育乃註冊部無法子記分數的教育，真正的學問乃註冊部無法升級留級的學問。在理想大

學中，上課的手續乃一種形式上的程序而已。（且通常絕無考試，與德國大學例同。）教員學生不上課則可，（非強迫的）在課外無相當的接觸則絕對不可。因為倘是我們的推測不錯，教育二字應解做一種人與人的關係，不應當解做一種人與書的關係。一個沒學問的人因為得與有學問的人天天的接觸，耳濡目染，受了他的切磋砥礪，傳染着他好學的興味，學習他治學的方法，明白地對事理的見解——這是我所謂教育。俾爾遜說的好，看書不一定使人成爲有思想的人，但是與思想者交遊普通可以使人成爲有思想的人。課堂中的學問常是死的，機械式的，在課堂外閑談時論到的學問才是活的，生動的，與人生有關係的。課堂內的學問大都是專門的學問，課堂外的學問，出之偶語私談之間乃是「自由的」學問 liberal education。古人有楹聯曰：「常思先輩尋常語，願讀人間未見書。」「尋常語」三字卽同此義。讀王陽明的傳習錄（雖是他尋常語之一部）無論如何不及親聆王陽明教誨之爲愈。以今日視課堂爲教育中心的教育方式，師生上課相見，下課相忘，學生孳孳以講義頁數爲生命，不用說沒有賢者可爲學生的師資，就是有賢者，學生也決沒有機會聽到他們的「尋常語」。理想大學中的生活，必使師生在課外有充量的交遊與談學機會，使學生這裏可與一位生物學家談樹葉的歷史，那裏可以同一位心

理學家談夢的心理分析，在第三處可以聽一位音樂專家講 Hoffmann 的笑史——使學生無處不感覺得學問的生動有趣。

所以理想大學應該是一大班瑰異不凡人格的吃飯所，是國中賢才薈萃之區，思想家科學家麇集之處，使學生日日與這些思想家科學家的交遊接觸，朝夕談笑，起坐之間，能自然的受他們的誘化陶養引導鼓勵。理想大學應該不但是這裏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閣，那裏有一片五百年的頽垣，並且是這裏可以碰見一位牛頓，那裏可以碰見一位佛羅特，東屋住了一位羅素，西屋住了一位吳稚暉，前院是惠定宇的書房，後院是戴東原的住所。這些人物固不必盡是為教書而來，直以學堂為其永遠住所而已。故以上所謂「吃飯所」非比方的話而已，乃真正指吃飯而言。他們除了吃飯之外，對學堂絕無何等的義務，在學堂方面即所以借這些人以造成一種濃厚的講學的空氣。因為一個學堂，沒有這些人的存在，而徒靠三數十個教員決不足以掩蔽幾百個喁喁待學青年的烏烟瘴氣，故一面必力限定學生的人數，（多則不能個個人得與師長親密的接觸），一面必增加鴻博師儒之數額。此則略近於英國大學 fellows 的制度，在本篇中可暫譯以「學侶」二字。如這回由庚子賠款委員被撤退之羅素與狄根生（G. Lowes Dickinson）就是

劍橋大學單吃飯不教書學侶之一。他們除去有終身永遠在學校之居住權利及每年得薪俸二百五十金磅爲雜費及旅費外，對於學堂絕無規定義務，且出入旅行有充分的自由。英國大學之有這種設備，一方面是替國家保護天才之意，使他們得永遠脫離物質外境的壓力，專心致志於學問思想生活上。可以從從容容的增進他的學業，培養他們德性。一方面是使大學成爲一個很有趣味的社會團體，大學裏頭的社會生活是一種優異可愛的生活。

所以理想大學不是一些青年學者讀書之處，乃一些老成學者讀書之處。大學裏頭不但有繳學費才許念書的小學生，並且有一些送薪俸請他念書的大學生。繳學費念書的學生雖常有很可造就的天才，送薪俸請他念書的學生才能夠對於學術思想上有重大的貢獻。

最後關於學生畢業問題，即今日教育界所公認爲最重要問題，我也不能不說幾句。我說這是教育界所公認爲最重要問題，因爲我們公認讀書的目的是要畢業。理想教育所最怕談的是「畢業」二字，不必說學業之於學者本沒有告畢之時，命名之根本不通，就說要想出一種稱量學生的學問程度的好法子也絕想不出來。理想的教育并不是不願意找出一法，把某甲與某乙的學問比較一下，變成亞拉伯字碼可以寫出來的準確的，精密的，不誤的分數，但是理想教育

始終不承認自有史以來有這種法子已經被人發明。就實際方面着想，畢業二字也不過是說一人的學問已經達到「比較可以」程度而已。此所謂「比較可以」的感慨只有與該學生是相近的教員或導師能夠感覺得。所以依理想教育計畫我們應該實行「導師制」tutorial system，每個學生可以自由請一位教員做他個人的導師，一切關於學問上進行方針及看書之指導專托於此一人之手，此導師取之教授也可，取之於學侶院中人也，只須得他們的同意。導師應知道該學生學問之興趣與缺點隨時加之指導，且時與以相與談學之機會。倘是一學生的程度可以使他的導師覺得已達到「可以」程度，於必要時就請他的導師給個憑據也可以，認此學生爲該導師之門人。故畢業之事全與學校無關，而爲導師個人的私事。同一學院畢業，或爲梁任公的門人，或爲章炳麟的門人，梁任公或章炳麟之所認爲什麼是「可以」程度，則全由梁任公或章炳麟以私人資格而定。各導師的門人的程度，或高或低，本不相干，因爲這可由各導師自己負責。至於此文憑之程式，也由各人自定，印的也成，寫的也成，寫在連史紙上也成，寫在毛廁裏用的粗紙或信封上面也成。因爲這文憑是最不緊要的事。我們理想教育完全實行時候，應該完全用不着文憑，應該一看那學生的臉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學畢業生。倘由一學生的臉孔

及談話之間看不出那人的大學教育，那個大學教育也就值不得給什麼文憑了。

薩天師語錄

其五 薩天師與東方朔

薩拉圖斯脫拉來到鶻突之國魯鈍之城，拜見國君備，太子儒，宰相顛蒙，太傅鹿豕，主教安閒及御優東方曼倩，覺得這鶻突國中魯鈍城裏，只有曼倩一人最聰明，只有他尙分得青紅皂白，只有他不玩世盜名，遊戲人生；他的笑中有淚，淚中有笑。東方曼倩對薩天師說：

薩天師！慈悲長老！你何以下臨這冥頑之邦，俳優之朝，在這廷上，聰明人只能作俳優，也只有俳優是聰明人。我誠實告訴你，我已發明這城中聰明之用處，就是裝糊塗！

你只知道噤口之聰明，你卻不知饒舌之狡慧。

你何以離你的彌陀淨土，你的山中明月？你是否也感覺山峒的嚴寒，而下凡饒舌以求緩？

也許你是來探訪佩嘉禾章的癆病胸膛，或是來獻殷勤於吃燕窩粥的小姐？

也許你要來訪問善做計聞的穩健青年，或是來問候長髯老爺，在玩弄他們徽章？不然，或是

你來瞻仰登天雞犬的風采，及親領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香水閨媛的芳澤？

薩天師，慈悲長者！在這城中情感已經枯黃，思想也已搗成爛漿，上捲筒機，製成日報。

我告訴你這些話，並不求你相信：在這城市的春天，人心已經發霉，志尙也已染了癆瘵；流水已充塞毒熱的微菌，柳絮也傳佈腦膜炎的小機體。

你也許不相信：但是，在這城中，奸滑都是老，無猜都是少；臉皮與年齒而俱增，寸心與歲月而

彌滅——

在這城中，無猜青年請問：我們要把良心放在何處，把羞惡之心置於何地？長輩回答說：你只耍端莊，飯有你吃的。改你羞惡之心，易以老成之面。長輩於是翻過去摟他的小老婆。

薩天師，老實告訴你，我依隱玩世，誑謔人間，也已乏了。我欣喜你來，因爲我在饒舌之中，感覺寂寞，在絮絮之中，常起寒慄。我遨遊乎孤魂之間，看那些孤魂在夢中做扒手，互相偷竊。

我欣喜你來，因爲對他們，我常戴着俳優的假面具，我爲他們學會傻笑的藝術。我憑這隻傻笑面具，與他們往來。

我傻笑，你傻笑，他傻笑。我們傻笑，你們傻笑，他們傻笑。這是他們的文法。

今天我正在傻笑，昨日我已經傻笑，明早我將要傻笑。這是他們動詞的變化。

但是他們的傻笑，非我的傻笑，他們的哈哈，也不同於我的哈哈。他們莫明我的噱聲，也莫知我露齒猶笑的高深。

因為我的猶笑是像焚毀城市的火災，非像開花曝剝的銀燭，供閨秀的賞玩；是像夏日之酷烈，不像冬日之和煖。我不使他們聽我的笑聲而舒服。

因為我的笑聲是暴烈的，如火燎原的。我的笑容是魑魅的，使他們的主教蹙額，他們的紳士痛心。

維持風化：他們的禿頭主教與大腹賢臣唱着。我們也在扶翼聖教：他們尖頭軟膝的紳士和着。我唾棄他們的風化，也不敢正視他們的床第。

我的笑聲，只使他們油滑的雞皮臉起了微皺，使他們的鑿目合上，而傳達到他們便便的大腹——在這大腹中，受消化而起新陳代謝作用，連同海狗腎使他們壯陽。

他們把我的笑話當做春藥，麻醉劑，他們熱心聖道，有如斯者。他們也須要我供給補養料，醫他們的神經衰弱症。

維持風化——同時給我們清甜易消的養料。他們的腸胃也怪可憐見。但是我的諧謔，饒舌，都有特別理由：在這城中，裸體的真理，羞赧已無容身之地，所以須披上諧謔的輕紗……

東方朔這樣對薩拉圖斯脫拉說。薩天師回答說：

我雖可憐你，但更可憐他們聖賢君子紳士的腸胃，尤其可憐羞赧無地披上俳謔輕紗的真理。

你這依隱玩世善放花砲的小聰明，你最善用聰明處，就是你的花砲與你的傻笑。你已學會保全你的頭顱。

我恭賀你不曾維持風化，扶翼聖道。難道真理可以屈身入宮，爲鷓突國君的妃嬪，或是往來街上，替你們的國君貼標語？

維持風化：你們的貪污倖臣一齊唱着。但是我告訴你：凡維持必先改造，凡建設必先搗毀。世上沒有焚燬的火，不是照耀世界；沒有可畏的太陽，不是煦育萬類。

請你放你的花砲長久些，響亮些，使他們不致於昏入睡鄉。最好玩的遊戲莫如焚燬這大城。

因爲從這大城的灰燼，將有新都出現，由這些破屋的舊址，將有新的耶路撒冷成立。因爲我正在急切的等待復活，所以也一樣急切的等待死亡。

但是，你聽我的臨別的贈言。你須好好的看護真理，給她穿上規矩守禮的服裝，因爲裸體的真理，不是他們的賢人君子所敢正視的。

薩拉圖斯脫拉如是說。

其六 文字國

薩拉圖斯脫拉立於市場講道時，見有斯文長者側立旁聽，在一頂瓜皮小帽之下，露出一副獐頭鼠目形容，削肩便腹，喉中吃吃時發奇聲，又似吐痰，又似吞痰。在他靜聽之時，始而如有所思，繼而若有所失，終而義形於色揚袂而去。

薩拉圖斯脫拉說：我誠實告訴你們，防避你們的縉紳，民間的蠹賊。我以上帝之名警告你們，防避你們的讀書人，如防避你們倉廩的老鼠。我以上帝之名警告你們，防避你們的正人君子，如防避草中的蛇蠍。

你們反對劣紳，但是我告訴你們，凡是紳未有不劣的。

讀書是這些城狐社鼠的門路，識字是他們行竊行詐的法寶。

在文字國中，文字是縉紳先生的專有品，文字的艱深，是他們戕賊百姓，使盲聾廢疾的武器。文章是他們耍弄玄虛的拳套，是使觀衆眼花撩亂的舞術。但是我告訴你們，因此他們最高的文章鉅子，也只成了賣膏藥的江湖拳士，只成了富翁做壽請來的戲子。

他們寫的是壽聯，行狀，墓誌銘，哀啓，訃聞，告窆，碑銘，預備人家連同壽麵，賻儀送贈朋友。

他們做的是宣言，通電，快郵，書面，談話，新聞稿，一面向武人送秋波，一面向百姓撒煙障。而且宣言篇篇得體，通電句句雅馴。

他們的武器是刑名師爺的告狀，是字句森嚴的奏摺；他們專擅的，是等因奉此的公文，是實爲德便的八行書。

於是在文字國中，文字乃難能可貴，而刑名師爺維持其飯碗。宣言一出，音韻鏗鏘，讀者相與搖頭吟誦，然其結果，亦等於國旗，懸彩，鞭炮，爲盛典中一種必不可少之點綴。

敵黨謂之「偽」，仇軍謂之「賊」，這是他們的修辭學；在人謂之「沆瀣一氣」，在我謂之「精誠團結」，這是他們的文法。

棄甲曳兵謂之「通盤計畫」無意抗外謂之「保全元氣」這是他們的名句。但是主張保全元氣者，不妨亦有義憤填胸，主張「不顧一切」之時。

妥洽未成，謂之「曉以大義」。和解放裂，謂之「執迷不悟」。出師謂之「拯斯民於水火」，倒戈謂之「憤內亂之頻仍」。

軍餉到手謂之「竭誠擁護政府」。戀棧不走謂之「不顧成敗利鈍」。

「學讀才疎」是履新上任之謙辭。「以讓賢路」是引咎辭職之雅語。「裕國福民」是包捐劣紳之幌子。「涓滴歸公」是貪官污吏的招牌。

刮民脂膏謂之「義捐」。強種烟苗謂之「懶稅」。鴉片公賣名爲「寓禁於徵」。全身却走謂之「一面抵抗」。

「摧殘民權」是失意政客之口號。「忠誠黨國」是登天鷄犬之呼聲。「民不堪命」必見於叛軍之通電。「鞏固威信」常呈乎貴人之文章。

薩天師說聰明的中國人啊，你們實在太聰明了，文雅的中國人啊，你們的民賊實在太文雅了。

我未嘗見過這樣以禮爲國的國家，也未嘗見過這樣相率爲僞的文章。

我在世上未嘗見過這樣拯斯民於水火的愛國軍閥，也未嘗見過這般憤內亂之頻仍的烏合之衆。

我在世上未嘗見過這樣涓滴歸公的貪官污吏，也未嘗見到這樣裕國福民的土豪劣紳。

然而縉紳的文字，也自有其根據——「道統」及「正名」哲學。正名是他們的哲學，仁義是他們的道統。他們相信名正言順，因爲名正言無不順的，至於事實，似在其次。

在文字國中，文字就是符咒，文人就是巫醫。文字的勢力，不但可以治國，並且可以祛祟。你只消貼張字條於對面牆上，傷風自會好的。所以伏羲之功，在於神農之上。

但是我告訴你們，通電，宣言，也等於符咒及祛祟的字條。在非文字國的人，以爲貼字條不見效的，但在文字國的同胞，却明明以爲見效，此所以爲文字國。

薩拉圖斯脫拉如是說。

其七 上海之歌

偉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頌你的偉大與你的神秘！

我歌頌這著名銅臭的大城，歌頌你銅臭，與你油臉大腹青筋黏指的商賈。

歌頌這摟的肉與舞的肉的大城，有吃人參湯與燕窩粥的小姐，雖然吃人參湯與燕窩粥，仍舊面黃肌瘦，弱不勝風。

歌頌這吃的肉與睡的肉的大城，有柳腰筍足金齒黃牙的太太，從搖籃裏到土墳中永遠露着金齒黃牙學猴猴「嘻嘻嘻嘻」一般的傻笑。

歌頌這行尸走肉的大城，有光髮滑頭的茶房，在伺候油臉大腹青筋黏指的商賈與柳腰筍足金齒黃牙的太太與面黃肌瘦弱不勝風的小姐。

你是何等的偉大與神祕！

在夜闌人靜之時，我想像你的怪異奇詭；在南京路的熙熙攘攘中與黃浦江上的男女浮屍身上，我看見你的各種色相——

我想到這中西陋俗的總匯——想到這豬油做的西洋點心，與穿洋服的剃頭師父；

我想到你的浮華、平庸、澆漓、淺薄——想到你斲傷了枝葉的花樹，與斲傷了天性的人類；也想到你失了丈夫氣的丈夫與失了天然美的女子；

想到你失了忠厚的平民與失了書香的學子；也想到你失了言權的報章與失了民性的民族；

我想到你的豪奢與你的貧乏——你巍立江邊的崇樓大廈與貧民窟中的茅屋草棚；也想到你坐汽車的大賈與檢垃圾桶的孺子；

我想到你的淫靡與你的頹喪——你燈紅酒綠的書寓與士女雜遝的舞場；

我想到你的歡聲與你的涕淚——你瘋式的蘇灘與中狂式的吹打；也想到你流淚上轎的新娘與歡呼鼓舞的喪殯；

你的退隱的道台、知縣、與玳瑁眼鏡八字鬚的海上寓公，在小花園做蘆生；你的四馬路文人，也在敘述徵歌逐色的本領與欺負女性的豪氣；你半癡的公子哥兒，也在幫助消耗他們祖上的壁錢；

你癆病的煙鬼坐在車中，受顏色紅潤的羅宋保鏢的保護，如嬰孩之在母親的懷抱；你黃浦江中的癡男怨女，也在黃泥水中與黃色的魚蝦爲友；

你有賣身體下部的妓女與賣身體上部的文人；也有買空賣空的商業與買空賣空的政客；

你飄泊海上的外人，有小的腦袋，壯的脛骨及硬的皮鞋；你飄泊海上的農夫，汗流浹背爲廠主日納十角車資而奔跑；你的紅頭阿三手持警棍——而這脛骨、皮鞋、赤背、警棍也正在交舞；

我想到你的詩人，墨客，相士，舞女，戲子，蓬頭畫家，空頭作家，滑頭商人，尖頭搨客——

在夜闌人靜之時，我想到這種種的色相，而莫明其熙熙攘攘的所以；

你這偉大玄妙的大城，東西濁流的總匯。你這中國最安全爲樂土，連你的乞丐都不老實。我歌頌你的浮華，愚陋，凡俗與平庸。

談言論自由

一 論人與獸之不同

今天所演講的是言論自由，所以鄙人也想在此地自由言論。諸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凡一人聲明要言論自由暢所欲言時，旁人必捏一把冷汗。假使那人果然將他心裏的感想或是對親友鄰舍的意見和盤托出，必爲社會所不容。社會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論的虛飾，扯謊。我們所求的不過是有隨時虛飾及說老實話的自由而已。

語言向來是人的專長，鳥獸所知道的只有飢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號呼而已。如馬鳴，牛嘶，虎嘯都不出於這本能需要的範圍。所以老虎吃人，只會狂吼爲樂，却不會說，「我吃你，是因爲你危害民國。」這是人與獸之不同。所以何芸樵主席反對現代小學課本「鵝姊姊說，狗弟弟說」這種文字，鄙人十分同情。伊索寓言一書，專門替鳥獸造謠，謗毀獸類與人類一樣的奸詐。假定鳥獸能讀這種故事，他們也不會懂得。比方狐狸看見樹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開，決不會無聊地罵酸葡萄。惟有人類才有這樣的聰明。因爲鳥獸沒有語言，所以也沒有名，遂也沒有正名哲學。因此，假定狐狸要強迫農民種鴉片，也必不會正勸種鴉片捐之名爲「懶捐」。如果會，這狐狸便不老實了。

二 論喊痛的自由

我們須知，人類雖有其語言，却比禽獸不自由的多。蕭伯納過滬時說，唯一有價值的自由，是受壓迫者喊痛之自由，及改造壓迫環境之自由。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並非說話的自由。人類所說的話真不少，却很少能喊痛。因爲人的語言已經過於纖巧曲折，所以少能直接了當表示我們本能的需要。這也是人與獸的一點不同。譬如貓叫春是非常自由，而很有魄力的。中國

的百姓却不然。他痛時只會回家咒罵，而且怕人家聽見。

有人以為爲做人只須說話，毋須喊痛。鄙意不然。又有人以為民生比民權重要，現在中國內地的百姓已經活不了，還談到什麼民權？其實不然，活不了時也得喊一聲，才有鳥獸的身分，否則只有死之一路。這種喊痛的自由才是與我們的生活有關係的，比什麼哲學理論都好。從前于右任先生等黨國先進所辦的民吁，民呼報，意思就是爲民喊痛。不過民吁民呼，總是悲痛不雅之音，不會悅耳，所以做官的人所願聽的不是民吁民呼，而是民贊民頌。

三 言論係討厭的東西

中國向有名言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謂知人祕事者不祥，又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論是討厭的東西，豈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非者，人家必罵爲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稱贊頌揚人的，人人喜歡，奉爲象。政府所喜歡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順民，並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有偵探在坐，必認爲林某人討厭，而認守口如瓶之諸位是比我好的國民。不過天生人有口，就是要發言論。若大家守口如瓶，結果必變成一個悶葫蘆。

我們須知，言論自由是舶來思想，非真正國產。因爲言論自由與守口如瓶莫談國事的寶訓

是不兩立的。在中國的經書中及傳說中，個人找不到言論自由說。惟有一條，稍微准許言論自由。這就是一句我國格言，叫做「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不過這與言論自由說稍微不同。因爲罵不痛時，你可儘管笑罵，罵得痛時，「好官」會把你鎗斃。

四 民之自由與官之自由

因爲言論是討厭的東西，所以自己要說話而防別人說話，是人的天性。結果在德謨克拉西未實現的國，誰的巴掌大，誰便有言論自由，可把別人封嘴。所以中國說話自由的，只有官，因爲中國的官巴掌比民的巴掌大。如「敬告中國民衆，」提倡孔孟班禪，做國歌，發通電，都是官說話的自由。我們願意聽也得聽，不願意聽也得聽。然而我們現在提倡的，是在法律範圍以內，官民都有同等的自由，這就討厭了。我們須明白，百姓自由，官便不自由，官自由，百姓便不自由。百姓言論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封閉報館，百姓生命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所以民之自由與官的自由成正面的衝突。民權保障同盟提倡民權必爲官僚所討厭，而且民權保障愈認真，討厭之程度愈大，這是大家必須澈底了悟的。諸位須澈底覺悟，愛自由是人類的通性，官民一律。假定我是官，我也必愛任意殺頭的自由。從前吾鄉張毅師長頭痛或不樂時，就開一條子，由

監獄中隨便提出一二犯人鎗斃，醫他的頭痛，這是多麼痛快的事。現在張毅已死了，所以我報告此事，十分安全。

五 論魏忠賢所以勝利

話雖如此，百姓未免太苦了。所以我們必求民權保障。中國自來也有梗直敢言的書生，如東漢之清議及明末的東林黨人。但是因爲沒有法律保障，所以不久便失敗。東林黨人雖然聯名疏劾魏忠賢，魏忠賢只須在皇帝面前一哭，便可把東林黨人罷免處置。中國的精神文明也只到此田地而已。忠直之士到底死於宦官之手，東漢如此，明末也如此，明末就有人比東林黨人如宋朝宋江等一百零八淮南盜賊。黨人倒後，便有宦官黨崔呈秀等起而代之，時人稱爲「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兒。」然而，黨人終於滅亡，而虎、彪、狗、孝子順孫終於勝利了。因爲中國向來沒有人權的保障。

我們須知筆端舌端雖然一樣可以殺人（口誅筆伐），總沒有鎗端利害。在筆端與鎗端交鋒之時，定然是鎗端勝利，而筆端受宰割。所謂人權保障，言論自由，就是叫筆端舌端可以不受鎗端的干涉，也就是文人與武人之爭。論理文人應該聯合戰線，要求筆鋒舌鋒自由的保障。然而事

實上文入政客未必擁護言論自由，因為文人已經投降武人的麾下，自己站在鎗桿後面，對照的是鎗頭，並不是鎗口，所以也不覺得爭言論自由重要了。這是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實。

六 論商女所以必唱後庭花的理由

中國今日之最大弱點，誰也知道是國民漠視國事，如一盤散沙。須知這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並非國民的天性，乃因不得人權保障，法律不能衛人，所以人人不得不守口如瓶以自衛。中國青年誰沒有一腔熱血，注意政治時局。但是到了廿五、三十年紀，人人學乖了，就少發議論，少發感慨。四十者比三十者更乖。所以如此者，是從經驗得來，並非其固有的本性。假定今日有人權保障，國民必另有一番氣象。以歷史爲證，東漢太學生也都關心國事，尙氣節，遇事直言，到了黨錮的摧殘，而直言之士殺戮幾百，劉家滅族以後，風氣便大不同。由是而有魏晉清談之風，讀書人談不得國事，只好走入樂天主義，以放肆狂悖相效率。有的伴狂，有的飲酒，如阮藉飲酒二斗，吐血三升，天下稱賢。所謂賢，就是聰明，因爲能在不許談國事之時談私事，縱慾以求人生之快。這是人權被剝奪時，社會必有的反應，古今同然。今日跳舞場生意之旺盛，就是人民被壓迫，相戒莫談國事，走入樂天主義的合理的現象。商女雖然也亡國恨，但是既然不許開抗會，總也有時感覺須唱

唱後庭花解悶的需要……

水乎水乎洋洋盈耳

我向不善歡迎要人，站碼頭，踱月台一類的事。這回却爲事勢所迫，被人擠到歡迎蕭伯納的前線，而且前線就是埋葬多少情郎癡女的黃浦江畔。在不得已佇立江畔二小時的會兒，我覺得世上的水實在很多，倒現在想起蕭翁就有水乎水乎之感，我們孔子也早有「美哉水」的感慨。我知道上海電政司長，外交部駐滬交際科員，甚至上海市長，南京部長等，都要笑我少見多怪。……

時爲正午，在孫夫人客廳。蕭翁正在靠爐大椅上，眼光時看爐上的火，態度極舒閒，精神也矍鑠。大凡英國人坐在爐邊時，就會如在家居的閒適，這就是蕭翁此時的神態。他一對淺藍的目光，反映着那高額中所隱藏怪誕神奇的思想。蔡先生與孫夫人都在座。但是還有幾位客人未到，所以我們隨便閒談。

我們談起蕭翁的二位作傳者。我說赫里斯比亨德生文章好。

「文章好，是的。」蕭氏回答。「但是赫理斯這個人真沒辦法。他窮極了，所以要寫一本耶穌的傳。書店老板不要，教他寫一本蕭伯納的傳。這是他作傳的原因。但是他不知我的生平。他把事實都記錯了。剛要脫稿時，他不幸逝世，將手稿托我出版。我足足費了三個月光陰編訂糾正及增補書中所述的事實，但是赫氏的意見，我只好讓他存在。」

「赫理斯說他原要寫耶穌的傳，但是據說下筆時情感太衝動了，所以寫不下去。」我勉強湊上說。

「是的，赫理斯遇見與狂浪的人在座，他便大談起耶穌人格之高尙，但是與安立干教牧師同席時，他又大放厥詞——如同巴黎最淫蕩的神女交談一般……他死時，只是留給他的妻兩袖的清風。」

「我希望他的妻現在可以拿到這本書的版稅吧？」自己想不出什麼妙論可發揮。

「自然的。可笑的是，有我的朋友寫信給我，對書中許多奚落我的話提出抗議，說赫理斯不應該說這些話，而我不應該依他發表。其實這幾段話是我自己寫的。」

蕭氏講話之時，淺藍的眼睛時閃爍，宛如怕太陽光一樣，使人覺得他是神經銳敏的人，有

時或有怕羞的可能。最特別的，就是他如有所思時，額頭一皺，雙眉倒豎起來，有一種特別超逸的神氣。這就是蕭伯納的諷刺畫中常看見的有名的眉梢。

我看這位長身纖瘦的愛爾蘭文豪，想到他縱橫古今語出驚人的議論，使讀其書的人，必生畏心，以爲此老不可輕犯，然而一見其爲人，又是樸質無華的文人本色，也是很近人情守禮法的先生。因此我想起他素來以真話爲笑話的名言。常人每以爲蕭氏的幽默，出於怪誕炫奇，却不知道滑稽只是不肯放誕，不肯盲從，而在於揭穿空想，接近人情，撇開俗套，說老實話而已。不過要近人情說老實話就非有極大的勇氣不可。誰敢奉行耶穌教十誡中勿撒謊的誡條，老實說婚姻是怎麼一回事，戀愛是怎麼一回事，中國政府，長期抵抗，高等教育，讀書涵養等等是怎麼一回事，便非被社會認爲狂悖不可。這是蕭伯納被人認爲怪誕的緣由。

在席上，蕭氏談到素食，中國家庭制度，大戰，英國大學的教授戲劇，中國茶，及博士登茶等問題。他只是在他學用筷子夾物之時，隨便扯談的，當自在，談諧俳謔，然而在我們聽來，真如看天女散花，目不暇顧。

蕭氏說英國大學的教授戲劇，只教人莎士比亞劇文的箋註出處，某語出於某典，某人生於

何時。學生預備功課時，也盡力強記這瑣碎的箋註，以應課堂上的考問，却未曾把本文一氣讀完，而得其神趣。結果這些學生一聽見莎士比亞的名字就頭痛，終身不敢翻開莎士比亞的劇本。

他又說在大戰時，英國士兵與德國士兵倒沒有惡感。「英國人與德國人從來不吵嘴，他們相見於疆場，只有拿起刺刀，你不殺死我，我便殺死你完事。但是英國人却痛恨法國人，法國人又痛恨美國人。到了歐戰將終的時候，這聯軍的惡感已達到極點。」

「我們以前常講戰士的英勇。但是歐戰以來，英勇已成歷史上過去的事實。大戰中沒有人說他自己的勇氣，只有說他的恐懼。現代戰爭的殘酷兇狠，已到極點，凡頭腦清楚而稍自愛的人，都非屁滾尿流不可。」

「我曾經聽見一般尙戰論者，大談戰爭有益於人類的品性，鼓勵犧牲，英勇，大無畏精神，就對這些人提出一種消極戰爭方法。我提議我們在每年秋操時候，廢除閱操典禮。因為這閱兵是不殺人的，所以不會提高人類的品性，應該叫那些尙戰論者自己到野外去，真鎗實彈去互相廝殺。如此可以滿足他們食人的野性。」

整後大家到花園中。那時清涼的陽光正射在蕭翁的白髮蒼髯，蕭氏人又高偉，有一種莊嚴

的美麗。這幾天是連日微雨，所以我們想蕭氏對於上海的印象未免太好，上海的雲天太便宜了。

「蕭先生，你福氣真大，可以在上海看見太陽。」有一人說。

「不，這是太陽的福氣，可以在上海看見蕭伯納。」這位機智的愛爾蘭人回答。

我想到穆罕默德的名言：「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讓山來就穆罕默德。」

從梁任公的腰說起

梁任公之腰（即腎），無端被前北平協和醫院×××拿出一個。事後有人問梁何不抗議，梁幽默答曰：中國人學西醫，能開刀將腰拿出而人不死，已了不得。吾何為抗議哉！

初，梁任公病，尿道出血，精神虧損，羣醫相與私議，莫知究竟，故毅然決定開刀檢驗。及裂腹取腎而視之，並無病狀，惟有一小白點，醫者曰：是病根歟？遂施手術，取其一，留其一。過後梁尿仍出血，始知原與取出之腎無與。病勢漸劇而梁遂死。

由此可知世界大道理。吾人病而請醫，因己之茫渺，遂信醫之高明，以為醫言神聖不容致疑。而行醫者為生計關係，亦必掩其茫渺，故示高明，中心所疑，對病家必曰定係某病，苟老實曰吾不

知也，則必失病家之信仰。於是開方投藥，在醫家原作一嘗試而已，幸而中則痊，不中則改投他藥。惟吾人未學醫道，惟醫言之是聽，初未知此中玄奧也。實則每每人死而醫尙不知何症。世事渴穿，皆與此相類。

讀書人最應頭腦清楚，然讀書人偏最常上當。世上上醫家當者莫如讀書之中等階級。病在讀書人好看書報，四處摭拾一點似是而非的衛生常識，於是岌岌皇皇，不可終日。滿空中皆癆病菌也，飯店手巾皆傳染媒介也，衆牙齒皆病菌巢穴也，花柳病必爛鼻發瘋也。於是中學回來，不擦飯店手巾，不飲他人茶杯，不吸煙，吸煙有尼古丁毒，不喝咖啡，咖啡必害心臟，而成一書獃。實則癆病菌不能侵入健全身體。飯店手巾若不擦眼皮嘴唇及傷口，決不妨事；若多食硬物菜蔬，少喫糖餌，不刷牙亦無妨，牙膏皆無用，牙刷一角錢一支便可，吸煙不害衛生；花柳病皆可預防。此皆中等階級讀書人所不知者。

論語有人作投考事一文，述其本年投考經驗。既考清華，醫驗並無痧眼，並發證明書，又投考北大，北大醫生謂必有痧眼，不許與試，生出證書與辯，無效。吾以此事詢之海上眼科專家，專家曰，痧眼最難判別，曰必有，曰必無，皆向外行人示威而已。彼行醫六年，診斷無訛，確知爲痧眼者約

二百餘人而已。此亦足破除吾輩之迷信乎。吾小兒在校，校醫謂有痧眼，吾大奇之，以吾生四十年，尚不知痧眼爲何物，而二女皆有痧眼，吾不信也。每星期五校醫拿刀刮其眼皮，小女哭。余止之，謂若有痧眼，吾自負責。吾從不請眼科專家檢驗，而至今無事。幸而吾未上當，否則眼皮必致刮壞。

人生世上，最用得着一點常識，讀書不可讀昏了。銀價大跌，經濟專家甲曰，必禁止運銀也，乙曰，必不可禁止運銀也，斷斷爭辯，有似街犬。棉麥借款，專家甲曰，必影響於中國農民也，乙曰，必不影響農民也。亦似街犬。教育專家訂課程標準，年年幾何代數，讀了又讀，汝以爲教育專家懂得教育乎？無此事也。若懂得教有，豈有一人自六歲讀書至廿五歲而一封書信寫得不通之現象乎？要人治國行政治河築道，汝以爲懂得治國乎，治河乎？無此事也。世上只是大家混飯喫而已。或喫政治飯，或喫教育飯，或喫江湖飯。吾輩既然讀書，至少亦須留一點常識，凡事能看穿真理，將來受用無窮也。

哈佛味

文章有味，大學亦有味。味各不同，皆由歷史沿習風氣之所造成，浸潤薰陶其中者，遂染其中

氣味。然大學之味，應係書香而已，外此如牛津之口腔（Oxford drawl）、劍橋之藍衣、耶律之拍肩、哈佛之白眼，皆風氣既成之後之皮毛形態而已。辛克萊氏曾著書，一章專罵哈佛中人之臭架子。老吉士（Will Rogers）美國著名幽默家，亦曾言：「哈佛大學之教育並非四年，因為是四年在校，四年離校，共是八年；四年在校使他變成不講理的人，離校以後，大約又須四年，使又變成講理的人，與未入大學時一樣。」吾近作語言學論叢，寫自序，也有懺悔語，而順便罵人懺悔的是說：初回國時，所作之文，患哈佛病，聲調太高，過後受語絲諸子之薰陶，始略明理。這大概是老吉士所謂離校之四年所必經過的轉變；幸而轉變了，依然故我，不失赤子之心。罵人的是說：許多哈佛士人，只經過入校之四年時期，永遠未經過離校四年之時期，而似乎也沒有經過此離校四年時期之希望。此輩人以爲非哈佛畢業者不是人，非哈佛圖書館之書不是書，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讀書人之俗。我見此輩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笑我從前像他。

文妓說

龔自珍平均論（見定盦文集）有一段說：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啣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義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是龔氏以「啣唔求爵祿」及「盜聖賢市仁義」之男子概與「鬻容」之女子同等。

劉向說苑也有一段「淫民」的話：

「（李克對魏文侯）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日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羔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琴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淫民也。」

李克所舉的淫民，也不過如妓女之無所事事，美衣足食，度日子于笙歌權樂中。並沒有像龔氏「盜聖賢市仁義」者之喪墜人格，賣盡機巧智能，以求利祿；與妓女之賣身求利同。與龔說最近者有蕭伯納。他在 *Three unpleasant Plays* 序中有一句：

「像許多的律師，政客，教員，牧師，天天運用他們的技巧智能來出賣他們的良知，與這比起來，妓女之一天賣身兩三鐘頭真可不算一回事。」（原文不在手中，不及細覆。）

這種的男子在中國新學界也不能說特別少。許多新學界的人，一跨進某軍閥的門內，就立

刻可以以「高等華人」自居，或提倡讀經，或幫他的主人逮捕學生。此與龔氏「盜聖賢市仁義」之例正相符。不過現代之文妓，亦有盜聖賢市股票者，此的確非古之男子所知事也。

祝土匪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湊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是行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視莽原恭維莽原的話，因為莽原即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學者」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鬚鬚還在乎？金牙齒沒掉麼？雪花膏未塗污乎？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脚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于真理者，繼必以教會

爲重于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爲重于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爲重于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于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雖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土匪來講不可。一人不敢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貫徹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真理招呼不來，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沒有假鬚鬚，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却家裏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却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裏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並且也不想將真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來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爲「土匪」「傻子」過。並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穩健；他們的家裏老婆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面團團的尊容，則無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天滅殤亡之時。到那時候，却要請真理出來登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個時候還遠着呢，我們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爲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於願足矣。

只不要投降！

回京雜感

豈明先生來信謂這回南下一定得到許多見聞，希望能寫出來。我想這三個月之間在南邊固然有些事件，但是何嘗有北京所聞所見之足以引起我們的感嘆？據報上所載種種奇聞，如陰謀復辟，「整頓學風」，還有種種名流之怪論，與我在廈門所聞見張毅吃人一類的消息相比，何嘗稍讓絲毫——老實說起來，還要古怪離奇些！這似乎就是豈明先生所謂「有些當出於老兄意表之外的」及玄同先生所謂「成日在苦悶無聊的狀況中一面看了種種（廣義的）遺老遺少遺小遺幼們之精神的復辟……頗覺有「氣炸了肺」之象。」記得我走之時正是某某名流大說鬼話之秋，（雖然此位名流也會「大打玄學鬼」，回想至今只差了兩年，可嘆！）今日回來又正是某某名流大唱「政治修明，實業發達，軍備充實，教育進步」，（雖段祺瑞的大執政令也不過爾爾，）而學生「愛國心」倒可以不要，至少也應該詆毀之際。嗚呼玄同，我們雖欲不「氣炸了肺」其可得歟？且豈獨「氣炸了肺」而已，我們簡直非效喇嘛開打鬼大會不可。

一 名流之加多

我離京時，只有一種感想，就是國中名流之逐漸加多；無論其實實際上已入流未入流，都早已具了老成練達學士大夫的資格。其最痛心者乃此等名流，皆從新人物中補進的。惠靈吞嘍，托福

總長嘍，江參政院員嘍，（據說「江」爲洪水，「虎」爲猛獸，如何不怕！）已知名的不算，其餘未成形的還多着呢！今日回京所有的感想也不過是國中名流加多的利害而已。且兩年前剛從外國回京，尙有三種願望，（1）得西直門驢子而騎之，（2）得東興樓蝦子豆腐而食之，（3）得天下英才而拜訪之。今日回京却聰明的多了：驢子及蝦子豆腐固然還在，而好些往日理想中之所謂「名士」却已被發見不過是些候補名流而已。

中國算來也糟。我本來很高興的自慰，等那些頭腦迂腐的老前輩死完了中國便好。只要他們死完了中國便有望。可是如今細細一想，不但那些遺老沒有死完之希望，且有蕃衍孳殖，霸據中原之勢。正是一個遺老未去，三個遺少又來；已成的「亡國大夫瘟國官僚」，正要功成名就，挾着外國鈔票，跑到外國租界，去傳他們種子的時候，未來的「亡國大夫瘟國官僚」已相繼而起。想來實在可怕，難道今日什麼學生會學聯會的激烈分子，將來也要全數變成學士大夫嗎？所幸的是外國人，不大知道我們此中的底蘊，我們遇見他們時，還可以鼓起勇氣接續說「等他們死去就好，死完了一定就好」——雖然我們心裏頭要想「不大一定罷」。

二 名流之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家常講 inferiority complex 「遜色癥結」的道理。譬如一人於某事或某方面上自覺遜色，於是他的下意識必發生一種自衛的作用。因為這自覺不如的感念於他的精神慰安是有害的，故其人心理必自然的生出種種防衛的方法（如特別的意象，偏見，信仰等）。使此不愉快的感覺可以隱隱的消滅（其實只是蓋藏起來於下意識中），那人的精神便可因此照常安穩，憑良心說話，憑良心做事了。據說我們大多數的信仰發源于感情態度 (feeling-attitudes)，不是根據理智的。倘是用這種眼光觀察可以發見於我們思想信仰之後，有極微妙的作用，有許多我們不願承認的，不大體面的情感與願望在。他們的存在只在下意識中，且若經指出來，其人必力加以否認。自覺不如便是此感情之一種。譬如不出嫁的中年婦人，最不贊成的，是他們美麗青年的姪女們自由戀愛的愛情。——再如我們三十以上的跟十幾歲的小孩子一同出去走路，他們正東跳西跑觀前看後，我們却只想能少走一步好，於是我們不得不很莊嚴的訓示他們：「小孩走路也不端端正正的……」。據心理分析家說，此一段教訓是於此三十歲以上大人的心理有益的。他暗中所覺得精神體魄大不如此小孩子不愉快的感念，可以借此深藏于下意識的海裏，而於意識生活中，得恢復其平坦公正的態度，於自己良心，也就很對得起了，同樣

的，罵名流的人也須明白名流的苦衷。因爲此次滬案發生以後，中國如學工商界之參加運動，固已夠忙，政府也於面子上，敷衍的過得去了，獨此名流，既不敢表示滿意於政府「誓死騎牆」與「敷衍到底」的政策，一方面又不屑與青年學子合作，事後問心何以自解？隱隱中將不免起一種 inferiority complex。由是不得不有他們來「教訓」青年，來「至誠懇的泣告」青年，或者聲明要來誘導青年們。什麼「單靠感情不能救國」呵，「救國須先求學」呵，「青年惟一的職務是念書」呵，「希望你們再上課」呵。外國人不怕你「愛國心」呵，都是爲着名流自己精神上的慰安，不得不說的。好像沒有感情，便是愛國，又好像名流之所以不加入運動者，乃爲求學。推而至於極端，乃有「排貨是自己吃虧」，「罷課是自殺」的種種謬論。但是因此名流的愛國債却還了，他們「自覺遜色」的「癥結」也已隱隱墜入五里霧中，而名流也就仍舊可以問心無愧。自然名流同時也要恭維學生幾句話，但是這也是爲着名流的精神慰安起見不能不說的，以表示名流態度之公正寬宏。（原來天下的馬賊，訟棍，鄉嫗，村婆沒有不相信自己態度是公正寬宏的。）（參觀 Ernest Jones: Rationalization in Everyday Life）

三 政治與心理分析

Rivers 在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說「我想大半的受過教育的人現在承認許多種的裝大的社會的行爲，實隱藏着一種懷疑，及忸怩不敢自信的態度而已。心理學家謂此類的行動是由於自衛機制（defense-mechanism）的作用，在這作用上，人們多少在不覺中（非故意的）採取那誇大的態度，作爲衛護，以避免承認其不及人時，心靈上所感覺的不安。」

倘是我們拿這個「自衛機制」的觀念，來批評觀察近數月來政府的種種行動，我們實在可以多得點了解。Rivers 曾經指出英國大戰時，陸軍部裏頭辦事上的種種耽誤時間的俗套虛文，實在只是這許多新入來的人物，不懂他們的職務的「自衛」作用而已。通常官僚中的虛文褥節，都是所以保護不稱職的官僚，使免當面丟臉。故除此沈瑞麟必要請段祺瑞另派外交大員，「自衛」的太明顯，不提以外，如政府之所以禁止開國恥大會及他種愛國大會，此中之「自覺不如」及自衛作用便較微妙，須細心分析方能覺察。最喜歡講學風腐敗的，偏偏是軍閥與官僚，因為「中國弄到這樣田地」頂好有教育界來代負責，使大家可以知道亡國者學界也而非官僚。故如丁文江「中國弄到這個田地完全是智識階級的責任」實可謂軍閥與官僚 defense-mechanism 心裏最明白的表示，要說的比丁先生明白痛快，恐怕不易。我們因此可

以明白整頓學風，不但是救國的急務，於官僚軍閥精神的慰安與自身的尊嚴，也是當務之急。我們學界認點罪過來，省了他們的 inferiority complex 變成神經病又何樂而不爲呢？

四 急進派與守舊派

急進自號爲維新，守舊自號爲穩健。這兩種人的不相容，近來越看越明白。他們的不相容是不能免的，是好的，是應該的。他們的互相討厭，都是好的，應該的，健全的。由於他們的互相討厭，然後社會才有進步，而且生活才有點趣味。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躡市場，經過一個行人擁擠的地方，偏偏有幾位穿長褂的先生，逍遙遙遙的若進若退，好像不覺得其他的人也有走路的權利，於是對我的朋友說這幾位的討厭。但是我的朋友提醒我說，但是他們正以我們爲討厭。我的朋友的話是對的。在一個普通行動委迤的人羣中，幾個洋鬼子偏要腳快，由人羣中衝過去，是很討厭的。我的朋友的話是對的，但是由這三個月的經驗使我記得，我們走快的人要以走慢的人爲討厭，也同樣是不能免的。

讀書救國謬論一束

在中國枯燥的生活中，有兩類動物是樂觀的。因為他們的舒服是真的，快樂是真的，所以不能不引起我們不舒服的人偶然的同情，而且因為在四面楚歌之時，竟有人敢唱起空城計來，就使不足以鼓起我們的勇氣，也至少可以使我們開開心。但是我覺得中國果有振興之時，此兩類怪物非放之三危、殛之羽山不可。這兩種怪物，不用說的，就是遺老與遺少。

空城計何以唱不得

有人問：他們快活也就讓他們快活，何以有誅殛他們之必要？這是根本不明白今日事實的人所必有的懷疑？其實，在四面楚歌時候，有人唱唱空城計，讓大家開開心，也未嘗不妙。遺老遺少的樂觀，若當做玩意看，未嘗不可開開心，因為他有一種風趣，同看瘋人在街中唱打鼓罵曹，或者跟一個渾身纏綿的叫化子竟天嘻笑一樣的神祕。但是倘使有一位戲迷，不但要去大街上唱他的戲迷曲，並且要強迫全路的行人同他合唱，那就未免有點「擾亂治安」的嫌疑，「為法律所不許」的了，也只好送入瘋人院妥當。倘是有人不但躬體力行其樂天主義，並且要勸告全國的青年與他一樣，且美其名曰樂觀，曰不談政治，曰讀書救國，我們却不能不提出反抗。因為果使全國的男女青年能像他們的舒服樂觀，中國的命運也就完了。因為「勿談政治」「閉門讀書」

等等的美字樣，實不過蓋藏些我們民族的懶惰性與頹喪性而已，不過是我們中庸知命系統哲學的新解釋，是我們義皇上人擊壤而樂的新變相——總而言之就是西人所謂「東方文化精神」的新表示而已。況且倘使我們這些朋友不願意談政治也可以，要閉門讀書也可以，若必打起口號，說什麼其讀書乃所以救國，這却未免太多事。

什麼叫做勿談政治

自從滬案發生以來，遺老與遺少反對學生愛國運動的論調，我們也已聽夠了。其中種種名目，足以動人聽聞的，自亦不少，如「罷課是自殺」、「學生不念書，反來愛國，是上了智識階級之當」，這些是較粗糙率直，顯然「不負責任」的。但是還有一種表面上較公平，似與學生同情，而實非同情，要反對學生，而又不肯公然反對學生，所以更可怕的論調。就是「勿談政治」、「閉門讀書」、「讀書救國」等等。所謂「勿談政治」，而可仍舊愛國的人，是否因為說者以為中國人能談政治的太多，或是如何講法，我們自然不易揣摩。我們若再進一步問：是否單學生不應談政治，或是人人都不應該談政治？若是單學生不應談政治，他人却許談政治，則此中的標準何在？要以年限，或是以什麼為標準？如未成年的不可談政治，「成人」後才可以談——以政治與學生生

理上發育完備爲比例，略如娶媳婦一樣，這倒也是一個辦法。如是則古有明訓，男以三十，女以二十爲限，倒也明確易辨。所難者，是幾位三十以上的大學學生而已。或者以畢業爲準，畢業以前就是學生，畢業以後才是「國民」，或者爽快些說，畢業以後才是「人」，如此以「學生」與「國民」相對，或者簡直與「人」相對；但是此解法，却又與民國憲法上「國民」二字之法律上解釋相矛盾。據這種教育家的觀察，學堂是學堂，人生是人生，學生「唯一的職務」是閉門念書，「人們」才可以閉門救國。「人們」猶如田鷄，學生猶如蝌蚪，人們猶如一種燈蛾，學生却只如一種蟲蛆，這些蟲蛆于未成燈蛾時，也只好聽其蟲蛆而已。所可慮者燈蛾仍舊要由蟲蛆變來，倘是未畢業的學生可以「閉門念書」除非 *Continuity of personality* 忽然停止，或者在畢業典禮，受什麼神經上神祕的改化，略如蠶繭出殼一樣，可以擔保將來的商家一定不閉門營利，將來的外交官一定不閉門營私，或勾結洋大人，因爲這也是他們「唯一的職務。」如此士農工商各盡厥職，中華民國自然太平萬歲了。

閉門讀書謬論之由來

但是「勿談政治」還有第二個解說，就是不但學生不應談政治，並且人人都不應該談政治，

除去官界的以外。這實在是更大的問題，而不限於局部的學生。這種觀念我們不用說的，就是現時政府及名流的主張，政治是官僚的事，是與小百姓無關的。我們須明白這種「勿談政治」的高論，不是空空一個學理，是與政府的行為互相表裏。有這種政府才有這種政治學，有這種政治學才有這種政府。所以要明白勿談政治的真正意義，須先明白我們今日實際上是怎麼樣的一個國體。我們明白這個政治的背景，才能明白這種謬說的由來。

中華官國的政治學

我們這回由關稅會議開幕那一天所得最寶貴的啓示，就是中華無所謂國民，只有官國而已。這一點的意見並不是我們的新發見，明眼人早已知道中華無論什麼國體，至少總不是民國。無論外交與內治，都不是我們國民所應該談的，更談不到什麼根據民意。所謂政治實即是政府諸公的所有物，國憲可由官僚製造，國民會議，可由官僚濫充，外交重案更可由官僚自定，甚至官僚赴會議開會，小百姓的道路交通可以隨意斷絕一小時之久，此種現象在我們冒充「民國」已經忝不爲怪了。但是既然連道路也不是小百姓的，（但是外國人却走得的，）並且在家裏樓上窺看的人尙要被警察廳，斥得不露頭面，（王府井大街目擊事實，）我們不能不懷疑今日的

官僚即昔日之皇帝，「帝國」固然已不存在，「民國」二字亦是贅瘤。

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勿談政治的由來，及其較廣大的意義。在一個官國裏面，提倡民意民治，反覺得矛盾，不但爲政府所嫉惡，且將爲士大夫所不容。我們現在可以明白勿談政治的學理，是中華官國應有的政治學，學理與政府行爲是互相團結，自成一系統，分不出那個是因，那個是果，實只是中國人對政治消極態度的老根性而已。我們現在可以明白閉門讀書，非真正閉門讀書，是吾人政治消極的護符而已，是中國人古來惡談政治的惡根性的表現。若由這方面考求，我們才知道談政治與不談政治，乃今日吾人的最重要問題。

政治與精神歐化

我們不但要反對人家的提倡勿談政治主義，我們並且應該積極的提倡，凡健全的國民不可不談政治，凡健全的國民都有談政治的天職，我們須明白所謂勿談政治，實只是中國民族已成敗類的一個象徵，勿談政治是中國民族病態的著現，即中國民族普通惰性的表見，並沒有什麼精深學理。所謂勿談政治，即聽天由命中庸哲學之又一變掛，即普通中國母親送小孩入學勸以「勿管閒事」之又一新形。不但政治不可談，實則在社會與學堂，凡公共事業，與自身幸福無

關的，都不必談。此種遇事畏葸，消極，苟且儉安的態度，是否東方文明的特色，我們很可以仔細考量一下。據這種態度我們可以決定勿談政治之高論，不但在「民國」裏可以以此相戒，等到亡國在大英或日本屬下之時，更當受社會一般歡迎。我曾談到精神歐化問題而以「談政治」爲足以復興吾民精神「適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慣卑怯頹喪傲惰之癰疽」六條之一，實在因爲「不談政治」是吾民族畏葸消極之一主要象徵。我們所以反對閉門讀書，非真反對閉門讀書，實反對閉門讀書之名行閉門睡覺之實。我們反對勿談政治，實不僅反對勿談政治主義，實反對我們信中庸主義（卽「永不生氣」主義）及樂天知命（卽「讓你吃主義」）的同胞。我會說過：

「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謂在這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皮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

其實這豈但是新月社的怪現象，實只是一張中國普通社會的小照。對了，什麼都可以來，剃頭，洗浴，喝皮酒，（且有甚焉者），只不許談政治，此種遣訓，應否介紹於全國男女青年，似尙有待研究之必要吧！

詠名流

這篇東西，雖然也仿近人詩體，原來只是一點小玩意兒，燈前靜夜，作此姑以自娛，並以消我數月來對名流忍受的氣，絕對不是想掉弄什麼筆墨。不過因為做得字句頗覺整齊，（並且還有對仗）並且也已經替他做了樂譜，所以將他發表，也不過是想給幾位同我一樣覺得有「出出氣」之必要的同胞閉覽，希望他們也能收同樣的功用吧！作者附誌。

I 他們是誰？

三個騎牆的勇士，

一個投機的好漢；

他們的主義：

吃飯！吃飯！

他們的精神：

不幹！不幹！

II

他們騎的什麼牆？

一面對青年泣告，

一面對執政聯歡；

他們的主張：

騎牆！騎牆！

他們的口號：

不忙！不忙！

III

他們的態度鎮靜，

他們的主張和平，

拿他來榨油也榨不出

什麼熱血冷汗；

IV

他們的目標：

消閒！消閒！

他們的前提：

了然！了然！

他們的鬚鬚向上，

他們的儀容樂觀，

南山的壽木也裝不下

那麼肥厚嘴臉；

他們的黨綱：

飯碗！飯碗！

他們的方略：

不管！不管！

論政治病

曲齋老人解「父母惟其疾之憂」說要人常患政治病，病就是下台，所以做父母的每引爲憂。我想政治病，雖不可常有，亦不可全無。姑把我的意見，寫下來如左：

我近來常常感覺，平均而論，在任何時代，中國的政府裏頭的血虧，胃滯，精神衰弱，骨節酸軟，多愁善病者，總比任何其他人類團體多，病院，療養院除外。自袁世凱之腳氣，至孫中山之肝癆，以及較小的人物所有內外骨皮花柳等科的毛病合起來，幾乎可充塞任何新式醫院，科科住滿，門門齊備了。在要人下野電文中比較常見的，我們可以指出：腦部軟化，血管硬化，胃弱，脾虧，肝膽生石，尿道不通，牙蛀，口臭，眼紅，鼻流，耳鳴，心悸，脈跳，背癱，胸痛，盲腸炎，副睪丸炎，糖尿，便秘，痔漏，肺癆，腎虧，喇叭管炎，……還有更文雅的，如厭世，信佛，思反初服，增進學問，出洋念書，想媽媽等（毛病就在古文的不是，「養痾」二字若不是那樣風雅，就很少人要生病了。）……總之，人間世上可有之病，五官臟肺可反之常，應有盡有了。只有婦科不大有，其理由是中國女子上台，下台者尚少，不然一定子宮下墜，卵巢左傾等等，也都不至無人過問了。同時一人可以兼有數病，而精神衰弱

必與焉。

我已說過，政治病雖不可常有，亦不可全無。各人支配一二種，時到自有用處。凡上台的人，都得先自打算一下：我是要選那一種呢？病有了，上台後，就有恃無恐，說話聲音可以放響亮些。比方你是海軍總長，而想提出一擴充海軍增加預算的議案在閣議上通過，你若沒有膀胱發炎或是失眠症，那個預算便十九沒有通過的希望。假定你膀胱不能發炎，而財政部長却能血管硬化，（血壓太高），他便佔優勢，而你立下風了。財政部長要對你說：「在這國幣空虛民窮財盡之時，你若堅執增加預算，我只好血壓增高而辭職了。」那時你有什麼辦法？但假使你有膀胱發炎，你便有法寶在身了。你說：「你真不給我錢，我膀胱就得發炎了。」這樣旗鼓相當，財政部長，遂亦無話可說。此時行政院長，若有點機智，他必拉你在旁附耳說：「老兄，你也不必這樣堅持，財某的脾氣是你所曉得的。我上回風濕都壓不住他。他說要血壓高，就一定血壓高起來，在這外攻內患之時，大家應當精誠團結才好。所以兄弟說，你也不必堅執膀胱炎不發了。改爲失眠何如？你到湯山靜養幾天，而我也勸勸財某血壓不要一定高，改爲感冒和衷共濟，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不就得了嗎？」不一會，你已經驅車直出和平門（？）在湯山的路上了，而那海軍預算提案也正

在作宰子的晝寢。

我並非說，我們的要人的病都是假的。患痔漏的要人，委實痔漏，怔忡症的政客也委實怔忡。我知道閻錫山真正患過長期痢疾，那是阿米巴作祟。社會已經默認痢疾是閻先生的專門了，而我並不反對。同樣的，馮玉祥上泰山時，也真正有咳嗽。我們所要指出的是，凡要人都應該有相當的病菌蘊伏着，可爲不時之需，下野時才有貨真價實的病症及醫生的證書可以昭示記者。假定我做官，我不想發糖尿，尿而可糖，未免太笑話，西醫的話本來就靠不住。大概腸胃中任何症都使得。我打算要有一個完全暴棄的脾胃及頹唐萎靡的神經。

我所以取消化病者，有以下的理由。做了官，這種病必定會發的，而且也合乎「吾從衆」的古訓。自然，我此刻有十分健全的脾胃，除了橡皮鞋以外，嚙得下去的保管消化得來。但是無論你先天賦與的脾胃怎樣好，也經不起官場酬應中的糟塌。我知道，做了官就不吃早飯，却有兩頓中飯，及三四頓夜飯的飯局。平均起來，大約每星期有十四頓中飯，及廿四頓夜飯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場中肝病胃病腎病何以會這樣風行一時。所以，政客食量減少消化欠佳絕不希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貪食無厭；他們應該用來處理國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窩魚翅肥鴨爛鷄了。據我

看，除非有人肯步黃伯樵馮玉祥的後塵，減少碗菜，中國政客永不會有精神對付國事的。我總不相信，一位飲食積滯消化欠良的官僚會怎樣熱心辦公救國救民的。他們過那種生活，肝胃若不起了變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過勸勸他們懂一點衛生常識，並提醒他們，腎部操勞過甚，是不利於清爽的頭腦的。有人說譚延闓滿腹經綸，我却說他滿腹燕窩魚翅。譚公爲什麼死啊？

閒話不提，總而言之，我們政府中比世界任何政府中較多閉結，腳氣，肺癆，痔漏，神經衰弱，肚腸傳染，膀胱發炎，腎部過勞，脾胃虧損，肝部生癌，血管硬化，腦汁糊塗的人物，人人在鞠躬盡瘁爲國捐軀帶病辦公，人人皮包裏公文中夾雜一張醫生驗症書，等待相當時機，人人將此病症書招示記者趕夜車來滬，進滬西上海療養院「養疴」去。療養院的外國醫生那裏知道那早經傳染的臟肺及富於微生物的尿道，是他們政治上鬥爭的武器及失敗後撒嬌的仙方。

鄭板橋

人只怕不肯說老實話，能說一句老實話，必爲後世所重。板橋滿身名士骨氣，在三百年來之讀書人中，爲我所最看重。家書十六篇，皆青年所應讀。若曰：「讀書須有特識，依樣葫蘆，焉有是處？」

而特識。又不外乎至情至理。至歪扭亂竄。無有是處。……總之。豎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可爾。」又曰：「凡人讀書。原拿不定發達；然即不發達。要不可不以讀書主意拿定也。科名不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買賣。」吾甚願當代青年奉板橋數篇家書爲聖經。卽如以上兩語。讀書之方法及宗旨。已皆概刮無遺。如能體會。勝過留學三年。一切交憑奴隸。尤應心領如言。

但我又有感想：板橋實一最普羅的作家。使板橋生於今日。必爲共產黨無疑。故奉家書爲聖經。又似乎未當。何以見得？請讀與其弟墨第四書：「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對此與共產黨口號何異？「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多求。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此種精神。近乎江西共產黨的均田政策。共產黨看不起知識階級。板橋也看不起讀聖賢書人。論語第十七期封面。已登板橋赫然的語。謂「吾輩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云云。又罵劣紳曰：「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脩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

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板橋先生將處今日達官顯宦於何地？所謂「汝輩讀書人總會說話」，所謂「他日居官便不如此」，彼輩聞之，多難爲情！

黏指民族

染指，中飽，分羹，私肥，這是中國民族亘古以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賢愚共同擅長的技術。根據這技術之普遍性及易學性，我們幾乎可以主觀的演繹的斷定這染指性已是中國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其大學生物學教授摩爾君發明，中國人巴掌上分泌出來一種微有酸味之黏性液質，分泌管之後有腦系膜，直通第五脊椎與眼系腦筋聯絡。凡眼簾射到金銀銅時，即引起自然反應作用分泌額外加多，錢到手時尤其甚。此時所發出之液液特富黏性，特別見於拇指與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見方亦然。因此銀錢到手，必有一部分膠泥手上，十元過手，必泥一元，乃無可如何之事。故中國人向來認爲錢不沾手，違反天性，「羹

夫挑糞，亦必醮一醮。」此黏指性，科學名詞名爲 Agglutinidigitalism。最近賑災委員（記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義之徒，）以侵水災款而被老蔣鎗斃，卽黏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十一月五日）福爾摩斯載，「東北捐款七百萬元查無着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國人」八個大字。因此我們夢想中國自殺團計劃也不能實行了。原來中國人很可以自殺，大規模的相約投入東海，以免身受亡國之痛。但自殺團亦必舉出幾位委員，辦理該團旅行購票事項。然而自殺委員如果是中國人，定必大做其中飽，尅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來，因此自殺委員之旅費亦無着落，並自殺亦不得。嗚呼，神明帝胄！

42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林語堂

出版者
人文書店

發行者
人文書店

每册二元八角

1

